

释迦谱 5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目录

1. [释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谱第一](#)
2. [释迦贤劫初姓瞿昙缘谱第二](#)
3. [释迦近世祖始姓释缘谱第三](#)
4.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
5. [释迦在七佛末种姓众数同异谱第五](#)
6. [释迦同三千佛缘谱第六](#)
7. [释迦内外族姓名谱第七](#)
8. [释迦弟子姓释缘谱第八](#)
9. [释迦四部名闻弟子谱第九](#) [名闻比丘尼五十人](#) [名闻优婆塞四十人](#)
[名闻优婆夷三十人](#)
 - a.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一](#)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二](#)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三](#)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四](#)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五](#)
10. [释迦姨母大爱道出家记第十四](#)
11. [释迦父净饭王泥洹记第十五](#)
12. [释迦母摩诃摩耶夫人记第十六](#)
13. [释迦姨母大爱道泥洹记第十七](#)
14. [释种灭宿业缘记第十八](#)
15. [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
16. [释迦从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缘记第十一](#)
17. [释迦从弟孙陀罗难陀出家缘记第十二](#)
18. [释迦子罗云出家缘记第十三](#)

19. [释迦竹园精舍缘记第十九](#)
20. [释迦祇洹精舍缘记第二十](#)
21. [释迦发爪塔缘记第二十一](#)
22. [释迦天上四塔记第二十二](#)
23. [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记第二十三](#)
24. [波斯匿王造释迦金像记第二十四](#)
25. [阿育王弟出家造石像记第二十五](#)
26. [释迦留影在石室记第二十六](#)
27. [释迦双树般涅槃盘记第二十七](#)
28. [释迦八国分舍利记第二十八](#)
29. [释迦天上龙宫舍利宝塔记第二十九](#)
30. [释迦龙宫佛\[咨*毛\]塔记第三十](#)
31.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记第三十一](#)
32. [释迦获八万四千塔宿缘记第三十二](#)
33. [释迦法灭尽缘记第三十三](#)
34. [释迦法灭尽相记第三十四](#)

No. 2040

释迦谱卷第一并序

梁沙门释僧佑撰

盖闻。菩提之为极也。神妙寂通。圆智湛照。道绝于形识之封。理毕于生灭之境。形识久绝。岂实诞于王宫。生灭已毕。宁真谢于坚固哉。但群萌长寝。同归大觉。缘来斯化。感至必应。若应而不生。谁与悟俗。化而无名。何以导世。是以。标号释迦。擅种刹利。体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后脱屣储宫。真观道树。舍金轮而驭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迹也。爰自降胎。至于分塔。玮化千条。灵瑞万变。并义炳经典。事盈记传。而群言参差。首尾散出。事绪舛驳。同异莫齐。散出首尾。宜有贯一之区。莫齐同异。必资会通之契。故知。博诤难该。而总集易览也。佑以不敏。业谢多闻。时因疾隙。颇存寻翫。遂乃

披经案记。原始要终。敬述释迦谱。记列为五卷。若夫胤裔托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微。遗法将灭之相。总众经以正本。缀世记以附末。使圣言与俗说分条。古闻共今迹相证。万里虽邈有若躬践。千载诚隐无隔面对。今抄集众经述而不作。庶脱寻访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愿。

僧佑前礼最胜尊	稽首清净无比法
次归离垢应真僧	三宝慈护永住世
像末少信信不纯	邪见迷没陷众苦
三藏遐旷难究寻	懈怠障碍令法没
故集本师源缘记	经律传证增信根
仰承大士誓愿心	敢厝弘意于后世
愿同见闻随喜福	法灯延照尽来际

释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缘谱第一

释迦始祖劫初姓瞿昙缘谱第二

释迦六世祖始姓释迦氏缘谱第三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

释迦在七佛末种姓众数同异谱第五

释迦同三千佛缘谱第六

释迦内外族姓名谱第七

释迦弟子姓释缘谱第八

释迦四部名闻弟子谱第九

释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谱第一(出长阿含经)

劫初天地欲成。大水弥满。风吹结构。以成世界。此世欲成。光音天上福行命尽来生为人。皆悉化生欢喜为食。身光自在神足飞行。无有男女尊卑。众共生世故名曰众生。有自然地味。犹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后众生以手试尝。遂生味着渐成揣食。光明转灭无复神通。食地味多者。颜色麤頽。其食少者。颜色光泽。遂生胜负。因胜负故。便相是非。地味消歇。咸

皆懊恼。咄哉为祸。无复地味。又生地皮。状如薄饼。色味香美。后复食之。转相轻慢地皮又灭。又生地肤。因食多少生诸恶法。地肤复灭。增一阿含经云。自然地肥味如甜婆桃酒。楼炭经云。地肥不生。更生两枝葡萄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两枝葡萄不生。更生粳米。

后有自然粳米。无有糠糲。不加调和。备众美味。众生食之生男女形。

增一阿含经云。时天子欲情意。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娱乐。互相瞻视遂生欲想。共在屏处为不净行。余众生见咄哉非法。云何众生有如是事。男子见他呵责。即自悔过自身投地。其彼女人即送食与之。扶之令起。因此世间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送饭与夫名之为妻。其后众生遂为淫佚。为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缘世中立家。其后众生淫佚转增。遂夫妻共住。其余众生寿福行尽。从光音天来生此间。在母胎中。因此世间有处胎生。

楼炭经云。后稍有所著。便持童女与夫。歌舞戏笑称愿为夫妇当使安隐。尔时先造瞻婆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后随生(中阿含云长四寸)未有茎干。时有众生并取日粮。如是相教乃至并取五日。粳米渐生糠糲。刈已不生有枯株。

楼炭经云。后有懒人。取四五日粮。所刈有处粳米便不复生。佑以为机心。一动则物离其真。精灵所感速于风电。尝闻两汉之时。东莱加租而海鱼不出。合浦贪珠而玃蚌远移。以近代方古。若合符契。粳米不生未足异也。

尔时众生懊恼悲泣。各封田宅以分疆畔。其后众生自藏己米。盗他田谷。无能决者。议立一平等主。善护人民。赏善罚恶。各共减割以供给之。时彼众中有一人。形质长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请以为主。于是始有民主之名。昙无德律云。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大人。众之所举。楼炭经云。时彼众中有一人。最尊端正威神巍巍。众人便白当为我典主。作君长。号之曰王。以法取租。是故名为刹利。时阎浮利天下富乐炽盛安隐。生青草色如孔雀尾。有八万郡国。人民聚落鸡鸣相闻。天下无病无大热大寒。大王以法治国。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爱子。人民敬王如子敬父。人寿大久。后有他王。不如先王。寿遂减。至寿十万岁。稍减至万岁。至今裁寿百岁。

初民主有子名珍宝(昙无德律名善王楼炭经云大王有子名真王)。

珍宝有子名好味(律云名楼夷王楼炭经阙此王名)。

好味有子名静衰(律名齐王楼炭云真王有子名齐王)。

静衰有子名顶生(律同名顶生王楼炭云齐王有子名顶生王)。

顶生有子名善行(律名遮罗王楼炭云顶生王有子名遮留)。

善行有子名宅行(律名遮罗王楼炭云遮留有子名和行)。

宅行有子名妙味(律名微王楼炭无此王名)。

妙味有子名味帝(律名微麟陀罗王楼炭无)。

味帝有子名外仙(律名鞞酰梨驺王楼炭无)。

外仙有子名百智(律名舍迦陀王楼炭无)。

百智有子名嗜欲(律名楼脂王楼炭云和行王有子名留至)。

嗜欲有子名善欲(律名修楼王楼炭云留至有子名曰王)。

善欲有子名断结(律名波罗那王楼炭云曰王有子名波那)。

断结有子名大断结(律名摩呵婆那王楼炭云波那有子名大波那)。

大断结有子名宝藏(律名贵舍王楼炭云大波那王有子名沙竭)。

宝藏有子名大宝藏(律名摩诃舍王楼炭无)。

大宝藏有子名善见(律同名善见王楼炭无)。

善见有子名大善见(律名大善见王楼炭云沙竭王有子名大善见)。

大善见有子名无忧(律同名无忧王楼炭无)。

无忧有子名洲渚(律名光明王楼炭云大善见有子名提炎)。

洲渚有子名殖生(律名梨那王楼炭云提炎王有子名染)。

殖生有子名山岳(律名弥罗王楼炭云染王有子名迷留)。

山岳有子名神天(律名末罗王楼炭云迷留王有子名摩留)。

神天有子名进力(律名精进力楼炭云摩留王有子名精进力)。

进力有子名牢车(律名牢车王楼炭云精进力王有子名坚贱)。

牢车有子名十车(律名十车王楼炭云坚贱有子名十车)。

十车有子名百车(律名百车王楼炭云十车有子名舍罗)。

百车有子名牢弓(律名坚弓王楼炭无)。

牢弓有子名十弓(律同名十弓王楼炭云舍罗王有子名十才)。

十弓有子名百弓(律同名百弓王楼炭云十才王有子名百才)。

百弓有子名养枝(律名能师王楼炭云百才王有子名耶和檀)。

养枝有子名善思(律名真阁王楼炭云耶和檀王有子名真阁)。

从善思以来有十族转轮圣王相续不绝(律云从真阁王以来有十转轮圣王种族。楼炭经云。真阁王有子名波延。后诸王甚众多。转轮王有十种)一名箭(律云一名伽[少/兔]支。楼炭经云一者姓迦奴车)伽[少/兔]遮王。有五转轮圣王(律云[少/兔]支次第相承五王。楼炭数同)。二名多罗业(律云二名多楼毘帝楼炭云二者姓多卢提)多罗业王有五转轮圣王(律云多楼毘帝次第五王。楼炭数同)。三名马(律云三名阿湿卑楼炭云三者阿波)阿叶摩王有七转轮圣王(律云阿湿卑七王。楼炭数同)。四名持地(律云四名干陀罗楼炭云四者捷陀利)持地王有七转轮圣王(律云干陀罗七王楼炭数同)。五名伎术(律云伽陵迦楼炭云五者迦陵)迦陵伽王有九转轮圣王(律云迦陵伽九王楼炭数同)。六名瞻婆(律云六名瞻鞞楼炭云六者遮波)瞻婆王有十四转轮圣王(律云瞻鞞十四王楼炭数同)。七名拘罗婆(律同云七名拘罗婆。楼炭云七者拘猎)。拘罗婆王有三十一转轮圣王(律云拘罗婆三十一王楼炭数同)。八名般闍罗(律同云八名般罗。楼炭云八者般闍)般闍罗王有三十二转轮圣王(律云般闍罗三十二王。楼炭云有三十)。九名弥私罗(律云九名弥悉梨楼炭云九者弥尸梨)弥私罗王有八万四千转轮圣王(律云弥悉梨次第八万四千王楼炭数同)。十名鼓摩(律云十名懿师摩楼炭云十者摩弥)鼓摩王有百转轮圣王(律云懿师摩次第百王楼炭云有一百)。最后有王名大善生(律云从懿师摩后有王名大善生楼炭云然后有王名大善生)。从懿摩王有子名乌婆罗(律云大善生王子名懿师摩楼炭云人呼为伊摩)。乌婆罗有子名汨婆罗(律云懿师摩王有子名优罗他楼炭云伊摩王有子摩乌猎)。汨婆罗有子名尼求罗(律云优罗他有子名瞿罗楼炭无)。尼求罗有子名师子颊(律云瞿罗有子名尼浮罗楼炭云乌猎有子字泥不生)。师子颊有子名净饭王(律云尼浮

罗有子名师子颊。楼炭云泥不生有子名师子)净饭王有子名菩萨(律云。师子颊有子名悦头檀楼炭云师子有子名悦头檀)菩萨有子名罗睺罗(律云悦头檀有子名菩萨楼炭云悦头檀有子名私达菩萨私达菩萨有子名罗云)。

由此本缘名刹利种(楼炭云以是因缘从昔至今。起刹利种。中阿含经云。地主者谓刹利)。

佑案。劫初草昧。肇建皇极。发源民主。迄于善思。父子继业三十三王。自善思以后云有十族转轮王。第一伽[少/兔]至第十懿摩。或是兄弟支胤。圣贤递兴。容可异族别起。应天受命。长源遥绪。难以意量也。总其世数。凡八万四千二百一十圣王。仰寻白净所承。出自懿摩。转轮相纂。亿叶重辉。所以释迦权应。示现降生。托迹既显。苗裔遂彰。然经举大数。似亦未周。昔牺农轩暉犹莫详厥岁。况飞行圣帝寿踰大椿。其年世邈绝。岂凡识所揆哉。

释迦贤劫初姓瞿昙缘谱第二(出十二游经)

昔阿僧祇劫时。有菩萨为国王。其父母早丧。让国与弟。舍行求道。遥见一婆罗门。姓曰瞿昙因从学道。婆罗门言。当解王衣。如吾所服。受瞿昙姓。于是菩萨。体瞿昙姓入于深山食果饮水。坐禅念道。菩萨乞食还其国界。举国吏民无能识者。谓为小瞿昙菩萨。于城外甘蔗园中。以为精舍。

佛所行赞经云。甘蔗之苗裔。释迦无胜王净财德纯备。故名曰净饭。案净饭远祖乃是瞿昙之后身。以其前世居甘蔗园。故经称甘蔗之苗裔也。

于中独坐时。五百大贼劫取官物。路由菩萨庐边。明日捕贼踪迹在菩萨舍下。因收菩萨前后劫盗法。以木贯身。立为大标。血流于地。是大瞿昙以天眼见之。便以神足飞来问曰。子有何罪酷乃尔乎。卿无子当何系嗣。菩萨答言。命在须臾何陈子孙。王使左右弩射杀之。大瞿昙悲哀涕泣下棺殓之。取土中余血以泥团之。持着山中还其精舍。左血着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昙言。是道士若其至诚。天神当使血化为人。却后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于是便姓瞿昙氏。一名舍夷(舍夷。外国贵姓之号也)。仁贤劫来始为宝如来释迦越。

案小瞿昙血化。为人乃宿世之事也。至贤劫中当宝如来出世时。瞿昙神识始生此世界为王耳。释迦越此王号也。窃谓宝如来即是贤劫七佛之一名。但译胡为宝。故与七佛名异耳。寿五百万岁。

长阿含云。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叶佛时。人寿二万岁。今称释迦越王寿五百万岁。设使在拘楼孙世。比于民寿则过百倍也。准例而求如似为殊。然一切业报。未易思议也。至释迦文佛出世。阎浮提人寿百岁。唯鬱单曰寿千岁耳。

自下二十五王。其寿二三百万岁。文陀竭王寿百万岁。顶生王遮迦越左脾右脾王。皆寿十万岁。从欢喜王。皆寿八万四千万岁。从恶念遮迦越。杀一牛祠祀。害命失金轮。得银轮主三天下。寿万岁。坚念王作铠。寿五千岁。得铜轮主二天下。主西南。喜杀王寿二千五百岁。得铁轮王主南天下。其王有太子行五百岁得恶杀一减寿千岁。古人有九病寒热饥渴生老病死。婆罗门杀生祠祀。从是生四百四病。从师子念王人寿转减。寿百二十岁。从师子念王后。师子意王有八十四王。人寿转减。或寿八十七十五十三二十十岁者。于后师子合车王(师子合车王即师子颊王也)子名白净。是菩萨父。计菩萨身终始并前后。八万四千遮迦越王。

遮迦越齐言飞行皇帝。即转轮王也长阿含及昙无德律。序转轮世数甚明。已显于前。此记抄撮难寻。若依全经。宜以阿含为正。大瞿昙氏纯淑之姓。大方便经云。白净劫初以来。嫡嫡相承作转轮王。近来三世不作转轮。而作阎浮提王。

佑观。十二游经。不称我闻。复无佛言。盖是罗汉注记之说也。寻瞿昙氏族。乃缘起宿世。越至贤劫。还即本姓业因。深远不可思议也。其所述转轮。略而不同世数之绪。难得推校。然瞿昙姓源。颇为详悉。故撰之云。

释迦近世祖始姓释缘谱第三(出长阿含经)

乃往过去有王。名懿摩(楼炭经云一摩)。

昙无德律云。鼓师摩。弥沙塞律云。鬱摩一懿鬱。此三音相近。以音而推。窃谓懿摩是正。但鼓懿字相似。故传写谬为鼓耳。

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名路指。四名庄严(案弥沙塞四子名。与此各异。庄严是白净王所承也)其王四子少有所犯。王槟出国。到雪山边。住直树林中。其四子母。及诸家属皆追念之。即共集议。诣懿摩王所白言。大王当知。我与四子别久。欲往看视。王即告曰。欲往随意。时母眷属闻王教已。

即诣雪山。至直树林。到四子所。时诸母等各为其婚。后懿摩王闻四子生子端正。王即欢喜而发此言。此真释子。能自存立。因此名释。

释义齐言能。瑞应本起亦云。释迦为能其解。是同此四子。并因能命氏也。在直树林故名释。胡语呼直亦云释。天竺一音兼数义。类多如此。懿摩王即释种先也。

弥沙塞云。过去有王。名曰懿摩王。有庶子四人。一名照目。二名聪目。三名调伏象。四名尼楼。聪明神武。有大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长生。顽薄丑陋。众人所贱。夫人念言。我子虽长。才不及物。而彼四子并有威德。国祚所归必钟此等。当设何计固子基业。王见爱念当设方便。便自严饰承敬备礼。伺王喜悦意欲附近。即便白言。因爱致情本由欢对。我今忧深无复世意。微愿若遂或有余欢。若不见许于是尽矣。王言。汝欲何愿。理苟可从誓不相负。便白王言。王四子者。聪明仁智并有威德。我子虽长顽薄丑陋。承嗣大统必竞凌夺。若王摈斥四子我情乃安。王言。四子仁孝于国无愆。云何摈黜。夫人言。我心劬劳忧兼家国。四子神武民各怀归。树党已立一旦竞逐。必相殄灭。大国之祚翻为他有。愿王图之。不私一子。王言。汝言是矣。吾自知时。即呼四子而告之曰。汝有过于吾。吾不忍见汝死。各速出国。克己图生。勿复窥[门@俞]自贻后悔。四子奉命即便装严。时四子母。及同生姊妹。并知无过而被摈黜。不胜枉酷咸索同去。又诸力士。一切人民。多乐随从。王悉听之。于是便去至雪山北。东西遐迥南北旷大。多诸名花甚好居处。遂便顿止。数年之中归德如市。遂大炽盛懿为强国。数年之后王思见子。具报召之。皆辞过不还。王便三叹我子有能。因名释种。别传云。此国有释迦树甚茂盛。相师云。此处必出国王。因移四子立国。故号释种。虽非经说。聊附异闻。案此律说四子事缘。与阿含经大同小异。窃谓经变华戎译人斟酌。出经之人。各有所受。故往往不同也。夫以史汉近书犹分糅相反。况于万里之外。千岁之表哉。明者固宜择善而从。悬领文外则可与。言正矣。尼楼有子名乌头罗。乌头罗有子。名瞿头罗。瞿头罗有子。名尸休罗。尸休罗有四子一。名净饭。

大智论云。昔日种王名师子颊。有四子长名净饭。长阿含与昙无德律并同。而弥沙塞独云。尸休罗子净饭。傥或传写脱略也。若断疑从多。则宜以阿含等经为正。

净饭子名菩萨。

佑仰惟。锭光授记表号释迦。玄符冥契故托化释种。名兆于未形之前。迹孚于既生之后。照灼人天。联绵旷劫。其为源也邃矣乎。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出普耀经一名方等本起)

菩萨住兜率天。其诸天子各六十六亿。咸共讲议。当使菩萨现生何种。或有说言。维提种摩竭国。其母真正。其父不真。拘萨大国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国王无威神受他节度。维耶离国憍诤不和无清净行。此鏖树国举动虚妄志性麤犷。不应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诣菩萨所而前咨问。究竟菩萨一生补处。所可降神种姓云何。菩萨报曰。其国种姓有六十德。一生补处乃应降神(六十德文多不载)。

今此释种炽盛。五谷丰熟快乐无极。人民滋茂殖众德本。迦维罗卫。众人和穆上下相承。一切诸释渴仰一乘。其白净王性行仁贤。夫人妙姿性温贞良。犹天玉女。护身口意。强如金刚。前五百世为菩萨母。应往降神受彼胞胎。于时菩萨问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释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鸟形。彼有梵天名曰强威。从仙道来。报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载。所以者何。世有三兽。一兔二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马虽善猛。犹不知水之深浅。白象之渡尽其源底。声闻缘觉其犹兔马。虽渡生死不达法本。菩萨大乘譬如白象。解畅三界十二缘起。了之本无。救护一切莫不蒙济。菩萨过冬盛寒春末。夏初树始花茂。不寒不暑适在时宜。沸宿应下。菩萨从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诸根寂定光色巍巍。现从日光降神母胎趣于右胁。所以处右。所行不左。王后洁妙晏寐忽觉。白象王来处于胎。身心安稳犹如逮禅。

瑞应本起云。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修行本起云。夫人梦空中有乘白象光明照天下。诣无忧树。

大花严经云。菩萨从兜率陀天降神下时。此林中有十种瑞相。一者忽然广博。二者土石变为金刚。三者宝树行列。四者沈水末香种种庄严。五者花鬘充满。六者宝水流出。七者池出芙蓉。八者天龙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脐中放光。普照此林现佛受生。

即遣侍女启白净王。王闻踊曜。到无忧树王心念言。何所屋宅安于妙后。时天帝释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宫。花香妓乐琦异之饌供养妙后。身轻柔软不想三毒。若有诸病身心之疾。请菩萨母手摩其头。病皆除愈。菩萨在胎十月。

开化训诲三十六载诸天人民。使立声闻及诸大乘。菩萨临产先现瑞应三十有二。一者后园树木自然生果。二者陆地生青莲花大如车轮。三者枯树生花叶。四者天神牵七宝交露车至。五者地中宝藏自出。六者名香好熏遍布远近。七者雪山五百师子罗住城门。八者白象子罗住殿前。九者天为四面细雨泽香。十者宫中自然百味饭食济诸饥渴。凡三十二瑞(文多不载瑞应及修行并同)疆场左右叹未曾有。王后临产思入园观。严云母宝车。嫫女围绕出游怜鞞树下。王后坐师子床。六反震动三千国土四天王挽王后车。梵天前导。适至树下。树即屈枝自归王后。诸天百千咸共散花。尔时菩萨从右胁生。

佛所行赞云。优留王股生。卑偷王手生。曼陀王顶生。伽叉王腋生。菩萨亦如是从右胁而生。大善权经云。菩萨发意。能从兜率不由胞胎。一时之顷成最正觉。防人有疑此所从来变化所为乎。若怀狐疑不听受法。故现处胎。众人当谓后生菩萨必有恼患。欲现安隐。母适攀树枝菩萨诞生。是为菩萨善权方便。忽然现身住宝莲花。堕地行七步。显扬梵音。天上天下为人天尊。

大善权经云。菩萨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为正士应七觉意觉不觉也。举手而言。吾于世间设不现斯。各当自尊。外道梵志必坠恶趣。为善权方便。天帝释梵雨杂名香。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萨。

瑞应本起云。梵释下侍。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修行本起云。龙王兄弟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梵天衣裹之。五百伏藏一时发出。海行兴利一时集至。梵志相师普称万岁。即名太子为悉达。汉言财吉。五千青衣各生力士。白马生驹形色如雪。黄羊生羔。五千玉女皆来侍卫。

修行本起云。国中八万四千长者生子悉男。八万四千厩马生驹。其一特异毛色纯白。髦鬣贯珠。故名为蹇特。奴名闍特。瑞应本起云。奴名车匿。马名健陟。

菩萨七日后其母命终。所以者何。应然。菩萨察之。临母命终因来下生。怀菩萨时诸天供养。已服天食不甘世养。本福应然。去来今佛皆亦如是。母七日终。应受忉利天上功祚。适升彼天。五万梵天各执宝瓶。二万魔妻手执宝缕侍菩萨母。

瑞应本起云。菩萨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礼。故因其将终而从之生。长阿含经云。毘婆尸佛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安乐无畏。身坏命终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权经云。生后七日其母便薨。福应升天。非菩萨咎。前处兜率观后

摩耶。大命将终。余有十月七日之期。故神变来下。是菩萨善权方便。或有说言。太子年幼谁能养育。唯大爱道能使长大耳。大爱道者。太子姨母清净无夫。时白净王诣大爱道乳哺令长。时大爱道即可之。众释启曰。闻雪山有仙梵志。名阿夷头耆旧多识明晓相法。王大欢喜。严驾白象往诣阿夷头。道人披[迭*毛]相太子。见三十二相。躯体金色。顶有肉髻。其发绀青。眉间白毫。项出日光。目眇绀色。上下俱眇。口四十齿。白齐平方。颊车广长。舌七合满。师子膺。身方正。修臂指长。足跟满安平。指内外握。合缦掌手。足轮千辐理。阴马藏。鹿腩肠。钩锁骨。毛右旋。一一孔一毛生。皮毛细软。不受尘水。胸有万字(瑞应本起悉同)。阿夷见此乃增叹。流涕悲不能言。王惶惧而问。有不祥乎。愿告其意。举手答曰。吉无不利。敢贺大王生此神人。昨天地大动其正为此。我相法中王者生子。有三十二相者。处国当为转轮圣王七宝自至。若舍国出家为自然佛。伤我年已晚暮。当就后世不覩佛兴。故自悲耳。王深知其能相。为作三时殿。选五百妓女。择取端正才能巧妙。迭代宿卫。王告大爱道。拥护太子将诣天祠。太子在坐实时咳笑面目喜悦。适入天寺。诸天形像各舍本位礼菩萨足。太子年七岁。众释道从。乘羊车将诣书师。师名选友。菩萨手执金笔栴檀书隶明珠书床。问师选友。今师何书而相教乎。其师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菩萨答曰。其异书者有六十四。今师何言正有二种。师问。皆何所名。答曰。梵书。佉留书。护众书。疾坚书。龙鬼书。捷^𑖀和书。阿须伦书。鹿伦书。天腹书。转数书。转眼书。观空书。摄取书(文多不悉载)。此六十四欲以何书而相教乎。时师欢悦说偈赞叹菩萨。为诸童子一一分别诸字本末。劝发无上正真道意。

瑞应本起云。时去圣久书缺二字。以问于师。师不能达。反启其志。

时诸力士释种长者启白净王。若太子作佛断圣王种。王曰。何所王女宜太子妃。菩萨心念。吾不贪欲弃兜率来。以权方便今当试之。使上工立妙金像。以书文字。女人德义如吾所疏。能应聘耳。时白净王告右梵志入迦夷卫国遍瞻察。梵志周行覩一玉女。净犹莲花。类玉女宝。王问女。梵志报曰。执杖释种。王言。傥不可意使自择之。召罗卫好女会彼讲堂。时释女俱夷到菩萨所。谛视菩萨目未曾眇。菩萨欣笑。执持宝英以遗俱夷。俱夷报曰。吾不贪宝。当以功德庄严。王遣梵志往媒此女。执杖释言。我等本姓有艺术者乃嫁与之。王问菩萨。能现术乎。菩萨曰能。王遍勅国中。撞钟击鼓。却后七日太子现术。诸有艺术皆来集会。胜者以释女与之。于是调达右手牵象左手扑杀。难陀出城门。即牵移路侧。菩萨出城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内。即右掌接擿置城外。时大臣炎光算术第一。言谈算术亦不能及。树木药草众水滴数一

一可知。樗蒲六博天文地理。八万异术一切谳会。不及菩萨。调达及难陀故欲手搏。菩萨愍之。举调达身在于空中三反跳旋使身不痛。王及释种更欲试射。调达竖四十里鼓。难陀六十里。菩萨百里。调达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过。难陀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萨引弓。弓即折破。问有异弓任吾用不。王曰。吾祖父所执用弓奇异无双。无能用者。着于天寺便可持来。一切诸释无能张者。菩萨以手捺张。拼弓之声悉闻城内。注箭放拨中百里鼓。箭没地中涌泉自出。中铁围山。三千刹土六反震动。一切诸释怪未曾有。于时执杖释种以女俱夷为菩萨妃。随世俗现相娱乐。

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为采择名女无可意者。有小国王。名须波弗。汉言善觉。女名裘夷。端正少双。八国皆求悉不与之。白净王召而告之。吾为太子聘取卿女。善觉忧愁。若不许者恐见诛伐。与者诸国结怨。女言表白净王。国中勇武技术最胜者。我乃为之。王勅群臣并出戏场。太子举象。射中铁围山。善觉送女诣太子宫。

瑞应本起云。太子年十七。王为纳妃简选数千。最后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礼义备举。是则宿命卖花女也。太子虽纳久而不接。妇人之情欲有附近。太子曰。常得好花置我中间。共视之宁不好乎。裘夷即具好花。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花汁污于床席。久后复曰。得好白[執/衣]置我中间。两人观之不亦好乎。妇即具[執/衣]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污垢必洿此[執/衣]。妇不敢近。侍女咸疑谓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后六年尔当生男。遂以有身。大善权经云。何故菩萨而有室娶菩萨无欲。所以示现妻息。防人怀疑。菩萨非男斯黄门耳。故纳瞿夷释氏之女。罗云于天变没化生。不由父母合会而育。又是菩萨本愿所致。

时白净王念言。太子将无欲游观。勅严治道路。莫令不净见不可意。于时太子出东城门。菩萨威神之所建立。诸天化作老人。发白齿落。目冥耳聋。执杖僂步。菩萨知而发问。此为何人。御者曰。是名老人。菩萨曰。人命速驶。犹山水流难可再过。不独此人天下皆尔。便回还入宫愍念十方。菩萨后复出南城门。路见病人。水腹身羸卧于道侧。御者曰。此名病人。命在须臾余寿如发。菩萨曰。万物无常有身有苦。吾亦当然。即还入宫。后复游观出西城门。见一人死。室家围遶拉泪悲哭。菩萨问曰。此为何人。御者曰。此为死人。人生有死。犹春有冬。人物一统无生不终。菩萨曰。夫死痛矣。精神据矣。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吾不能复以死受生往来五道劳我精神。便回车还。复于异日出北城门。见一沙门。衣服整齐手执法器。菩萨问

曰。此为何人。御者答。此名比丘。以弃情欲难污如空。慈心一切欲度十方。菩萨言。善哉唯是为快。是吾所乐。菩萨念言。我不辞王而出家者。便为不应。实时静夜入王宫殿。光明照远近。其父觉起。启父王言。诸天劝助今应出家。父王悲泣。何所志愿。何时当还。菩萨言。欲得四愿。一者不老。二者无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别。假使父王与此四愿。不复出家。王闻重悲。此四愿者古今无获。明旦即勅五百释勇多力者宿卫菩萨。四门城开闭声闻四十里(端应本起云。裘夷心疑其欲去。坐起不解其侧)。

于时菩萨夜观妓女。百节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泪。乐器纵横。顾视其妻具见形体。脑髓髑髅心肺肠胃。外是革囊中有臭处。假借当还亦不得久。三界无怙唯道可恃。欲界诸天住于空中。法行天子遥白菩萨。时已到矣。沸星适现。即勅车匿起被捷陟。适宣此言。四天王与无数阅叉龙等。皆被铠甲从四方来。稽首菩萨。城中男女皆疲极寐。孔雀众鸟亦疲极寐。

修行本起云。诸天言。太子当去恐作稽留。召乌苏慢。汉名[示*厌]神。适来宫围内人[示*厌]寐。

车匿重悲。门闭下钥谁当开者。诸鬼神阿须伦等自然开门。四神捧马足。天帝前导。放大净光将诣佛树。俱夷明日从寐起已。自投于地。今舍我去为至何所。

瑞应本起云。王自到田上。遥见太子树为曲枝随阴其躯。王悚然寐寤惊。不识下马作礼。太子拜曰。今一适此。大王何宜枉来。得道当还不忘此誓。菩萨脱宝衣以付车匿。还启白父王及以舍夷。若成正觉当复来还。车匿泪下如雨。白马跪地舐菩萨足。王覩宝衣车匿白马来还。不见太子。自投堕地。我子今为所至。具夷悲哀抱白马颈。太子乘汝何以独来。王念菩萨不舍心怀。普召大臣。卿等长子抱孙共相娱乐。吾有一子。离别入山。择取卿等子弟五人追而侍之。若中来者还灭汝族。五人追之不能及逮。心自念言。是为逸人。行不择路。何道之有。归去灭种不如住此。甘菓美泉悉无所乏。菩萨自念欲。作沙门至山水边。定止天王知心持刀来。帝释受发。则成沙门。肉髻在处。大善权经云。菩萨自剃头发。诸天龙神无能见顶。况能除发。菩萨念白净王。当起恨意。谁剃子首。闻自剃之王乃默然。是为方便。菩萨往至尼连水边。闲居寂然。思惟六年示大勤苦。日服一麻一米。结跏趺坐亦不倾侧。大雨雷电冬夏默坐。未曾举手以自障蔽。众人怪之。取草木投耳鼻中。亦不弃去。

瑞应本起云。菩萨取[苧-丁+呆]草布地。叉手闭目一心誓言。使吾于此肌骨枯腐。不得佛终不起。天神进食不受。天令左右自然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续精气端坐六年。观佛三昧经云。坐道树下形体羸瘠。唯有金色光明益显。是骨节相跂失盘龙文。竟六年已。心自念言。今以羸瘦之体。往诣佛树。后世有讥谓饿得道。吾宁可服柔软食平复。其体然后成佛。时有长者女。出嫁生男心中欢喜。[声-耳+牛]千头牛展转相饮。取其淳乳作糜欲祠树神。遣婢见佛坐不识何神。还启。大家。树下有神端正殊好。女闻欢喜欲往取糜。糜跳出釜丈余。不可得取。女甚怪之。天于虚空而出声曰。有大菩萨。已从座起。汝本有愿。当先饭之乃成正觉。女闻天言。即取乳糜盛满金钵。往尼连水边。菩萨以神通力入水流浴。兜率天子取天衣袈裟奉上。菩萨即取着之。住尼连水。长者女奉乳糜稽首足下。菩萨受食知气力充。往诣佛树路右一人名曰吉祥。又生青草柔滑不乱。菩萨诣吉祥所吾欲得草。适施草坐。地则大动。诸天化作八万佛树师子之座。或有佛树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念言。菩萨坐我座上不在余座。其下劣众生本薄福者。见于菩萨身坐草蓐。菩萨坐已。计魔波旬。最为豪尊。今吾当成无上正觉。当感令到降伏摄化。尔乃发起三界众生。于时菩萨坐佛树下。

受胎经云。坐阎浮树下。三十八日观树思惟。感动天地六反震动。演大光明覆蔽魔宫。时魔波旬卧寐梦中见三十二变。宫殿闇冥。宫殿污泥。入于邪径。池水枯竭。乐器破坏。阅叉[示*戾]鬼头皆堕地。诸天舍去不从其教(凡三十二梦文多不载)从梦而起恐怖毛竖。召会大臣及诸兵众。说梦所见。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导师等信乐菩萨。其五百子恶目等随魔所教。魔王愤乱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悦彼。三名快观。四名见从。汝往诣彼惑乱其行。女诣菩萨绮语作姿。三十有二姿。卞唇口嫫嫫细视。现其髀脚露其手臂。作鳬雁鸳鸯哀鸾之声(凡四十二态文多不载)魔女善学女幻迷惑之业。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时。天女端正莫踰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萨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体虽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来何为。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即。还魔所。

观佛三昧经云。魔有三女。长名悦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白父言。我能往乱。愿父莫愁。即自庄饰。过踰魔后百千万倍。眄目作姿。现诸妖冶。礼敬菩萨旋绕七匝。白菩萨言。太子生时万神侍御。何弃天位来此树下。我是天女六天无双。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等善能调身按摩。今欲亲近。坐树体疲宜须偃息。服食甘露。即以宝器献天百味太子寂然身心不动。以白毫拟令天三女自见身肉脓囊涕唾九孔。根本生藏熟藏回伏婉转。踊生诸虫有八千

户。走入小肠张口上向。啖食诸藏。髓脉生虫细于秋毫。数甚众多。其女见此即便呕吐。即自见身左生蛇头。右生狐头。中首狗头。背负老母。抱死小儿。诸女惊号却行而去。低头视脐。自见女形丑状鄙秽。复有诸虫如手钏形。团栾相持。而有众口口生五毒啖食女根。诸女见已心极酸苦。如箭入心匍匐而去。呼嗟叹息至魔王前。魔毒益盛。召四部十八亿众。变为师子熊罴獼猴之形。或虫头人躯虺蛇之身。担山吐火。雷电四绕获持戈矛。菩萨慈心一毛不动。光颜益好鬼兵不能得近。

观佛三昧经云。魔王大怒遍勅六天。并诸八部。往瞿昙所是时诸鬼。犹如云赴。或有诸鬼。首如牛头。头四十耳。耳生铁箭。末烂上起。复有诸鬼。首如狐头有十千眼声如霹雳。旷野鬼神大将军等。一颈六头。胸有六面。膝头两面。体毛如箭。奋身射人。张眼烂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诸鬼。瞿昙善人或能知呪。当兴四兵。化作四兵列状如林甚可怖畏。直从空下至道树边。魔复更念。此众或不能降伏瞿昙。复脱宝冠拟地。当阎罗王宫上。告勅诸鬼。汝等狱卒及阎罗王。阿鼻地狱刀轮剑戟火车炉炭。一切都举向阎浮提。魔王振吼勅诸兵众。速害瞿昙。上震火雷雨热铁丸。刀轮武器交横空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萨。是时菩萨。徐举眉间毫拟阿鼻地狱。令罪人见白毛流水澍如车轴。大火暂灭。自忆前世所作诸罪。心得清凉称南无佛。以是因缘受罪毕讫。直生人中。魔见是相顛顛懊恼。忽然还宫。白毫直至六天。见白毛孔诸宝莲花过去七佛在其花上。如是白毛上至无色。遍照一切如颇梨镜。八万四千天女视波旬身。状如焦木。但瞻菩萨白毫相光。无数天子天女皆发无生菩提道意。

魔王自前与佛相难。菩萨以智慧力伸手按地。应时地动。魔与官属颠倒而堕。已降魔怨成正真觉。

佑寻。法身无形。群有已灭觉智不起。万动永寂。而循现托生降神胎化者何耶。乘大缘以应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运般若之权。任首楞之势。回灵兜率耀化赤泽。陶钧非我利见由物。岂言象思议而能语其极哉。是以摄受群萌故居轮皇。摧制刚夸故才穷艺术。断拔爱网故去国入山。显明法尊故降魔道树。凡斯妙迹罔非振俗。应体圆通。随方变现。法身凝湛未尝起灭。然世识习滞据迹为真。欲观如来失道愈远。故涅槃经云。若言菩萨在白净王宫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说。盖谓证迹而迷本也。若本迹双照权实俱明。则披经无碍。法身可覩。

释迦在七佛末种姓众数同异谱第五(出长阿含经)

佛告诸比丘。过去九十一劫时。世有佛名毘婆尸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于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婆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又名拘那含。又名迦叶。我今亦于贤劫中。成最正觉。

毘婆尸佛时人寿八万岁。尸弃佛时人寿七万岁。毘舍婆佛时人寿六万岁。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

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叶佛时人寿二万岁。我今出世人寿百岁。少出多减。

毘婆尸佛出刹利种。姓拘利若。尸弃佛毘舍婆佛种姓亦尔。拘楼孙佛出婆罗门种姓迦叶(增一阿含云姓婆罗堕)拘那含佛迦叶佛种姓亦尔。我今如来至真出刹利种。姓曰瞿昙。

毘婆尸佛。坐娑罗树下成最正觉。尸弃佛坐分陀利树下成最正觉。毘舍婆佛坐婆罗树下成最正觉。拘楼孙佛坐尸利沙树下成最正觉。拘那含佛坐乌暂婆罗门树下成最正觉。迦叶佛坐尼拘律树下成最正觉。我今如来至真。坐钵多树下成最正觉。

毘婆尸如来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会弟子有十万人。三会弟子有八万人。尸弃如来亦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万人。二会弟子有八万人。三会弟子有七万人。毘舍婆如来二会说法。初会弟子有七万人。次会弟子有六万人。拘楼孙如来一会说法。弟子四万人。拘那含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三万人。迦叶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二万人。我今一会说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

毘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骞茶。二名提舍。诸弟子中最为第一。尸弃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毘浮。二名三婆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毘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游。二名鬻多摩。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楼孙佛有二弟子。一名萨尼。二名毘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盘那。二名鬻多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迦叶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罗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连。诸弟子中最为第一。

毘婆尸佛有执事弟子。名曰无忧。尸弃佛执事弟子。名曰忍行。毘舍婆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寂灭。拘楼孙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觉。拘那含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安和。迦叶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友。我执事弟子名曰阿难。毘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弃佛有子。名曰无量。比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觉。拘楼孙佛有子。名曰上胜。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导师。迦叶佛有子。名曰进军。今我有子。名曰罗睺罗。

毘婆尸佛父名盘头。刹利王种。母名盘头婆提。王所治城名盘头波提。尸弃佛父名明相。刹利王种。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毘舍婆佛父名善澄刹利王种。母名称戒所治城名曰无喻。拘楼孙佛父名礼得。婆罗门种。母名善枝。王名安和。随王名故城名安和。拘那含佛父名内德。婆罗门种。母名善胜。是时土名清静。随土名故城名清静。迦叶佛父名曰梵德。婆罗门种。母名曰财主。是时王名波毘。王所治城名波罗捺。释迦文佛父名净饭刹利王种。母名大清净妙。王所治城名迦毘罗卫。

观佛三昧经云。毘婆尸佛身长六十由旬。圆光百二十由旬。尸弃佛身长四十二由旬。圆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毘舍佛身长三十二由旬。圆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孙佛身长二十五由旬。圆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拘那含牟尼佛身长二十由旬。圆光三十由旬。通身光长四十由旬。迦叶佛身长十六丈。释迦牟尼佛身长丈六。圆光七尺佛身并紫金色。

佑寻。七佛相次化迹各殊。夫法身平等非有优劣。众生业异故现应不同耳。是以释迦出世身相紫金。而一千比丘咸见赭容。十六信士偏覩灰色。色自彼异佛恒壹也。类此而言。可无惑矣。

释迦同三千佛缘谱第六(出药王药上观经)

释迦牟尼佛告大众言。我昔无数劫时。于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学道闻五十三佛名。闻已合掌心生欢喜。复教他人令得闻持。他人闻已展转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异口同音。称诸佛名一心敬礼。以是因缘功德力故。即得超越无数亿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花光佛为首。下至毘舍。于庄严劫得成佛道。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贤劫中次第成佛。后千佛者日光如来为首。下至须弥相。于星宿劫中当得成佛。现在十方诸佛善德如来等。亦得闻是五十三佛名故。于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过去

五十三佛名。在药王药上观经。三千佛名在诸佛集功德花经。千佛名号国土种姓。父母弟子眷属众会年岁在贤劫经。释迦在贤劫中千佛第四成佛。

佑仰惟。大觉之缘感也。至矣极矣。夫闻名致敬则胜业肇于须臾。凭心相化。则妙果成于旷劫。故五十三圣声暖微尘之前。三千至真光铄恒沙之后。虽合掌之因似赊。而树王之报渐及。礼拜称赞。岂虚弃哉。

释迦内外族姓名谱第七(出长阿含经)

释种尸休罗王有四子(此出弥沙塞律。案长阿含经昙无德律。大智论。并云师子颊生净饭王)。

一名净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父名白净王)。

二名白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叔父。名甘露净王)。

三名斛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中叔名谷净王)。

四名甘露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小叔名设净王)。

净饭有二子。一名菩萨(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白净王有二子。其太子名悉达)二名难陀(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其小子名难陀)。

白饭有二子。一名阿难。二名调达(大智论云。白饭二子跋提提沙。十二游经云。甘露净王二子。长子名调达。小子名阿难)。

斛饭有二子。一名摩诃男。二名阿那律(大智论云。斛饭二子。提婆达多。阿难十二游经云。谷净王有二子。太子名释摩纳。小子名阿难律)。

甘露饭有二子。一名婆婆。二名拔提(大智论云。甘露饭二子。摩诃男阿泥卢豆。有一女。名甘露味。杂阿含云。低沙比丘是佛姑子兄弟。十二游经云。设净王有二子。太子名释迦王。小子名释少王。寻此四王名号次序及生子名字互有同异。正其然否寄之来哲。其净饭王白净真净悦头檀输头檀众经名各不同。盖是译出致异。即是一人耳。阿泥卢豆。即阿那律。推例而求。类多如此)。

调达。四月七日食时生。身長一丈五尺四寸(出十二游经)。

菩萨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时生。身長丈六(出十二游经)。

佛弟难陀以四月九日生。身長一丈五尺四寸(出十二游经)。

阿难以四月十日生。身長一丈五尺三寸(出十二游经)。

菩萨外家去迦维罗闍城(晋言妙德)八百里。姓瞿昙氏作小王主百万户。名一亿王(出十二游经。释迦托生王宫谱称一亿王。次释少王下。又云菩萨母名摩耶。难陀母名憍昙弥。即大爱道也)。

菩萨妇家姓瞿昙氏。舍夷长者名水光。其妇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边。生女之时日将欲没。余明照其家室内皆明。因字之为瞿夷(瞿夷晋言明女)。瞿夷是太子第一夫人(出十二游经)。

太子第二夫人。生罗云者名耶惟檀。其父名移施长者。

佑案。瑞应本起善权众经。及大智论并云。罗睺罗是裘夷所生而十二游独云。是第二夫人子。从多而断则。宜以瑞应为正。

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释长者。以有三妇故。父王为立三时殿。殿有二万嫫女。以太子当作遮迦王(晋译飞行皇帝)故三殿置六万嫫女(出十二游经)。

佑观大觉俯应迹均俗典。所以胤裔继哲姻亚重明。并缘发旷。劫故能翼赞灵化耳。

释迦弟子姓释缘谱第八(出增一阿含经)

佛告诸比丘。有四大河水。从阿耨达泉出。云何为四。所谓恒伽。新头。婆叉。私陀波。恒伽水东流牛头口出。新头南流师子口出。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从马口出。是时四大河水。绕阿耨达泉。已恒伽入东海。新头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尔时四大河入海已。无复本名字同名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迦子。所以然者。如来众者其犹大海。四谛其如四大河。除去结使入于无畏涅槃城。是故诸比丘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种中出家学道比丘。当欲论生子之义者。当名沙门释种子是。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从法而成。是故比丘当求方便得作释种子。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弥沙塞律云。汝等比丘杂类出家。皆舍本姓称释子沙门。长阿含经云。弥勒出世。诸比丘弟子。皆称慈子。如我今弟子称为释子。

佑寻。四河入溟。俱名为海。四族归道。并号曰释。可谓总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

释迦四部名闻弟子谱第九(比丘一百人出增一阿含经)

佛言。我声闻弟子中。第一初受法味思惟四谛。宽仁博识善能劝化。将养圣众不失威仪。即阿若拘邻比丘。

善能劝导福度人民。即优陀夷比丘。

速成神通中不有悔。即摩呵男比丘。

恒飞虚空足不蹈地。即善肘比丘。

乘虚教化意无荣冀。即婆破比丘。

居乐天上不处人中。即牛迹比丘。

恒观恶露不净之想。即善胜比丘。

将护圣众四事供养。即优留毘迦叶比丘。

心意寂然降伏诸结。即江迦叶比丘。

观了诸法都无所著。即象迦叶比丘。

威容端正行步庠序。即马师比丘。

智慧无穷决了诸疑。即舍利弗比丘。

神足轻举飞到十方。即大目干连比丘。

勇猛精勤堪任苦行。即二十亿耳比丘。

十二头陀难得之行。即大迦叶比丘。

天眼第一见十方域。即阿那律比丘。

坐禅入定心不错乱。即离曰比丘。

能广劝率施立斋讲。即陀罗婆摩罗比丘。

安造房室与招提僧。即小陀罗婆摩罗比丘。

是贵豪种族出家学道。即罗咤婆罗比丘。

善分别义敷演道教。即大迦旃延比丘。

堪任受筹不违禁法。即军头婆叹比丘。

降伏外道履行正法。即宾头卢比丘。

四事供养衣被饭食。又瞻视疾病供给医药。即讖比丘。

言论辩了而(无)疑滞。又能造偈诵叹如来德。即谓鹏耆舍比丘。

得四辩才触难答对。即摩诃拘絺罗比丘。

清净闲居不乐人中。即坚牢比丘。

乞食耐辱不避寒暑。即难提比丘。

独处静坐专意念道。即金毘罗比丘。

一坐一食不移于处。即施罗比丘。

守持三衣不离食息。即浮弥比丘。

树下坐禅意不移转。即狐疑离曰比丘。

苦身露坐不避风雨。即婆蹉比丘。

独乐空闲专意思惟。即陀素比丘。

着五纳衣不着荣饰。即尼婆比丘。

常乐冢间不处人中。即优多罗比丘。

恒坐草蓐曰福度人即卢酰宁比丘。

不与人语视地而行。即优钳摩居泚比丘。

坐起行步常入三昧。即那提比丘。

好游远国教授人民。即昙摩留支比丘。

慧集圣众论说法味。即伽杰比丘。

寿命极长终不中天。常乐闲居不处众中。即婆拘罗比丘。

能广说法分别义理。即满愿子比丘。

奉持戒律无所触犯。即优波离比丘。

得信解脱意无犹豫。即婆迦利比丘。

天体端正与世殊异。诸根寂静心不变易。即难陀比丘。

辩才卒起解人凝滞。即婆陀比丘。

能广说义理不有违。即斯尼比丘。

喜着好衣行本清淨。即天须菩提比丘。

常好教授诸后学。即难陀迦比丘。

善诲禁戒比丘尼僧。即须摩那比丘。

功德盛满所适无短。即尸婆罗比丘。

具足众行道品之法。即优波先迦兰陀子比丘。

所说和悦不伤人意。即婆陀先比丘。

修行安般思惟恶露。即摩诃延那比丘。

计我无常心无有想。即优头盘比丘。

能杂种论畅悦心识。即拘摩罗迦叶比丘。

着弊恶衣无所羞耻。即面王比丘。

不毁禁戒诵读不懈。即罗云比丘。

以神足力能自隐暲。即般兔比丘。

能化形体作若干变。即利般兔比丘。

豪族富贵天性柔和。即释王比丘。

乞食无厌足教化无穷。气力强盛无所畏难。即婆提婆罗比丘。

音响清彻声至梵天。即罗婆那婆提比丘。

身体香洁熏于四方。即鸯迦阁比丘。

知时明物所至无疑。所忆不忘多闻广远。堪任奉上即阿难比丘。

庄严服饰行步顾影。即迦持利比丘。

诸王敬待群臣所宗。即月光比丘。

天人所奉恒朝侍省。以舍人形像天之貌。即轮提比丘。

诸天师导旨受正法。即天比丘。

自忆宿命无数劫事。即果衣比丘。

体性利根智慧深远。即央掘魔比丘。

能降伏魔外道邪业。即僧迦魔比丘。

入水三昧不以为难。广有所识人所敬念。即质多舍利弗比丘。

入火三昧普照十方。即善来比丘。

能降伏龙使奉三尊。即那罗陀比丘。

降伏鬼神改恶修善。即鬼地比丘。

降伏沓耆勤行善行。即卢遮比丘。

恒乐空定分别空义。志在空寂微妙德业。即须菩提比丘。

行无想定除去诸念。即耆利魔比丘。

入无愿定意不起乱。即炎盛比丘。

入慈三昧心无恚怒。即梵摩达比丘。

入悲三昧成就本业。即须深比丘。

得喜行德无若干相。即娑弥陀比丘。

常守护心意不舍离。即曜波迦比丘。

行炎盛三昧终不解脱。即昙弥比丘。

言语麤犷不避尊贵。入金光三昧。即比利陀陀婆遮比丘。

入金刚三昧不可沮坏。即无畏比丘。

所说决了不怀怯弱。即须泥多比丘。

恒乐静寂意不处乱。即陀摩比丘。

义不可胜终不可伏。即须罗陀比丘。

晓了星宿豫知吉凶。即那伽波罗比丘。

恒喜三昧禅悦为食。即婆私咤比丘。

常以法喜为食。即谓须夜奢比丘。

恒行忍辱对至不起。即满愿盛明比丘。

修习日光三昧。即弥奚比丘。

明算术法无有差错。即尼拘留比丘。

分别等智恒不忘失。即鹿头比丘。

得雷电三昧不怀恐怖。即地比丘。

观了身本。即那比丘。

最后取证得漏尽。即须拔比丘。

名闻比丘尼五十人

久出家学国王所敬。即大爱道瞿昙弥尼。

智慧聪明。即谶摩尼。

神足第一感致诸神。即优钵花色尼。

行头陀法无有限碍。即机梨舍瞿昙弥尼。

天眼第一所照无碍。即奢拘利尼。

坐禅入定意不散。即奢摩尼。

分别义趣广演道教。即波头兰阇那尼。

奉持律教无所加犯。即波罗遮那尼。

得信解脱不复退还。即迦旃延尼。

得四辩才不怀怯弱。即最胜尼。

自识宿命无数劫事。即拔陀毘离尼。

颜色端正人所爱敬。即酰摩阇尼。

降伏外道立以正教。即输那尼。

分别义趣广说分部。即昙摩提那尼。

着龕弊衣不以为愧。即优多罗尼。

诸根寂静恒若一心。即光明尼。

衣服齐整常如法教。即单头尼。

能杂种论亦无疑滞。即檀多尼。

堪任造偈赞如来德。即天与尼。

多闻广博恩惠接下。即瞿卑尼。

恒处闲静不居人间。即无畏尼。

苦体乞食不择贵贱。即毘舍佉尼。

一处一坐终不移易。即拔陀婆罗尼。

遍行乞求广度人民。即摩怒呵利尼。

速成道果中间不滞。即陀摩尼。

执持三衣终不舍离。即须陀摩尼。

恒坐树下意不改易。即琺那尼。

恒居露地不念覆盖。即奢陀尼。

乐空闲处不在人间。即优迦罗尼。

长坐草蓐不着纹饰。即离那尼。

着五纳衣以次分卫。即阿奴波摩尼。

乐空冢间。即优伽摩尼。

多游于慈愍念生类。即清明尼。

悲泣众生不及道者。即素摩尼。

喜得道者愿及一切。即摩陀利尼。

护守诸行意不远离。即迦罗伽尼。

守空执虚了之无有。即提婆修尼。

心乐无想除去诸着。即日光尼。

修习无愿。心恒广济。即末那婆尼。

诸法无疑度人无限。即毘摩达尼。

能广说义分别深法。即普照尼。

心怀忍辱如地容受。即昙摩提尼。

能教化人使立檀会办具床座。即须夜摩尼。

心以永息不兴乱想。即因提阇尼。

观了诸法而无厌足。即龙尼。

意强勇猛无所染着。即拘那罗尼。

入水三昧普润一切。即婆须尼。

入火光三昧。悉照萌类。即降提尼。

观恶露不净分别缘起。即遮波罗尼。

育养众人施与所乏。即守迦尼。

最后取证。即拔陀军陀罗拘夷国尼。

名闻优婆塞四十人

初闻法药成贤圣证。即三果商客。

第一智慧。即质多长者。

神德第一。即干提阿蓝。

降伏外道。即掘多长者。

能说深法。即优波掘长者。

恒坐禅思。即呵侈阿罗婆。

降伏魔官。即勇健长者。

福德盛满。即阇利长者。

大檀越主。即须达长者。

门族成就。即泯逸长者。

好问义趣。即生漏婆罗门。

利根通明。即梵摩俞。

诸佛信使。即御马摩纳。

计身无我。即喜闻琴婆罗门。

论不可胜。即毘裘婆罗门。

言语速疾能造偈颂。即优波离长者。

喜施好宝不有恚心。即殊提长者。

建立善本。即优迦毘舍离。

能说妙法。即最上无畏优婆塞。

所说无畏。即头摩大将。

领毘舍离。好喜惠施。即毘沙王。

所施侠少。即光明王。

建立善本。即王波斯匿。

得无根善信。起欢喜心。即王阿阇世。

至心向佛意不变易。即优填王。

承事正法。即月光王子。

供奉圣众意恒平等。即造祇桓王子。

常喜济彼不自为己。即师子王子。

善恭奉人无有高下。即无畏王子。

颜貌端正与人殊胜。即鸡头王子。

恒行慈心。即不尼长者。

心恒悲念一切之类。即摩诃纳释种。

常行喜心。即拔陀释种。

恒行护心不失善行。即毘闍先优婆塞。

堪任行忍。即师子大将。

能杂种论。即毘舍御优婆塞。

贤圣默然。即难提波罗优婆塞。

勤修善行无有休息。即优多罗优婆塞。

诸根寂静。即天优婆塞。

最后受证。即拘夷那竭摩罗。

名闻优婆夷三十人

初受道证。即难陀难陀婆罗优婆夷。

智慧第一。即久寿多罗优婆夷。

恒喜坐禅。即须毘耶女优婆夷。

慧根了了。即毘浮优婆夷。

堪能说法。即央竭闍优婆夷。

善演经义。即跋陀婆罗优婆夷。

降伏外道。即婆修陀优婆夷。

音响清彻。即无忧优婆夷。

能种种论。即婆罗陀优婆夷。

勇猛精勤。即须优婆夷。

第一供养如来。即摩利夫人。

承事正法。即须赖婆夫人。

供养圣众。即舍弥夫人。

瞻视当来过去贤士。即月光夫人。

檀越第一。即雷电夫人。

恒行慈三昧。即摩诃先优婆夷。

行悲哀愍。即毘提优婆夷。

喜心不绝。即拔陀优婆夷。

行守护业。即难陀母优婆夷。

得信解脱。即照曜优婆夷。

恒行忍辱。即无忧优婆夷。

行空三昧。即毘離先优婆夷。

行无相三昧。即优那陀优婆夷。

行无愿三昧。即无垢优婆夷。

好教受彼。即尸利夫人优婆夷。

善能持戒。即央竭摩优婆夷。

形貌端正。即雷炎优婆夷。

诸根寂静。即最胜优婆夷。

多闻博智。即泥罗优婆夷。

能造颂偈。修摩迦提无所怯弱。即须达女优婆夷。

最后取证优婆夷者。即蓝优婆夷。

佑历观学者。业盛则声流。其在悠悠未足算也。故十大弟子以第一为标。四部之众以名闻自显。所谓众所知识出乎其类者也。嗟夫后进。思自勗焉(比丘尼优婆夷数各长一人)。

◎

释迦谱卷第一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一(出因果经)

尔时善慧菩萨功德行满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补处。近一切种智。生兜率天。名圣善白。为诸天主说于一生补处之行。亦于十方国土。现种种身。为诸众生随宜说法。期运将至当下作佛。即观五事。一者观诸众生熟与未熟。二者观时至与未至。三者观诸国土何国处中。四者观诸种族何族贵盛。五者观过去因缘。谁最真正应为父母。观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诸众生皆是我初发心已来所成熟者。堪能受于清净妙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阎浮提迦毘罗施兜国。最为处中。瑞应本起云。迦维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处中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边地。地为倾邪。故处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诸佛出兴于世。皆生于此。诸族种姓释迦第一。甘蔗苗裔圣王之后。观白净王过去因缘。夫妻真正堪为父母。又见摩耶夫人寿命修短。怀抱太子。满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终。既作此观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广利诸天人众。仍于天宫现五种相。令诸天子。皆悉觉知菩萨期运应下作佛。一者菩萨眼见瞬动。二者头上华萎。三者衣受尘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座。时诸天众。忽见菩萨有此异相。心大惊怖。身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谓言。菩萨不久舍于我等。尔时菩萨又现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动。须弥海水诸天宫殿。皆悉震摇。三者诸魔宫宅隐蔽不见。四者日月星辰无复光明。五者天下八部皆悉震动。不能自禁。是兜率诸天。见菩萨身已有五相。又复覩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萨所。头面礼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见此诸相。举身震动不能自安。唯愿为我释此因缘。菩萨即便答诸天言。善男子当知。诸行皆悉无常。我今不久舍此天宫。生阎浮提。于时诸天闻此语已。悲号涕泣心大忧恼举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或有不复乐于本座。或有弃其庄严之具。或有宛转迷闷于地。或有深叹无常苦者。尔时有一天子即说偈言。

菩萨在于此 开我等法眼
今者远我去 如盲离导师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桥船
亦似婴孤儿	丧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归依处
方漂生死流	了无有出缘
我等于长夜	为痴箭所射
既失大医王	谁当救我者
滞卧无明林	长没爱欲海
永绝尊者训	未见超出期

尔时菩萨见诸天子悲泣懊恼。又复闻说恋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无不死者。恩爱合会必有别离。上至阿迦膩咤天。下至阿鼻地狱。其中一切诸众生等。无有不为无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应于我独生恋慕。我今与汝皆悉未离生死炽火。乃至一切贫富贵贱。皆不免脱。于是菩萨即说偈言。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尔时菩萨语天子言。此偈乃是过去诸佛之所宣说。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日勿生忧恼。我于生死无量劫来。今日唯有此一生在。不久当得离于诸行。汝等当知今是度脱众生之时。我应下生阎浮提中。迦毘罗施兜国。甘蔗苗裔释姓种族白净王家。我生彼已。远离父母弃舍妻子。及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种智。转于法轮。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所不能转。亦依过去诸佛所行法式。广利一切诸天人众。建大法幢倾倒魔幢。竭烦恼海净八正路。以诸法印印众生心。设大法会请诸天人。汝等尔时亦当皆同在于此会。餐受法食。以是因缘不应忧恼。尔时菩萨以偈颂曰。

我于此不久	当下阎浮提
迦毘罗施兜	白净王宫生
辞父母亲属	舍转轮王位
出家行学道	成一切种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烦恼海
闭塞恶趣门	永开八正路
广利诸天人	其数不可量
以是因缘故	不应生忧恼

尔时菩萨举身毛孔皆放光明。诸天子等闻菩萨言。又复见身出大光明。欢喜踊跃离诸忧苦。各心念言。菩萨不久当成正觉。

普耀经云(一名方等本起)菩萨住兜率天其诸天子各六十六亿。咸共讲议。当使菩萨。现生何种或有说言。维提种。摩竭国其母真正。其父不真。拘萨大国。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国。王无威神受他节度。维耶离国。喜诤不和无清净行。此鏖树国。举动虚妄志性麤犷不应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诣菩萨所。而前咨问。究竟菩萨一生补处。所可降神种姓云何。菩萨报曰。其国种姓有六十德。一生补处乃应降神(六十德以文多不载)今此释种炽盛。五谷丰熟快乐无极。人民滋茂植众德本。迦维罗卫众人和睦上下相承。一切诸释渴仰一乘。其白净王性行仁贤。夫人妙姿性温贞良。犹天玉女。护身口意强如金刚。前五百世为菩萨母。应往降神受彼胞胎。于时菩萨问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释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鸟形彼有梵天名曰强威。从仙道来。报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载。所以者何。世有三兽。一兔二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马虽差猛。犹故不知水之深浅。白象之渡尽其源底。声闻缘觉其犹兔马。虽渡生死不达法本。菩萨大乘譬如白象。解畅三界十二缘起。了之本无。救护一切。莫不蒙济。菩萨过冬盛寒。春末夏初。树始华茂。不寒不暑。适在时宜。沸宿应下。菩萨从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诸根寂定。光色巍巍。现从日光降神母胎。趣于右胁。所以处右。所行不左。王后洁妙晏寐忽觉。白象王来处于胞胎。身心安隐犹如逮禅(瑞应本起修行本起皆云。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发兜率宫。无量诸天作诸妓乐。烧众名香散天妙华。随从菩萨满虚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于时摩耶夫人于眠寤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从右胁入。身现于外如处琉璃。夫人体安快乐如服甘露。顾见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欢喜踊跃无量。见此相已。廓然而觉。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净王所。而白王言。我于向者眠寤之际。其状如梦见诸瑞相。极为奇特。王即答言。我向亦见有大光明。又复觉汝。颜貌异常。汝可为说所见瑞相。夫人即便具说上事。以偈颂曰。

见有乘白象	皎净如日月
释梵诸天众	皆悉执宝幢
烧香散天华	并作众妓乐
充满虚空中	围绕而来下

来入我右肋 犹如处琉璃
今以现大王 此为何瑞相

尔时白净王。见摩耶夫人诸瑞相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便遣请善相婆罗门。以妙香华种种饮食而供养之。供养毕已。示夫人右肋并说瑞相。白婆罗门言。愿为占之有何等异。时婆罗门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怀太子。诸善妙相不可具说。今当为王略言之耳。大王当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显释迦种族。降胎之时放大光明。诸天释梵执侍围绕。此相必是正觉之瑞。若不出家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自至。千子具足。时王闻此婆罗门言。深自庆幸踊跃无量。即以金银杂宝。象马车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给此婆罗门。时摩耶夫人。以其姝女并及珍宝。亦以奉施。瑞应本起经云。王即占问太卜。占其所梦。卦曰。道德所归。世蒙其福。必怀圣子。自从菩萨处胎已来。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罗蜜。天献饮食自然而至。不复乐于人间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间幽冥之处。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众生各得相见。共相谓言。此中云何忽生众生。菩萨降胎之时。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动。清凉香风起于四方。诸抱病者皆悉除愈。贪欲瞋痴亦皆休息。

尔时兜率天宫。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萨已生白净王宫。我亦当复下生人间。菩萨成佛我得在先。为其眷属供养听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种姓。旃陀罗及多王家。复有天子。生舍卫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偷罗厥叉国王家。复有天子。生犍子国王家。复有天子。生跋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卢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德叉尸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拘婆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婆罗门家。复有天子。生长者居士。毘舍首陀罗家。复有五百天子。生释种姓家。有如是等诸天子众。其数凡有九十九亿。下生人间。又从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称计。复有色界天王。与其眷属。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萨在胎。行住坐卧无所妨碍。又不令母有诸苦患。菩萨晨朝于母胎中。为色界诸天说种种法。至日中时。为欲界诸天亦说诸法。于日晡时。又复为诸鬼神说法。于夜三时。亦复如是。成熟利益无量众生(普耀经云菩萨在胎十月。开化训诲三十六载诸天人民使立声闻及诸大乘也)菩萨在胎。夫人姝女。有来礼拜而供养者。或复有来作是愿言。当令得成转轮圣王。菩萨闻已心不喜乐。或复有来作是愿言。当令得成一切种智。菩萨闻已心大欢喜。菩萨处胎垂满十月。身诸肢节。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诸根寂定。乐处园林。不喜愤闹。时白净王心自思惟。夫人怀妊日月将满。而不见其有生产相。作此念时。会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园林游

观。时王闻此益怀欢喜。即勅于外。令净扫洒蓝毘尼园更使栽植诸妙华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洁。栏楯阶陛皆以七宝。而为庄严。翡翠鸳鸯。鸾凤泉鹭异类众鸟鸣集其中。悬缯幡盖散华烧香。作众妓乐。犹如帝释欢喜之园。又勅中间所经行处。皆令严净。种种庄饰。又勅严办十万七宝车辇。一一车辇雕玩殊绝。又复勅。外严办四军。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又复选取后宫嫔女。颜容端正不老不少。气性和调聪慧明了。其数凡有八万四千。以用给侍摩耶夫人。又复择取。八万四千端正童女着妙璎珞严身之具。赍持香华。先往往彼蓝毘尼园。王又勅诸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从。于是夫人即升宝舆。与诸官属并及嫔女。前后导从。往蓝毘尼园。尔时复有天龙八部。亦皆随从充满虚空。

大华严经云。菩萨从兜率陀天降神下时。此林中有十种瑞相。一者忽然广博。二者土石变为金刚。三者宝树行列。四者沈水末香种种庄严。五者华鬘充满。六者诸宝流出。七者池出芙蓉。八者天龙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脐中。放光普照此林。现佛受生。尔时夫人既入园已。诸根寂静即遣侍女。启白净王。王闻踊跃到无忧树。王心念曰。何所屋宅。安于妙后。时天帝释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宫香华妓乐。奇异之类供养妙后。身轻柔软。不想三毒。若有诸病身心之疾。请菩萨母。手摩其头。病皆除愈。十月满足。于四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华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普曜经云。王后临产思入园观。严云母宝车。嫔女围绕。出游怜鞞树下。王后坐师子床。六反震动。三千国土。时四天王挽王后车。梵天前导适至树下。树即屈枝。自归王后。诸天百千。咸共散华)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肋出(佛所行赞经云。优留王股生。卑偷王手生漫陀王顶生。伽叉王腋生。菩萨亦如是。从右肋而生。大善权经云。菩萨发意。能从兜率。不由胞胎。一时之顷成最正觉。防人有疑。此所从来变化所为。若怀狐疑不听受法。故现受胎。众人当谓。后生菩萨必有恼患。欲现安隐。母适攀树枝。菩萨诞育。是为菩萨善权方便也)。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华。大如车轮。菩萨即便堕莲华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大善权经云。菩萨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为正志。应七觉意耶)举其右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大善权经云。举手而言。吾于世尊。设不现斯。各当自尊外道梵志必堕恶趣。是为菩萨善权方便)说是言已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几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普曜经云。天帝释梵。雨杂名香。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萨。瑞应本起云。梵释下侍。四天大王接菩萨身。置金几上。修行本起云。龙王兄弟。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梵天衣。裹菩萨身)身黄金色。三十二相。

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亦于虚空。作天妓乐。歌呗赞颂。烧众名香。散诸妙华。又雨天衣及以璎珞。缤纷乱坠不可称数。尔时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乐无所苦患。欢喜踊跃止于树下。前后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洁具八功德。尔时摩耶夫人。与其眷属随所欲须。自恣洗漱。复有诸天夜叉。皆悉围绕。守护太子及摩耶夫人。当尔之时。阎浮提人。乃至阿迦腻吒天。虽离喜乐。皆亦于此。欢喜赞叹。一切种智。今出于世。无量众生。皆得利益。惟愿速成正觉之道。转于法轮。广度众生。唯有魔王。独怀愁恼。不安本坐。当尔之时。所感瑞应。三十有四(普曜经云。三十有二)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动。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荣。国界自然生奇特树。四者围苑生异甘果。五者陆地生宝莲华。大如车轮。六者地中伏藏。悉皆发出。七者诸藏珍宝放大光明。八者诸天妙服自然来降。九者众川万流恬静澄清。十者风止云降空中明净。十一者香风芬芳从四方来。细雨润泽以敛飞尘。十二者国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国内宫舍无不明耀。灯烛之光不复为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毘舍佉星下现人间(汉名沸星)侍太子生。十六者诸梵天王。执素宝盖。列覆宫上。十七者八方诸仙人师。奉宝来献。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无数宝瓶盛诸甘露。二十者诸天妙车载宝而至。二十一者无数白象子。首载莲华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绀宝马自然而来。二十三者五百白师子王。从雪山出息其恶情。心怀欢喜罗住城门。二十四者诸天妓女。于虚空中作妙音乐。二十五者诸天玉女。执孔雀拂现宫墙上。二十六者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满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诸天歌颂赞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狱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虫隐伏恶鬼善心。三十者诸恶律仪一时慈悲。三十一者国内孕妇产者悉男。其有百疾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树神化作人形悉来礼侍。三十三者诸余国王。各赍名宝同来臣服。三十四者一切人天无非时语。尔时诸婣女众见此瑞相。极大欢喜自相谓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吉祥之事。惟愿长寿无诸病苦。勿令我等生大忧恼。作此言已。以天缙[迭*毛]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时四天王在虚空中。恭敬随从。释提桓因执盖来覆。有二十八大神王在园四角守卫奉护。

尔时有一青衣。聪慧明了。从蓝毘尼园。还入宫中。到白净王所白王言。大王威德转更增进。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颜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堕莲华上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诸奇特事。非可具说。时白净王闻彼青衣说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脱身璎珞而以赐之。

尔时白净王即严四兵。眷属围绕。并与一亿释迦种姓。前后导从。入蓝毘尼园。见彼园中。天龙八部皆悉充满。到夫人所。见太子身相好殊异。欢喜踊跃。犹如江海诸大波浪。虑其短寿又怀悚惕。譬如须弥山王难可动摇。大地动时此乃一动。彼白净王素性恬静常无欢戚。今见太子一喜一惧。亦复如是。摩耶夫人为性调和既生太子。见诸奇端倍增柔软。尔时白净王叉手合掌礼诸天神。前抱太子。置于七宝象舆之上。与诸群臣后宫嫔女。虚空诸天。作天妓乐。随从入城。时白净王及诸释子。未识三宝。即将太子往诣天寺。太子既入梵天形像皆从座起礼太子足。而语王言。大王当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虚空天神皆悉敬礼。大王岂不见如此耶。云何而今来此礼我。时白净王及诸释子。群臣内外。闻见是已叹未曾有。即将太子出于天寺。还入后宫。当尔之时。诸释种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行本起云。国中八万四千长者生子悉男。八万四千。厩马生驹其一特异。毛色纯白鬃髻贯珠故名为蹇。特奴名阐特。瑞应本起云。奴名车匿。马名犍陟。时王厩中象生白子。马生白驹。牛羊亦生五色羔犊。如是等类。数各五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苍头。普耀经云。五千青衣各生力士。

尔时宫中。五百伏藏自然发出。一一伏藏有七宝藏。而围绕之。又有诸大商人。从海采宝还迦毘施兜国彼诸商人各赍奇彩诸珍宝奉贡。王慰诸人。汝等入海。悉皆吉利。无苦恼不。及诸伴侣。无遗落耶。彼诸商人答言。大王所经道路。极自安隐。王闻此言。甚大欢喜。即遣请诸婆罗门等。婆罗门众皆悉集已。设诸供养。或与象马及以七宝。田宅僮仆。供养毕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诸婆罗门言。当为太子作何等名。诸婆罗门即共论议而答王言。太子生时一切宝藏皆悉发出。所有诸瑞莫非吉祥。以此义故。当名太子为萨婆悉达。瑞应本起云。五百伏藏一时发出。海行兴利一时集至。梵志相师普称万岁。即名太子为悉达多。汉言顿吉。说此语时。虚空天神即击天鼓。烧香散华唱言善哉。诸天人民即便称曰萨婆悉达。

尔时八王亦于是日。与白净王同生太子。彼诸国王各怀欢喜。我今生子有诸奇异。而不知是萨婆悉达之瑞相也。皆集婆罗门。各为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频毘婆罗。舍卫国太子。名波斯匿。偷罗拘咤国太子。名拘腊婆。犍子国太子名优陀延。跋罗国太子。名曰鬘陀罗延。卢罗国太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罗国太子名弗迦罗。婆罗拘罗婆国太子。名拘罗婆。尔时白净王普勅群臣。令访聪明多闻智慧善知占相。为诸世人所知识者。群臣闻已四方推觅。时王即便于后园中。乃起一大殿。窓牖栏楯七宝庄饰。尔时群臣得五百婆罗门。聪明知相。见诸奇瑞欲来诣王。会王遣信。疾速而至。诸臣白

王。知相婆罗门今者已到。王闻欢喜即勅令前。请入殿坐设诸供养。彼婆罗门即白王言。我闻大王新生太子。有诸相好奇特之瑞。愿令我等悉得见之。时王即勅抱太子出。诸婆罗门既见太子相好严盛。叹未曾有。王即问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罗门言。一切众生皆欲好子。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珍异勿生忧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虽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间之眼。王复问言。云何得知。婆罗门言。我观太子。身色光烂犹如真金。有诸相好极为明净。若当出家成一切种智。若在家者为转轮圣王领四天子。譬如江河海为第一。众山之中须弥最胜。凡诸光晖日为无上。一切清凉唯有明月。天人世间太子为尊。王闻此语心大欢喜离诸悚惕。彼婆罗门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于香山。彼能为王断诸疑惑。诸婆罗门说此语已。辞别而去。

尔时白净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山。涂径险绝非人能到。当以何方请求至此。时白净王作此念时。阿私陀仙遥知其意。又复先见诸寄瑞相。深解菩萨为破生死故现受生。以神通力腾虚而来。到王宫门。时守门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虚空来。今在门外。王闻欢喜。即勅令前。王至门上自奉迎之。既见仙人。恭敬礼拜而即问言。尊者既来住门不进。为守门者不听前耶仙人答言。未见止者。既来相诣宜须先白王。便随从入于后宫。敬请令坐而问讯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乐。时白净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来下降。我等种族方大炽盛。从今已去日就吉祥。为是经过故来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见大光明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缘故来到此。我以神力乘虚而至。闻上诸天说。王太子必当得成一切种智。度脱天人。又王太子从右肋生堕于七宝莲华之上。而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复诸天围绕恭敬。闻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应欣庆。太子今者可得见不。即将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礼仙人。时彼仙人寻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礼于我耶。时彼仙人即起合掌礼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愿尊者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见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胜。王及夫人。见彼仙人悲泣流泪。举身战怖生大忧恼。如大波浪动于小船。问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尔时仙人欷歔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无有不祥。王又问言。愿更为我占视。太子有长寿相不。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国土皆悉付之。当隐山林出家学道。所可志愿唯在于此。尊者为观必定果耶。尔时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立如奁底。二者足

下千辐辀转轮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长胜于余人。四者手足柔软胜余身分。五者足跟广具足满好。六者足指合缦网。胜于余人。七者足趺高平。好与跟相称。八者脚腩纤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两手摩膝。十者阴藏相如象王马王。十一者身纵广等。如泥俱卢树。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软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软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胜阎浮檀金。十五者身光一丈。十六者皮薄细滑。不受尘垢。不停蚊虻。十七者七处满。两足下。两腋中。两肩上。项中。皆满字相分明。十八者两腋下满。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师子。二十者身广端直。二十一者肩圆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齿。二十三者齿白齐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颊车如师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处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软薄。能覆面至耳发际。二十八者梵音深远。如迦陵频伽声。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间白毫相。软白如兜罗绵。三十二者顶髻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一十九为转轮圣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种智。广济天人。然王太子必当学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久当转清净法轮。利益天人开世间眼。我今年寿已百二十。不久命终生无想天。不覩佛兴。不闻经法。故自悲耳。又问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种。一当作王。二成正觉。而今云何言。决定成一切种智。时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众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处。文不明显。此人必为转轮圣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处。文复明显。此人必成一切种智。我观大王太子。诸相皆得其所。又极明显。是以决定知成正觉。仙人为王说此语已。辞别而退。

释迦谱卷第一

释迦谱卷第二

萧齐释僧佑撰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二(出因果经)

尔时白净王既闻仙人决定之说。心怀愁恼。虑恐出家。即择五百青衣贤明多智。为作奶母。养视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给太子。皆悉具足。又复别为起三时殿。温凉寒暑。各自异处。其殿皆以七宝庄严。衣裳服饰皆悉随时。王恐太子弃家学道。使其城门开闭之声。闻四十里。又复择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数技。皆以名宝璎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卫。于其殿前列树甘果。枝叶蔚映华实繁茂。又有浴池清流澄洁。池边香草杂色莲

华。猗靡芬数不可称计。异类之鸟数百千种。光丽心目趣悦太子。太子既生始满七日。其母命终。以怀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无有女人堪受礼者。故因将终。托之而生(普耀经云。菩萨生七日后。其母命终。所以者何。本命应然。菩萨察之临母命终。因来下生。怀菩萨时诸天供养。已服天食不甘世养。本福应然。去来今佛皆亦如是。母七日终受忉利天上功祚。适升彼天。五万梵天各执宝瓶。二万魔妻手执宝缕。侍菩萨母。瑞应本起云。菩萨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礼。故因其将终而从之生。长阿含经云。毘婆尸佛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安乐无畏。身坏命终。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权经云。生后七日。其母便薨。福应升天。非菩萨咎。前处兜率观后摩耶。大命将终。余有十月七日之期。故神变来下。是菩萨权方便)。

尔时太子姨母。摩诃波闍波提。乳养太子如母无异。时白净王。勅作七宝天冠及以璎珞。而与太子。太子年渐长大。为办象马牛羊之车。凡是童子所玩好具。无不给与。尔时举国人民。皆行仁惠。五谷丰熟风雨以时。又无盗贼快乐安隐。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时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车匿等五百苍头给侍。太子至年七岁。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学书。访觅国中聪明婆罗门。善诸书艺。请使令来。以教太子。尔时有一婆罗门。名跋陀罗尼(汉言选友)。与五百婆罗门。以为眷属。来受王请。即白婆罗门言。欲屈尊者为太子师。此可尔不。婆罗门言。当随所知以授太子。时白净王。更为太子起大学堂。七宝庄严床榻。学具极令精丽。卜择吉日。即以太子与婆罗门。而令教之。尔时婆罗门。以四十九书字之本。教令读之。于时太子见此事已。问其师言。此何等书。阎浮提中。一切诸书凡有几种。师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复问言。此阿一字有何等义。师又默然亦不能答。内怀惭愧。即从座起礼太子足。而赞叹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时。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此言不虚唯愿为说。阎浮提书凡有几种。太子答言。阎浮提中或有梵书。或佉楼书。或莲华书。有如是等六十四种。

普耀经云。菩萨手执金笔栴檀书隶明珠书床问师选友。今师何书而相教乎。其师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菩萨答曰。其异书者。有六十四。今师何言正有二种。师问皆何所名。答曰。梵书。佉留书。护众书。疾坚书。龙鬼书。捷查和书。阿须伦书。鹿轮书。天腹书。转数书。转眼书。观空书。摄取书(文多不悉载也)此六十四。欲以何书而相教乎。时师欢悦。说偈赞叹菩萨。为诸童子。一一分别诸字本末。劝发无上正真道意。瑞应本起云。时去圣久。书缺二字。以问于师。师不能达。反启其志。此阿字者是梵音声。又此字义是不可坏。亦是无上正真道义。凡如此义无量无边。尔时婆罗门深生惭愧。

还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师。云何而欲令我教耶。尔时父王闻婆罗门言。倍生欢喜。叹未曾有。即厚供养彼婆罗门。随意所之。凡诸技艺。典籍议论。天文地理。算数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尔时太子年至十岁。诸释种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从弟提婆达多。次名难陀。次名孙陀罗难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复虽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鬪技艺有大筋力。时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既闻太子诸艺皆通名彻十方。共相谓言。太子虽复聪明智慧善解书论。至于筋力拒胜。我等欲与太子校其勇健。尔时父王又访国中善知射者。而召之来令教。太子即往后园欲射铁鼓。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随从。时师即便授一小弓而与太子。太子含笑而问之言。以此与我欲作何事。射师言欲令太子射此铁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将来。师即授与。太子便执七弓以射。一箭过七铁鼓。时彼射师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艺。以箭力射过七鼓。阎浮提中无能等者。云何令我为作师也。尔时白净王闻此语已。心大欢喜而自念言。我子聪明。书论算数四远悉知。而其射艺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又复击鼓唱令国界。太子萨婆悉达。却后七日。当出后园欲试武艺。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来此。到第七日。提婆达多与万眷属最先出城。于时有一大象当城门住。此诸军众皆不敢前。提婆达多问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诸人答言有一大象当门而立。举众畏之故不敢前。提婆达多闻此言已。独前象所。以手搏头即便蹙地。于是军众次第得过尔时难陀。又与眷属亦欲出城。其诸军众徐步渐前。难陀即问何故行迟。诸人答言提婆达多以手搏一象。蹙在城门妨行者路。以是故迟。难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掷着路傍。无数人众聚共视之。尔时太子与十万眷属。前后围绕始出城门。见于路傍人众聚看。即便问曰。此诸人辈为何所看。从人答言。提婆达多手搏一象。蹙在城门妨人行路。难陀次出。以足指挑掷着于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于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现力之时。太子即便以手执象。掷着城外还以手接。不令伤损。象又还苏无所苦痛。时诸人民叹未曾有。王闻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达多。并与难陀。四远人民皆悉来集在彼园中。尔时彼园种种庄严。施列金鼓银鼓。鍤石之鼓。铜铁等鼓。各有七枝。尔时提婆达多最先射之。彻三金鼓。次及难陀亦彻三鼓。诸来人众悉皆叹讶。尔时群臣白太子言。提婆达多及与难陀皆已射讫。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愿太子射此诸鼓。如是三请。太子曰善。而语之言。若欲使我射诸鼓者。此弓力弱更觅强者。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库。太子语言。便可取来。弓既至已。太子即牵以放一箭。彻过诸鼓。然后

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过大铁围山。尔时提婆达多。又与难陀共相扑戏。二人力等亦无胜者。太子又前。手执二弟蹙之于地。以慈力故不令伤痛。尔时四远诸人民众。既见太子有如此力。高声唱言。白净王太子非但智慧胜一切人。其力勇健亦无等者。莫不叹伏益生恭敬。

尔时白净王即会诸臣而共议言。太子今者年已长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应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顶。又复勅下余小国王。却后二月八日灌太子顶。皆可来集。至二月八日。诸余国王。并及仙人婆罗门等。皆悉云集。悬缯幡盖烧香散华。鸣钟击鼓作诸妓乐。以七宝器盛四海水。诸仙人众各各顶戴。授婆罗门。如是乃至遍及诸臣。悉已顶戴转授与王。时王即以灌太子顶。以七宝印而用付之。又击大鼓高声唱言。今立萨婆悉达。以为太子。尔时虚空天龙夜叉人非人等。作天妓乐。异口同音赞言善哉。当于迦毘罗鸡兜国立太子。时余八国王。亦于是日同立太子。

尔时太子启王出游。王即听许。时王即与太子。并诸群臣前后导从。案行国界。复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阎浮树下。看诸耕人。尔时净居天化作伤虫。鸟随啄之。太子见之起慈悲心。众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离欲界爱。如是乃至得四禅地。日光昕赫。树为曲枝。荫荫太子。尔时白净王四面推求问觅太子。从人答曰。太子今在阎浮树下。时王即便与诸群臣往彼树所。未至之间遥见太子端坐思惟。又见彼树曲荫其躯深生奇特。时王即前执太子手。问言。汝今何故在于此坐。太子答言。观诸众生更相吞食。甚可伤愍。王闻此语。心生忧畏虑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悦其意。即便呼之俱共还国。太子答言。愿停于此。王闻其语。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说。太子今者将如其言。王即流泪重唤还国。太子既见父王如此。即便随从归于所止。王恐愁忧不乐在家。更增妓女而娱乐之。

尔时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诸臣而共议言。太子今者年已长大。宜应为其访索婚所。诸臣答言。有一释种婆罗门。名摩诃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输陀罗。颜容端正聪明智慧。贤才过人礼仪备举。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语。便为纳之。王还宫内。即勅宫中。聪明有智。旧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诃那摩长者之家。瞻看其女容仪体行。为何如耶。可停于彼至满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长者之家。于七日中具观此女。还答王言。我观此女容貌端正威仪进止。无与等者。王闻其言。极大叹喜。即便遣人。语摩诃那摩言。太子年长欲为纳妃。诸臣并言。汝女淑令宜堪此举。今欲相屈。时摩诃那摩答王使言。谨奉勅旨。王即令诸臣择采吉日。遣车万乘而往迎之。既至

宫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礼。又复更增诸妓女众。昼夜娱乐。尔时太子恒与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无有世俗之意。于静夜中但修禅观。时王日日问诸嫔女。太子与妃相接近不。嫔女答言。不见太子有夫妇道。王闻此语愁忧不乐。更增妓女而娱乐之。如是经时犹不接近。时王深疑恐不能男。

普耀经云。时诸力士。释种长者启白净王。若太子作佛。断圣王种。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妃。菩萨心念。吾不贪欲弃兜率来。以权方便今当试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书文字。女人德义如吾所说。能应娉耳。时白净王告右梵志。入迦夷卫周遍瞻察。梵志周行覩一玉女。净犹莲华类玉女宝。王问谁女。梵志报曰。执杖释种女。王言傥不可意使自择之。召罗卫好女会彼讲堂。时释女俱夷到菩萨所。谛视菩萨目未曾瞬。菩萨欣笑。执持宝英以遗俱夷。俱夷报曰。吾不贪宝当以功德庄严。王遣梵志往媒此女。执杖释言。我等本性有艺术者乃嫁与之。王问菩萨能现术乎。菩萨曰能。王遍勅国中椎钟击鼓。却后七日太子现术。诸有艺术皆来集会。胜者以释女与之。于是调达右手牵象。左手扑杀。难陀出城。即牵移路侧。菩萨出城门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内。即右掌接掷着城外。时大臣焰光算术第一。言谈算术亦不能及。树木药草众水滴数一一可知。樗蒲六博天文地理。八万异术一切诸会不及菩萨。调达及难陀欲手搏菩萨。菩萨愍之。举调达身。在于空中。三反跳旋使身不痛。王及释种更欲试射。调达竖四十里鼓。唯难陀六十里鼓。菩萨百里。调达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过。难陀六十里亦不得趣。菩萨引弓。弓即折破。问有异弓任吾用不。王曰。吾祖父所执用弓。奇异无双无能用者。着于天寺便可持来。一切诸释无能张者。菩萨以手捺张。拼弓之声悉闻城内。注箭放拨中百里鼓。箭没地中涌泉自出。中铁围山。三千刹土六反震动。一切诸释怪未曾有。于时执杖释种。以女俱夷为菩萨妃。随世习俗现相娱乐。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为采择名女。无可意者。有小国王名须波弗。汉言善觉。女名裘夷。端正少双。八国皆求。悉不与之。白净王召而告之曰。吾为太子娉娶卿女。善觉忧愁。若不许者恐见诛伐。与者诸国结怨。女言表白净王国中。勇武技术最胜者。我乃为之。王勅群臣悉出戏场。太子举象。射中铁围山。善觉送女指太子宫。瑞应本起云。太子年十七。王为纳妃。简选数千。最后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礼义备举。是则宿命卖华女也。太子虽纳久而不接。妇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常得好华置我中间。共视之宁不好乎。裘夷即具好华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华汁污于床席。久后复曰。得好白[迭*毛]置我中间。两人观之不亦好乎。妇即具[迭*毛]又有近

意。太子曰。却人有汗垢必污此[迭*毛]。妇不敢近。侍女咸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后六年尔当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权经云。何故菩萨而有室娶。菩萨无欲所以示现妻息。防人怀疑菩萨非男斯黄门耳。故纳瞿夷释氏之女。罗云于天变没化生。不由父母合会而育。又是菩萨本愿所致。

尔时太子闻诸妓女歌咏园林。华果茂盛流泉清凉。太子忽便欲出游观。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宫日久乐欲暂出园林游戏。王闻此语。心生叹喜而自念言。太子当是不乐在宫行夫妇礼。所以求出园林去耳。即便听之。勅诸群臣。整治园观。所经道路皆令清净。太子即便往至王所。头面礼足辞出而去。时王即便勅一旧臣。聪明智慧善言辩者。令从太子。

尔时太子。与诸官属前后导从。出城东门。国中人民闻太子出。男女盈路观者如云。时净居天化作老人。头白背伛拄杖羸步。太子即便问从者言。此为何人。从者答言。此老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经婴儿童子。少年迁谢不住。遂至根熟形变色衰。饮食不消气力虚微。坐起苦极余命无几。故谓为老。太子又问。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从者答言。一切皆悉应当如此。尔时太子闻是语已。生大苦恼而自念言。日月流迈。时变岁移。老至如电。身安足恃。我虽富贵岂独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从本已来不乐处世。又闻此事益生厌离。即回车还愁思不乐。时王闻已心怀煎忧。恐其学道。更增妓女。以时娱乐之。

尔时太子。复经少时启王出游。王闻此言。心生忧虑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见老人忧愁不乐。今者云何而复求出。王爱太子不忍违意。僂俛从之。即集诸臣而共议言。太子前者出城东门。逢见老人还辄不乐。今者已复求出游观。吾不能免遂复许之。诸臣答言。当更严勅外诸官属。修治道路。悬缯幡盖。散华烧香。皆使华丽。无令臭秽诸不净洁及以老疾在道侧也。尔时迦毘罗鸡兜城。四门之外各有一园。树木华果浴池楼观。种种庄严皆悉无异。王问诸臣。外诸园观何者为胜。诸臣答言。外诸园观皆等无异。如忉利天叹喜之园。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从东门。今者可令从南门出。尔时太子。百官导从出城南门。时净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颜貌痿黄。举身战掉。不能自持。两人扶腋在于路侧。太子即问。此为何人。从者答言。此病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病。答曰。夫谓病者。皆由嗜欲饮食无度。四大不调转变成病。百节苦痛气力虚微。饮食寡少眠卧不安。虽有身

手不能自运。要假他力然后坐起。尔时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忧愁。又复问言。此人独尔余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无有贵贱同有此病。太子闻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应索之。云何世人耽乐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战动。譬如月影。现波浪水。语从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于中横生欢乐。愚痴无识不知觉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园游观嬉戏即便回车还入王宫。坐自思惟愁忧不乐。王问从者。太子今出宁有乐不。从者答言。始出南门逢见病人。以此不乐即回车还。王闻此语。心大愁忧虑其出家。时王即便问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东门。逢见老人愁忧不乐。以此事故。吾勅卿等净治道路。无令老病在于巷侧。云何今出于城南门。而复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见之。诸臣答言。近受王勅严命外司。勿使有诸臭秽老病。在于前侧互相检覆。无敢懈怠。不知何缘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尔时王问诸从者言。汝等并见病人在路。从何而至。从者答曰。无有踪迹。不知何来。时王深于太子生犹豫心。恐其学道更增妓女而悦其意。又复欲使于五欲中生恋着心。

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名忧陀夷。聪明智慧极有辩才。时王即便请来入宫而语之言。太子今者不乐在世受于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学道。汝可与之共作朋友。具说世间五欲乐事。令其心动不乐出家。时忧陀夷便即答言。太子聪明无与等者。所知书论皆悉渊博。并是我今所未曾闻。云何见使诱说之也。譬如藕丝欲悬须弥。我亦如是。终不能回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当自竭我所知见。时忧陀夷。受王勅已随从太子。行住坐卧不敢远离。时王又复选诸妓女。聪明智慧颜容端正。善于歌舞能感人者。种种庄饰光丽悦目。皆悉遣往给侍太子。

尔时太子。复经少时启王出游。王闻此语心自念言。彼忧陀夷。既与太子共为朋友。今若出游成胜于前。无复厌俗乐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听许时王又复集诸大臣。悉语之言。太子今者复求出游。我不忍违已复听之。太子前出东南二门。已见老病还辄愁忧。今者宜令从西门出。我心虑其还又不乐。忧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还不复应尔。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园林台观皆使严整。香华幡盖数倍于前。无令复有老病臭秽在道侧也。臣受勅已即语外司。严治道路并及园林。光丽倍常。王又先送诸妙妓女。置彼园中。又复勅语忧陀夷言。若当路侧有不详事。可以方便诱说其心。并勅诸臣随从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远驱逐之。尔时太子与忧陀夷。百官导从烧香散华。作众妓乐出城西门。时净居天心自念言。先现老病于二城门。举众皆见。令白净王瞋责从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严峻我今现死。若皆见者增王忿怒。必

加罚戮枉及无辜。我于今日所现之事。唯令太子及忧陀夷二人见耳。使余官属不受责也。作此念已即便来下。化为死入四人舆举。以诸香华布散尸上。室家大小号哭送之。尔时太子与忧陀夷二人独见。太子问言。此为何人。而以香华庄严其上。复有人众号哭相送。时忧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问。净居天王威神之力。使忧陀夷不觉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死。忧陀夷言。夫谓死者。刀风解形神识去矣。四体诸根无复所知。此人在世贪着五欲。爱惜钱财辛苦经营。唯知积聚不识无常。今者一旦舍之而死。又为父母亲戚属眷之所爱念。命终之后犹如草木。恩情好恶不复相关。如是死者诚可哀也。太子闻已心大颤怖。又问忧陀夷言。唯此人死余亦当然。即复答言。一切世人皆应如是。无有贵贱而得免脱。太子素性恬静难动。既闻此语不能自安。即以微声语忧陀夷。世间乃复有此死苦。云何于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回车还。御者答言。前出二门。未到园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见瞋责。今者岂敢复如此也。时忧陀夷与御者言。如汝所说不应便归。即复前行至彼园中。香华幡盖作众妓乐。众妓端正犹如诸天婬女无异。于太子前各竞歌舞。冀以姿态悦动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转。即止园中荫息树间。除其侍卫端坐思惟。忆昔曾在阎浮树下。远离欲界。乃至得于第四禅定。尔时忧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见勅。令与太子共为朋友。脱有得失互相开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见有过失转相谏晓。二者见有好事深生随喜。三者在于苦厄不相弃舍。今献诚言愿不见责。古昔诸王及今现在。皆悉受于五欲之乐。然后出家。太子云何永绝不顾。又人生世宜顺人行。无有弃国而学道者。唯愿太子受于五欲。令有子息不绝王嗣。尔时太子而答之言。诚如所说。但我不以损国故尔。亦复不言五欲无乐。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于五欲不敢爱着。汝向所言古昔诸王。先经五欲然后出家。此诸王等今在何许。以爱欲故或在地狱。或在饿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轮转苦故。是以我欲离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时忧陀夷虽竭辩才劝奖太子。不能令回。即便退坐归于所止。太子仍勅严驾还宫。诸妓女众及忧陀夷。愁忧惨戚颜貌颦蹙。如人新丧所爱亲属。太子到宫惻怆倍常。时白净王呼忧陀夷。而问之言。太子今出宁有乐不。忧陀夷言。出城不远逢见死人。亦不知其从何而来。太子与我同时见之。太子问言。此为何人。我亦不觉答是死人。时王即复问诸从者。汝等皆见城西门外有死人不。从者答言。我等不见。王闻此语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忧陀夷二人独见。此是天力非诸臣咎。必定当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恼。复增妓女以娱乐之。日日遣人慰诱太子。而语之言。国是汝有。何故愁忧而不乐也。王又严勅诸妓女众。悦太子意勿舍昼夜。时白净王

虽知天力非复人事。爱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门。今者唯有北门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游。当复庄严彼外园林。倍令光丽。勿使有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诸臣。时王又复心自愿言。太子若出城北门时。唯愿诸天勿复现于不吉祥事。复令我子心生忧恼。既心愿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当令乘马。使得四望见诸人民光丽庄饰。是时太子启王出游。王不忍违。便与忧陀夷及余官属。前后导从出城北门。到彼园所。太子下马止息树下。除去侍卫端坐思惟。念于世间老病死苦。时净居化天。作比丘法服持钵。手执锡杖。视地而行。在于太子前。太子见已即便问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问何谓比丘。答曰。能破结贼不受后身。故曰比丘。世间皆悉无常危脆。我所修学无漏圣道。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永得无为到解脱岸。作是言已于太子前。现神通力腾虚而去。当尔之时。诸从官属皆悉覩见。太子既已见此比丘。又闻广说出家功德。会其宿怀厌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为胜。我当决定修学是道。作是语已。即便索马还归宫城。于时太子心生欢庆。而自念言。我先见有老病死苦。昼夜常恐为此所逼。今见比丘开悟我情。示解脱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觅出家因缘。尔时白净王问忧陀夷言。太子今出宁有乐不。时忧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经道路无诸不祥既到园中。太子独自在于树下。遥见一人剃除发须着染色衣。来太子前而共语言。语言既毕腾虚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论说。太子因是严驾而归。当尔之时颜容欢悦。还至宫中方生忧愁。时白净王。既闻此语心生狐疑。亦复不知是何瑞相。深怀懊恼而自念言。太子决定舍家学道。又纳其妃久而无子。我今当勅耶输陀罗。当思方便莫绝国嗣。复应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于耶输陀罗。耶输陀罗闻王勅已。心怀惭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离太子。时王复增诸妙妓女以娱乐之。

尔时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时。而便往至于父王所。威仪详序。犹如帝释往诣梵天。傍臣见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来大王所。王闻此言忧喜交集。太子既至头面作礼。尔时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爱集会必有别离。唯愿听我出家学道。一切众生。爱别离苦皆使解脱。愿必垂许不见留难。时白净王闻太子语。心大苦痛。犹如金刚摧破于山。举身颤掉不安本座。执太子手不复能言。啼泣流泪歔歔哽咽。如是良久微声而言。汝今宜应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壮国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怀顾。普耀经云。太子白王欲得四愿。一者不老。二者无病。三者

不死。四者不别。假使父王与此四愿。不复出家。王闻重悲。此四愿者古今无获。尔时太子既见父王流泪不许。还归所止。思惟出家愁忧不乐。

尔时迦毘罗施兜国。诸大相师并知。太子若不出家。过七日后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七宝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释迦种姓于此方兴。王闻是语心生欢喜。即勅诸臣并释种子。汝闻相师如此言不。皆应日夜侍卫太子可于四门。门各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阇那内。罗置人众而防护之。普耀经云。明日即勅五百诸释。勇多力者宿卫菩萨。令城四门开闭之声闻四十里。复勅耶输陀罗并诸内宫。倍加警戒。过于七日勿使出家。时王又来至太子所。太子遥见即往奉迎。头面礼足问讯起居。王语太子。我昔既闻阿私陀说。及众相师。并诸奇瑞。必定知汝不乐处世。国嗣既重孰当相继。唯愿为我生汝一子。然后绝俗不复相违。尔时太子闻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为国无绍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时耶输陀罗便觉体异。自知有娠。王闻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欢喜。当谓太子七日之内必未有儿。若过此期。转轮王位自然而至。不复出家。尔时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复是七日。宜应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时。又于父王所愿已满。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宫。乃至照于净居天宫。不令人间见此光明。尔时诸天见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时至。即便来下到太子所。头面礼足合掌白言。无量劫来所修行愿。今者正见成熟之时。于是太子答诸天言。如汝等语今正是时。然父王勅内外官属。严见防卫欲去无从。诸天白言。我等自当设诸方便。令太子出使无知者。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诸官属悉皆熟卧。尔时耶输陀罗眠卧之中。得三大梦。一者梦月堕地。二者梦牙齿落。三者梦失右臂。得此梦已。眠中惊觉。心大怖惧。白太子言。我于眠中得三恶梦。太子问言。汝梦何等。耶输陀罗即便具说所梦之事。太子语言。月犹在天。齿又不落。臂复尚在。当知诸梦虚假不实。汝今不应横生怖畏。耶输陀罗又语太子。如我自忖所梦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虑。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输陀罗闻此语已。即便还眠。太子即从座起。遍观妓女及耶输陀罗。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无坚实。或有倚伏于乐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目泪口中流涎。又复遍观妻及妓女。见其形体。发爪髓脑。骨齿髑髅。皮肤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肾。肝胆肠胃。屎尿涕唾。外为革囊。中盛臭秽。无一可奇。强熏以香。饰以华彩。譬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忧恼其乐无几。世人云何恒见此事。而不觉悟。又于其中贪着淫欲。普耀经云。于时菩萨夜观妓女。百节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泪。乐器纵横。顾视

其妻。具见形体。脑髓髑髅。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臭处。犹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三界无怙唯道可恃。欲界诸天住于空中。法行天子遥白菩萨。时已到矣。沸星适现。即勅车匿起鞞鞞陟。适宣此言。时四天王与无数閼叉龙鬼等。皆被铠甲。从四方来。稽首菩萨。城中男女皆疲极寐。孔雀众鸟亦疲极寐。修行本起云。诸天皆言。太子当去恐作稽留。召乌苏慢(此名厌神)适来宫国内外厌寐。我今当学古昔诸佛所修之行。急应远此大火之聚。

尔时太子思如是已。至于后夜。净居天王极欲界诸天。充满虚空。即共同声白太子言。内外眷属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时尔时太子。即便自往至车匿所。以天力故。车匿自觉。而语之言。汝可为我。鞞鞞陟来尔时车匿。闻此语已。举身战怖心怀犹豫。一者不欲违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严峻。思惟良久流泪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严。且又今日非游观时。又非降伏怨敌之日。云何于此后夜之中。而忽索马。欲何所之。太子又复语车匿言。我今欲为一切众生。降伏烦恼结使贼故。汝今不应违我此意。尔时车匿举声号泣。欲令耶输陀罗及诸眷属皆悉觉知太子当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车匿即便牵马而来。太子徐前而语车匿及以鞞陟。一切恩爱会当别离。世间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缘甚难成就。车匿闻已默然无言。于是鞞陟不复喷鸣。尔时太子见明相出。放身光明彻照十方。师子吼言。过去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于是诸天捧马四足并接车匿。释提桓因执盖随从。诸天即便令王北门自然而开。不使有声。车匿重悲。门闭下钥。谁当开者。时诸鬼神阿须伦等自然开门。太子于是从门而出。虚空诸天赞叹随从。尔时太子又师子吼。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终不还宫。我若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不能转于法轮。要不还与父王相见。若当不尽恩爱之情。终不还见摩诃波闍波提。及耶输陀罗。当于太子说此誓时。虚空诸天赞言。善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晓所行道路。已三踰阇那。时诸天众。既从太子至此处已。所为事毕忽然不现。

尔时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见此园林。寂静无诸諠闹。心生欢喜。诸根悦豫。即便下马抚背而言。所难为事汝作已毕。又语车匿。马行骏疾如金翅鸟王。汝恒随从不离我侧。世间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随。或运形力而心不称。汝今心形皆悉无违。又世间人处富贵者。竞随奉事。我既舍国来此林中。唯汝一人独能随我。甚为希有。我今既已至闲静处。汝便可与鞞陟俱还宫也。尔时车匿闻此语已。悲号啼泣。迷闷蹙地不能自胜。于是鞞陟既闻被遣。屈膝舐足泪落如雨。车匿答言。我云何忍听太子如此言耶。我于宫中违大王勅。辄鞞鞞陟以与太子。令致今日来至于此。父王及摩诃波闍波

提。失太子故必当忧恼。宫中内外亦应骚动。又复此处多诸险难。猛兽毒虫交横道路。我今云何而舍太子独还宫也。太子即答车匿言。世间之法独生独死。岂复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诸苦。我当云何与此作侣。吾今为欲断诸苦故而来至此。苦若断时然后当与一切众生而作伴侣。我于实时诸苦未离。云何而得为汝作侣。车匿又白。太子生来长于深宫。身体手足皆悉柔软。眠卧床褥无不细滑。如何一旦履藉荆棘瓦砾泥土止宿树下。太子答言。诚如汝语。设我住宫。乃得免此形荆棘之患。老病死苦会当见侵。车匿既闻太子此语。悲泣垂泪默然而住。于时太子即就车匿取七宝剑而师子吼。过去诸佛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弃饰好剃除须发。我今亦当依诸佛法。作此言已便脱宝冠髻中明珠。以与车匿而语之曰。以此宝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为我上白大王。我今不为生天乐故。亦复非不孝顺父母。亦无忿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为除断故来至此耳。汝应助我随喜欣庆。勿于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谓我今出家未是时者。汝以我语上启大王。老病死至岂有定时。人虽少壮焉得免此。父王若复而责我言。本要有子当听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宫时不启闻者。汝可为我具启父王。耶输陀罗久已有娠。王自闻之昔勅如此非为专辄。往古有诸转轮圣王厌国位者。入于山林出家求道。无有中涂还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复如是。未成菩提终不还宫。内外眷属皆当于我有恩爱情。可以汝辩为解释之。勿使于我横生忧恼。太子又复脱身璎珞。以授车匿而语之言。汝可为我持此璎珞。奉摩诃波闍波提道。我今为断诸苦本故。出宫城求满大愿。勿复于我反更生苦。又脱身上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亦复语言。人生于世爱别离苦。我今为欲断此诸苦。出家学道勿以我故恒生愁忧。并诸亲属皆亦如是。尔时车匿闻此语已。倍增悲绝不忍违于太子勅令。即便长跪。受取宝冠明珠璎珞及严饰具。垂泪而言。我闻太子如此志愿举身颤掉。设令有人心如木石。闻此语者亦当悲感。况我生来奉侍太子。闻此誓言而不感绝。唯愿太子舍于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诃波闍波提。耶输陀罗并余亲属。生大悲苦。若使决定不回此意。勿于是处而复弃我。我今归依太子足下。终不见有违离去理。设当还宫王必责我。云何独委太子而归。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应作如是语。世皆离别岂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终。母子尚有死生之别。而况余人。汝勿于我偏生恋慕。可与犍陟俱还宫也。如是再勅犹不肯去。尔时太子便以利剑自剃须发。即发愿言。今落须发愿与一切。断除烦恼及以习障。释提桓因接发而去。虚空诸天烧香散华。异口同音赞言。善哉善哉。大善权经云。菩萨自剃头鬓。诸天龙神无能见顶。况能除发。菩萨念白净王当起恨意。谁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是为方便。

尔时太子剃须发已自见其身。所著之衣犹是七宝即心念言。过去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当如此。时净居天于太子前。化作猎师身服袈裟。太子既见心大欢喜而语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静服。往昔诸佛之标式也。云何着此而为罪行。猎者答言。我着袈裟以诱群鹿。鹿见袈裟皆来近我。我得杀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说。着此袈裟。但欲为杀诸鹿故耳。非求解脱而着之也。我今持此七宝之衣与汝贸易。吾服此衣为欲摄救一切众生断其烦恼。猎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脱宝衣而与猎者。自被袈裟。依过去诸佛所服之法。时净居天还复梵身。上升虚空归其所止。于时空中有异光明。车匿见此心生奇特。叹未曾有。今此瑞应非为小缘。车匿既见太子剃除须发身着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回。闷绝于地倍增懊恼。尔时太子而语之言。汝今宜应舍此悲愁。便还宫城具宣我意。太子于是即徐前行。车匿欷歔头面作礼。乃至远望不见太子。然后方起举身颤掉不能自胜。顾看犍陟及庄严具。呜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牵犍陟。执持宝冠严身之具。车匿号咷犍陟悲鸣。缘路而还。尔时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时彼林中有诸鸟兽。既见太子皆悉瞩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遥见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为日月天。为帝释也。便与眷属来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来仁者。太子既见诸仙人众。心意柔软威仪详序。太子即便前其住处。诸仙人等无复威光。皆悉同来请太子坐。太子坐已观察彼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为衣者。或以树皮树叶以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华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于自饿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翘一脚。或卧尘土。或有卧于荆棘之上。或有卧于水火之侧。太子既见如此苦行。即便问于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行。甚为奇特。皆欲求于何等果报。仙人答言。修此苦行为欲生天太子又问。诸天虽乐福尽则穷。轮回六道终为苦聚。汝等云何。修诸苦因以求苦报。太子即便心自叹言。商人为宝故入大海。王为国土兴师相伐。今诸仙人。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叹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问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报终不离苦。太子与仙人说此议论。言语往复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复更思惟。此诸仙人虽修苦行。皆非解脱真正之道。我今不应止住于此。即与仙人辞别欲去。时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来此我皆欢喜。令我人众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为是我等失于威仪。为此众中相犯触也。以何因缘不住于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宾主之仪亦无所少。但汝所修增长苦因。我今学道为断苦本。以此因缘是故去耳。诸仙人众自共议言。其所修道极为广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

尔时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语众人言。今此仁者诸相具足。必当得于一切种智为天人师。即便俱往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异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罗逻迦兰。仁者可往就其语论。我观仁者。亦当不必住于彼处。于是太子即便北行。诸仙人众见太子去。心怀懊恼合掌随送。极望绝视然后乃还。

释迦谱卷第二

释迦谱卷第三

萧齐释僧佑撰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三(出因果经)

尔时太子既出宫已。至于天晓。耶输陀罗及诸嫔女从眠而觉。不见太子悲号啼泣。即便往启摩诃波阇波提。今旦忽失太子莫知所在。摩诃波阇波提闻是语已迷闷蹙地。如是展转乃至达王。王闻此言屹然无声。失其精魂若丧四体。举宫内外皆亦如是。时诸大臣即入检视太子住处。案行宫城。见城北门自然已开。又复不见车匿犍陟。即问门司谁开此者。互相推检皆云不知。并问防人亦云不解此门开意。于时大臣心自思惟。北门既开太子必当从此而出。宜速寻觅太子所在。即勅千乘万骑。络绎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径不知所之。即便还归白大王言。推辱太子不知所在。尔时车匿步牵犍陟及庄严具。悲泣呜咽随路而还。举邑人民见此惊愕无不懊恼。悉皆竞来问车匿言。汝送太子置于何处。今与犍陟而独还也。车匿既得诸人问此。倍更悲绝不能答之。此诸人民。虽见犍陟鞞带鞍勒七宝庄严。不见太子犹若死人饰以华彩。于是车匿前入宫城。犍陟悲嘶诸厩群马一时哀鸣。外诸官属白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言。车匿唯与犍陟俱还。闻此言已。宛转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闻车匿犍陟相随俱还。而不闻道太子归声。摩诃波阇波提即作是言。我养太子至年长大。一旦舍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树结华成实临熟落地。又如饥人遇百味饌。临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输陀罗又自言曰。我与太子行住坐卧不相远离。今者舍我莫知所趣。古昔诸王入山学道。皆将妻子不暂相弃。世间之人。一遇相识别不相忘。夫妻之情。恩爱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语车匿言。宁与智者而作怨讎。不共愚人以为亲厚。汝痴顽人。盗送太子置于何处。令此释族不复炽盛。又责犍陟。汝载太子出此王宫。近去之时寂然无声。今者空返何意悲嘶。尔时车匿即便答言。勿责于我及以犍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为。当于尔夕夫人嫔女皆悉眠卧。太子勅我令起

鞞马。我于尔时以大高声而谏太子。欲使夫人及诸嫔女闻此惊寤。及鞞鞞陟都无觉者。城门每开闻四十里。当尔之时自然而开。又无一声。如此之事岂非天力。出城之时。天令诸神手捧马足。并接于我。虚空诸天随从无数。我当云何而能止也。时天既晓行三踰阇那。至彼跋伽仙人住处。又复有诸奇特异事。愿听我说。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马手抚马背。并勅于我令还宫城。我于此时。随从太子永无归意。太子见遣终不听住。又复就我取七宝剑而自唱言。过去诸佛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于饰好剃除须发。我今亦当依诸佛法。唱此言已。即脱宝冠及以明珠。悉付我还置王足下。又以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我于尔时虽闻此诲。犹侍左右无有归情。于时太子便以利剑自剃须发。天于空中随接而去。即便前行逢于猎者。以身所著七宝妙衣。而与猎人贸易袈裟。于是虚空有大光明。我见太子形服既变。深知其意必不可回。我即闷绝心大懊恼。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我便于彼辞别而归。此诸奇特。皆是天力非复人事。愿勿责我及鞞陟也。时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既闻车匿说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无声。

尔时白净王闷绝始醒。勅唤车匿而语之言。汝云何令诸释种姓生大苦恼。我有严制勅内外官属。守护太子畏其出家。汝复何意辄送太子置于何处。车匿怖惧而启王言。太子出城实非我咎。唯愿大王听我具说。即以宝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所冠珠置王足下。七宝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余庄严具与耶输陀罗。王见诸物倍增悲绝。虽复木石犹尚有感。况乃父子恩爱之深。车匿具以前事而启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谓本要有子当听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临去之时又不启者。汝可为我具答父王。耶输陀罗久已有娠。王宜问之。昔勅如此非为专辄。王闻此言即便遣问耶输陀罗。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实如此不。耶输陀罗即答信言。当于大王来此宫时。太子指我即觉有娠。王闻其语生奇特心。忧恼暂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许令有子听出家者。七日之中必无子理。转轮王位自然而至。不谓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浅短。所为方便不能住之。轻作此约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复兼是诸大天力。我今不应责车匿也。时白净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回。设使更作诸余方便。亦不能留。虽复弃国出家学道。然已有子不绝种嗣。我今应勅耶输陀罗。好令将护所怀之子。时白净王爱念情深。语车匿言。我今当往寻求太子。不知实时定在何许。其今既已舍我学道。我复何忍独生活也。便当追逐随其所在。尔时王师及与大臣。闻王欲出寻求太子。二人俱共来谏王言。大王不应自生忧恼。所以者何。我观太子。

见其相貌。过去世中。久已修习出家之业。设复令为释提桓因亦当不乐。况复今者转轮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忆。太子初生而行七步。举手住言。我生已尽。是最后身。诸梵天王释提桓因。悉来下从。如此奇特云何乐世。又复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学道。必当成就一切种智。今时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复大王严勅内外。守护太子。虑恐出家。而诸天来导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复人力。唯愿大王当生欢喜。勿怀愁恼。不须自出。若忆太子犹不已者。我今当与大臣寻求所在。王闻此语。心自念言。我知太子虽不可回。未忍便舍不复追之。今当试令师与大臣更一寻求也。即便答师及大臣言。善哉可去。举宫内外心皆苦恼。伫迟速还。于是王师大臣。即便辞出。追寻太子。尔时白净王发遣王师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而语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璎珞。付车匿还。今以与汝。摩诃波阇波提见璎珞已。倍增悲绝。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极为薄福。失此明智转轮圣王。又送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而语之曰。太子以此严身之具。令持与汝。耶输陀罗既见此物。闷绝蹙地。王又遣人勅耶输陀罗。令自爱敬。无使胎子不安隐也。

尔时王师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从人及诸仪饰。便前仙人所住之处。仙人请坐互相问讯。于是王师语仙人言。我是白净王师。今所以来至于此者。彼白净王足相太子。厌恶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学道路由此林。大仙见不。跋伽仙人答王师言。我近于此见一童子。颜容端正相好具足。来入此林共我议论。遂经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从此北行。诣彼仙人阿罗逻迦兰。尔时王师大臣闻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于中路遥见太子在于树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便下马除却侍卫。脱诸仪服前太子所。坐于一面互相问讯。于是王师白太子言。大王见使寻求太子。欲有所说。太子答曰。父王勅汝欲何所道。王师答言。大王久知太子深乐出家。此意难回。然王于太子恩爱情深。忧愁盛火常自炽然。须太子归以灭之耳。愿便回驾还返宫城。虽有物务不令太子令弃道业。静心之处不必山林。摩诃波阇波提耶输陀罗内外眷属。皆悉没于烦恼大海。思太子还而拯救之。

尔时太子闻王师语。以深重声答王师言。我岂不知父王于我恩情深也。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来此为断除故。若令息爱终日合会。又无生老病死苦者。我复何为来至于此。我今所以违远父王。欲为将来和合故耳。父王忧愁大火今虽炽然。我与父母唯余今生有此一苦。将来自当永绝斯患。若如汝言令吾处宫修道业者。如七宝舍满中焰火。当有人能止此室不。如杂毒食。设

有饥人终不食之。我既弃国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复还宫城修学道也。世间之人在大苦中。为小乐故尚复耽湎不能暂舍。况我在此极寂静处。无诸患苦而能弃捐。还就于恶。古昔诸王入山学道。无有中路还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归。便是违于先王之法。尔时王师白太子言。诚如太子今之所说。然诸先圣一言未来定有果报。一言定无。此二先圣尚不能知。未来世中必定有无。太子云何欲舍现乐而求未来不定果报。生死果报尚不可知决定有无。云何乃欲求解脱果。唯愿太子便还宫也。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说未来果。一者言有。一者言无。皆是疑心非决定说。我今终不随顺彼教。不应以此而见难诘。所以者何。我今不为希慕果报而来至此。以目所见生老病死。必应经之。故求解脱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见我道成。我此志愿终不可回。还启父王说如此也。

尔时太子作此言已。即从座起。与王师大臣辞别。北行诣阿罗逻迦兰仙人。于时王师大臣见太子去。啼泣懊恼。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来太子所。而复不能移转其意。徘徊路侧不能自反。互共议言。既被王使而无力效。今者空归云何奉答。我等当留所从五人。聪明智慧心意柔软。为性忠直种族强者。密令伺察看其进止。作此言已顾瞻其傍。见憍陈如等五人。而语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勅。进止去来当密伺察。即便辞别趣太子所。王师大臣还归宫城。

尔时太子往彼阿罗逻迦兰仙人住处。度于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诸人民众。见太子颜貌相好殊特。欢喜爱敬。举国皆悉奔驰瞻视。如是諠哗彻频婆娑罗王。王便惊问此是何声。诸臣答言。白净王太子名萨婆悉达。昔诸相师记其应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又复记其若出家者。必当成就一切种智。其人今者来入此城。外诸人民驰竞来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闹。时频婆娑罗王既闻此语。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即勅一人。往令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勅寻求太子。见在般荼婆山。于一石上端坐思惟。时使即归具白大王。王便严驾。与诸臣民诣太子所。至般荼婆山。遥见太子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便下马。除去仪饰及诸侍卫。前坐问讯太子。四大悉调和不。我见太子心甚欢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种姓。累世相承为转轮王。太子今者转轮王相皆悉具足。云何舍之来入深山。践藉沙土远至此也。我见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圣王位者。当以我国分半治之。若谓为少。我当舍国尽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复不取我此国者。当给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国也。太子所欲甚不相违。尔时太子闻频婆娑罗王说此语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种族本是明月。性自高凉不为鄙事。所为所作无不清胜。今发是言

未足为奇。然我观王中情貌至倍于前后。王今便可于身命财修三坚法。亦不应以不坚之法劝奖余人。我今既舍转轮王位。亦复何缘应取王国。王以善心舍国与我。犹尚不取。何缘以兵伐取他国。我今所以辞别父母剃除须发舍于国者。为断生老病死苦故。非为求于五欲乐也。世间五欲如火聚。烧诸众生不能自出。云何劝我贪着之也。我今所以来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罗逻迦兰。是求解脱最上道师。欲往彼处求解脱道。不宜久停在于此也。我既违王初始之言。亦怀喜心哉。勿致嫌恨。王今当以正法治国。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与王别。时频婆娑罗王见太子去。深大惆怅。合掌流泪而作是言。初见太子心大踊跃。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为于大解脱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愿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愿先见度。太子于是辞别而去。时王奉送。次于路侧极目观瞩不见乃还。瑞应本起云。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经摩竭国界。瓶沙王因出游猎。遥见太子行山泽中。即与诸耆宿大臣俱追见之。王曰。太子生多奇异形相炳着。当君四天下为转轮王。四海颺颺冀神宝至。何弃天位自放山藪。必有异见愿闻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见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剧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离。计身为苦器忧畏无量。若在尊宠则有懦佚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厌。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诸耆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独预忧。乃弃美号隐遁潜居。以劳其形不亦难乎。太子答曰。如诸君言不当预忧。使吾为王老到病至。若当死时。宁有代吾受此厄者。不如无有代乎可勿忧。天下有慈父孝子。爱彻骨髓。至病死时不得相代。若此伪身苦至之日。虽居高位六亲在侧如为盲人设烛。何益于无目者乎。吾观众行。一切无常皆化非真。乐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间虚无难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败。安则有危。得则有亡。万物纷扰皆当归空。精神无形躁浊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但为贪爱蔽在痴网。没生死河莫之能觉。故吾欲一心思四空净。度色灭慧断求念空。无所适莫。是将返其源而归其本。始出其根。如我愿得乃可大安。瓶沙王喜曰。善哉善哉。菩萨志妙。世间难有。必得佛道。愿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当度尼连禅河。天为止流令水暂干。度河行数十里。有二梵志。各与弟子索居溪边。过问其道。自称言。吾事梵天。奉于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净。菩萨答曰。是生死法非真道也。何以故。水不常满。火不久热。日出则移。月满则亏。道在清虚水焉能令心清净。伤之而去。

尔时太子即便前行。向彼阿罗逻仙人所住之处。于时诸天语仙人言。萨婆悉达弃舍国土。辞别父母。为求无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众生苦故。今者已来垂至于此。时彼仙人。既闻天语心大欢喜。俄尔之顷。遥见太子即出奉迎。

赞言善来。俱还所住。请太子坐。是时仙人。既见太子。愿貌端正相好具是。诸根恬静深生爱敬。即问太子。所行道路得无疲也。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来至此我悉知之。能于火聚自觉而出。又如大鸟于羂索中而自免脱。古昔诸王盛年之时。恣受五欲至于根熟。然后方舍国邑乐具。出家学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舍此壮年。能弃五欲远来至此。真为殊特。当勤精进速度彼岸。太子闻已即答之曰。我闻汝言极为欢喜。汝可为我说断生老病死之法。我今乐闻。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说曰。众生之始始于冥初。从于冥初起于我慢。从于我慢生于痴心。从于痴心生于染爱。从于染爱生五微尘气。从五微尘气生于五大。从于五大生贪欲瞋恚等诸烦恼。于是流转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今为太子略言之耳。尔时太子即便问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说生死根本。复何方便而能断之。仙人答言。若欲断此生死本者。先当出家修持戒行。谦卑忍辱住空闲处。修习禅定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得初禅。除觉观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禅。舍喜心得正念。具根乐。得第三禅。除苦乐得净念。入舍根。得第四禅。获无想报。别有一师。说如此处名为解脱。从定觉已。然后方知非解脱处。离色想入空处。灭有对想。入识处灭。无量想识。唯观一识。入无所有处。离于种种相。入非想非非想处。斯处名为究竟解脱。是诸学者之彼岸也。太子若以断于生老病死患者。应当修学如此之。行。尔时太子闻仙人言。心不喜乐即自思惟。其所知见非究竟处。非是永断诸结烦恼。即便语言。我今于汝所说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问。仙人答言。敬从来意。即问曰。非想非非想处为有我也。为无我也。若言无我。不应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为有知。我为无知。我若无知则同木石。我若有知则有攀缘。既有攀缘则有染着。以染着故则非解脱。汝以尽于麤结。而不自知细结犹在。以是之故谓为究竟。细结滋长复受下结。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尽舍。是则名为真解脱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说甚为深妙。尔时太子复问仙人。汝年至几而出家也。修梵行来复几许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来一百四年。太子闻已而心念言。出家已来乃至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时太子为求胜法。即从座起与仙人别。尔时仙人语太子言。我久远来习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种。云何而能修苦行也。太子答言。汝所修法非为苦也。别有最苦难行之道。仙人既见太子智慧。久观志意坚固不亏。知决定成一切种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愿先度我。于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兰所住之处。论议问答亦复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时二仙人见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尔难测。合掌奉送绝视方还。尔时太子调伏阿罗逻迦兰二仙人已。即便前进伽阇山苦行林中。是憍陈如等五人所止住处。即于尼连禅河

侧。静坐思惟观察众生根。宜应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于是诸天奉献麻米。太子为求真道故。净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设有乞者亦以施之。尔时憍陈如等五人。既见太子端坐思惟修于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复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时憍陈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离其侧。既见此已即遣一人。还白王师及以大臣。具说太子所行之事。尔时王师大臣俱还宫门。颜貌愁悴身形萎熟。犹如有人丧其所亲。殡送既毕抑忍而归。时守门者而白王言。师与大臣今在门外。王既闻已气奔声绝。身首颤动。时守门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与相见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声而问。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独作此归。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师答言。我奉王勅寻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处。访觅太子。仙人语我太子所在。并说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于中路。遇见太子在于树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向太子。具说大王摩诃波闍波提及耶输陀罗忧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声而见答言。我岂不知父王亲戚恩情深也。但畏生死别离之苦。为欲断除故来此耳。如是种种言辞所说。志意坚固如须弥山不可移动。舍我而去如弃草芥。尔时即便选择五人。随从给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还。说言太子当至阿罗逻迦兰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度水。至王舍城。时频婆娑罗王来诣太子。方便譬说不应出家。分国共治及以全与。并欲与兵令伐他国。太子亦复皆悉不受。即又前行达仙人所。而为说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尼连禅河侧。静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尔时白净王闻师大臣说。使人如此语已。心大悲恼。举体颤掉身毛皆竖。即语王师及大臣言。太子遂舍转轮王位。父母亲属恩爱之乐。远在深山修此善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宝之子。王即复以使人所言。向摩诃波闍波提及耶输陀罗而为说之。时白净王即便严驾五百乘车。摩诃波闍波提及耶输陀罗。亦复相与办五百乘。一切资生皆悉具足。即唤车匿而语之言。汝送太子远放深山。今复令汝领此千乘。载致资粮送与太子。随时供养勿使乏少。尽更来请。车匿受勅即领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见形消瘦皮骨相连。血脉悉现如波罗奢华头面礼足闷绝于地。良久乃起。衔泪而言。大王忆念太子不舍日夜今故遣我。领此千乘载资生具。以饷太子。于时太子答车匿言。我逆父母及舍国土。远来在此为求至道。云何当复受此饷也。尔时车匿闻此语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是资供。我当别觅一人领此千乘还归王所。我住于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领车而去。于是车匿密侍太子。不离昏晨。

尔时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于苦行垂满六年。不得解脱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闍浮树下。所思惟

法。离欲寂静是最真正。今我若复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诸外道当言。自饿是般涅槃因。我今虽复节节有那罗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当受食然后成道。作是念已即从座起。至尼连禅河入水洗浴。洗浴既毕。身体羸瘦不能自出。天神来下为捺树枝。得攀出池。时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难陀波罗。时净居天来下劝言。太子今者在于林中。汝可供养。女人闻已心大欢喜。于时地中自然而生千叶莲华。上有乳糜。女人见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头面礼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祝愿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气力。当使施家得瞻得喜安乐无病终保年寿智慧具足。太子即复作如是言。我为成熟一切众生。故受此食。祝愿讫已即受食之。身体光悦气力充足堪受菩提。尔时五人既见此事。惊而怪之谓为退转。各还所住。菩萨独行趣毕波罗树。自发愿言。坐彼树下。我道不成。要终不起。菩萨德重。地不能胜。于时步步地为震动出大音声。尔时盲龙闻地动响。心大欢喜两目开明。曾见先佛有此瑞应。作是念已从地踊出。礼菩萨足。时有五百青雀。飞腾虚空右绕菩萨。杂色瑞云。及以香风。而随叹佛。尔时盲龙以偈赞曰。

菩萨足践处	地皆六种动
发大深远音	我闻眼开明
又见虚空中	青雀绕菩萨
瑞云极鲜映	香气甚清凉
此等诸瑞相	悉同过去佛
以是知菩萨	必定成正觉

于是菩萨即自思惟。过去诸佛以何为座成无上道。即便自知以草为座。释提桓因化为凡人执净软草。菩萨问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萨闻之心大欢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萨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于是吉祥。即便授草以与菩萨。因发愿言。菩萨道成愿先度我。菩萨受已敷以为座。而于草上结跏趺坐。如过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座。我亦如是。发此誓时。天龙鬼神皆悉欢喜。清凉好风从四方来。禽兽息响树不鸣条。游云飞尘皆悉澄净。知是菩萨必成道相。观佛三昧经云。适施草坐地则大动。诸天化作八万佛树师子之座。或有佛树。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各自念言。菩萨坐我座上不在余座。其下劣众生本薄福者。见于菩萨身坐草蓐。菩萨坐已。计魔波旬最为豪尊。今吾当成无上正觉。当感令到而降伏尔。乃发起三界众生。受胎经云。坐阎浮树下四十八日。观树思惟感动天地。六反震动演大光明。覆蔽魔宫。尔时波旬卧寐。梦中见三十二变。宫殿闇冥。宫殿污泥。入于邪径。池水枯竭。乐器破坏。阅叉厌鬼头皆堕地。诸

天舍去不从其教(凡三十二梦文多不载)从梦而起恐怖毛竖。召会大臣及诸兵众。说梦所见。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导师等信乐菩萨。其五百子恶目等随魔所教。魔王愤乱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悦彼。三名快观。四名见从。汝往诣彼乱其净行。女诣菩萨绮语作姿。三十有二姿。上下唇口嫵媚细视。现其髀脚露其手臂。作鳬雁鸳鸯哀鸾之声(凡三十二态文多不载)魔女善学女幻迷惑之业。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时。天女端正莫踰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萨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体虽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来何为。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即还魔所。观佛三昧经云。魔有三女。长名悦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而白父言。我能往乱愿父莫愁。即自庄饰。过踰魔后百千万倍。盼目作姿现诸妖冶。礼敬菩萨旋绕七匝。白菩萨言。太子生时万神侍御。何弃天位来此树下。我是天女六天无双。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等善能调身按摩。今欲亲近坐树疲极。宜须偃息服食甘露。即以宝器献天甘味。太子寂然身心不动。以白毫拟令天之三女自见身内浓囊涕唾九孔根本生熟二藏回伏宛转。蛹生诸虫有八千户。走入小肠。张口上向。啖食诸藏。髓脉生虫。细于秋毫。数甚众多。其女见此。遂便呕吐。即自见身左生蛇头右生狐头中首狗头。背负老母。抱死小儿。诸女惊号却行而去低头视脐自见女形丑状鄙秽。复有诸虫如手钏形团栾相持。而有众口。口生五毒。啖食女根。诸女见已。心极酸苦。如箭入心。匍匐而去。吁嗟叹息至魔王所。魔王大怒。遍勅六天并诸八部往瞿昙所。是时诸鬼犹如云起。或有诸鬼。首如牛头。头四十耳。耳生铁箭。火焰上起。复有诸鬼。首如狐头。有十千眼。声如霹雳。旷野鬼神。大将军等。一颈六头。胸有六面。膝头两面。体毛如箭。奋身射人。张眼烂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诸鬼。瞿昙善人或能知呪。当兴四兵。化作四兵。列状如林甚可怖畏。直从空下至道树边。魔复更念。此众或不能降伏瞿昙。复脱宝冠拟地。当阎罗王宫上。告勅诸鬼。汝等狱卒及阎罗王。阿鼻地狱刀轮剑戟火车炉炭。一切都举向阎浮提。魔王震吼勅诸兵众。速害瞿昙。上震大雷雨热铁丸。刀轮武器交横空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萨。是时菩萨徐举眉间毫拟阿鼻地狱。令罪人见白毫流水。注如车轴大火暂灭。自忆前世所作诸罪。心得清凉称南无佛。以是因缘受罪毕讫直生人中。魔见是相。憔悴愁恼忽然还宫。白毫直至六天。见白毫孔诸宝莲华。过去七佛在其华上。如是白毫上至无色。遍照一切如玻璃镜。八万四千天女视波旬身状如焦木。但瞻菩萨白毫相光。无数天子天女皆发无上菩提道意。时魔王自前与佛相难。菩萨以智慧力。伸手按地应时地动。魔与官属颠倒而堕。已降魔怨成正真觉。尔时菩萨在于树下。发大誓言。时天龙八部皆悉欢喜。于虚空中踊跃赞叹。时

第六天魔王宫殿自然动摇。于是魔王心大懊恼。精神躁扰声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门瞿昙今在树下。舍于五欲端坐思惟。不久当成正觉之道其道若成广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坏乱之。尔时魔子萨陀。见父惨悴而往白言。不审父王何故忧戚。魔王答言。沙门瞿昙今坐树下。其道将成超越于我。今欲坏之。魔子即便前谏父言。菩萨清净超出三界。神通智慧无不明。天龙八部咸共称赞。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烦造恶。自招祸咎。

瑞应本起云。魔王不听召三玉女。一名欲妃。二名悦彼。三名快观。坏菩萨行。时三玉女皆被罗縠之衣服。天名香璎珞珠玕。极为妖冶巧媚之辞。欲乱其意。菩萨心净如琉璃珠。不可得污。三女复曰。仁德至重诸天所敬。应有供养故天献我。我等好洁年在上时。天女端正莫有殊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萨答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好而心不端。譬如画瓶中盛臭毒。将以自坏有何等奇。福难久居淫恶不善。自亡其本。死即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身。欲脱致难。汝辈乱人正意非清净种。革囊盛屎而来何为。去吾不用。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魔有三女。形容仪貌极端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于天女中最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璎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悦人。三名可乐。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审今者何故忧愁。父即写心而语女言。世间今有沙门瞿昙。身被法铠。执自在弓。镞智慧箭。欲伏众生坏我境界。我若不如。众生信彼。皆悉归依。我土则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坏其桥梁。于是魔王。手执强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属俱时往彼毕波罗树下。见于牟尼寂然不动。欲度生死三有之海。尔时魔王左手执弓。右手调箭。语菩萨言。汝刹利种。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应修汝转轮王业。舍出家法习于施会得生天乐。此道第一先圣所行。汝是刹利转轮王种。而为乞士此非所应。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舍本誓我试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闻我箭声。莫不惊怖昏迷失性。况汝瞿昙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说此语以怖菩萨。菩萨怡然而不惊不动。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进天女。菩萨尔时眼不视箭。箭停空中其镞下向变成莲华。时三天女白菩萨言。仁者至德人天所敬。应有供侍。我等今者年在盛时。天女端正无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给。晨昏寝卧愿侍左右。菩萨答言。汝植小善得为天神。不念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美而心不端。淫惑不善死必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身免之甚难。汝等今者。欲乱定意非清净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须。时三天女变成老母。头白面皱齿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拄杖羸步不能自复。魔王既见如是坚固。心自思惟。我昔曾于雪山之中。射摩酰首罗。即便恐惧退其善心。而今不能动于瞿昙。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转。令生爱

患。当复更作他余方便。即以软语诱菩萨言。汝若不乐人间受乐。今者便可上升天宫。我舍天位及五欲具。悉持与汝。菩萨答言。汝于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还下生。沈溺三涂出济甚难。此为罪因非我所须。魔语菩萨。我之果报是汝所知。汝之果报谁复知者。菩萨答言。我之果报唯此地知。说此语已。于时大地六种震动。于是地神持七宝瓶满中莲华从地踊出。而语魔言。菩萨昔以头目髓脑以施于人。所出之血浸润大地。国城妻子象马珍宝。而用布施不可称计。为求无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应恼乱菩萨。魔闻是已。心生怖惧身毛皆竖。时彼地神礼菩萨足。以华供养忽然不现。

杂宝藏经云。昔如来在菩提树下。恶魔波旬将八十亿众欲来坏佛。至如来所而作是言。瞿昙。汝独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去者。我捉汝脚掷着海水。佛言。我观世间。无能掷我着海水者。汝于前世但曾作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钵之食。故生六天为大魔王。而我乃于三阿僧祇劫广修功德。初阿僧祇劫我曾供养无量诸佛。第二第三阿僧祇劫亦复如是。供养声闻缘觉之人。不可计数。一切大地。无有针许非我身骨。魔言。瞿昙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实。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谁为证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证我。作是证时。一切大地六种震动地神即从金刚际出。合掌白佛言。我为作证。有此地来我恒在中。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佛语波旬。汝今先能动此澡瓶。然后可能掷我海水。尔时波旬及八十亿众不能令动。魔王军众颠倒自堕。破坏星散。尔时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强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诱之。不能坏乱此瞿昙心。今当更设诸种方便。广集军众以力迫憎。作是念时。其诸军众忽然来至。充满虚空形貌各异。或执戟操剑。头戴大树。手执金杵。种种战具皆悉备足。或猪鱼驴马。师子龙头。熊黑虎兕。及诸兽头。或一身多头。或面各一目。或众多目。或大腹长身。或羸瘦无腹。或长脚大膝。或大脚肥腩。或长牙利爪。或头在胸前。或两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烟焰。或象身担山。或披发裸形。或复面色半赤半白。或唇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着虎皮。或师子蛇皮。或蛇遍缠身。或头上火然。或瞋目努臂。或傍行跳掷。或空中宛转。或驰步吼吓。有如是等诸恶类形。不可称数。围绕菩萨。或复有欲裂菩萨身。或四方烟起炎焰冲天。或狂音奋发震动山谷。风火烟尘暗无所见。四大海水一时涌沸。护法天人诸龙鬼等。悉忿魔众瞋恚增盛。毛孔血流。净居天众。见此恶魔恼乱菩萨。以慈悲心而愍伤之。于是来下侧塞虚空。见魔军众无量无边。围绕菩萨发大恶声。震动天地。菩萨心定颜无异相。犹如师子处于鹿群。皆

悉叹言。呜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萨决定当成正觉。是诸魔众互相摧切。各尽威力摧破菩萨。或角目切齿。或横飞乱掷。菩萨观之如童子戏。魔益忿怒更增战力。菩萨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胜举。其胜举者不能得下。飞刀舞剑停于空中。电雷雨火成五色华。恶龙吐毒变成香风。诸恶类形。欲毁菩萨不能得动。魔有姊妹。一名弥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执髑髅器。在菩萨前作诸异状。恼乱菩萨。是诸魔众种种丑身欲怖菩萨。终不能动菩萨一毛。魔益忧愁。空中有神名曰负多。隐身而言。我于今者见牟尼尊。心意泰然无恐怖想。是诸魔众起于毒心。于无怨处而横生忿。是痴恶魔徒自疲劳永无所得。今日宜应舍害害心。汝口乃可吹须弥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热。地性坚强可令柔软。汝不能坏菩萨历劫修习善果。正思惟之精勤方便净智慧光。此四功德无能断截。为作留难不成正觉。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钻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无求不得。世间众生没于三毒。无有救者。菩萨慈悲。求智慧药为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恼乱之。世间众生痴惑无智。悉着邪见。今设法眼修习正路。欲导众生。汝今云何恼乱导师。是则不可。譬如在于旷野之中。而欲欺诳商人导师。众生堕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住处。菩萨为然大智慧灯。汝今云何欲吹令灭。众生今者没生死海。菩萨为修智慧宝船。汝今云何欲令沈溺。忍辱为芽坚固为根。无上大法以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贪恚痴锁缚诸众生。菩萨苦行欲为解之。今日决定于此树下。结跏趺坐成无上道。此地乃是过去诸佛金刚之座。余方悉转斯处不动。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应生欣庆心。息憍慢意修知识想。而奉事之。是时魔王闻空中声。又见菩萨恬然不异。魔心惭愧舍离憍慢。即便复道还归本宫。群魔忧戚悉皆崩散。情意沮悴无复威力。诸鬪战具纵横林野。当于恶魔退散之时。菩萨心净湛然不动。天无烟雾风不摇条。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彻众星灿朗。幽隐暗冥无复障碍。虚空诸天雨妙华香。作众妓乐供养菩萨。瑞应本起云。魔王益忿更召诸鬼神王。合一亿八千万众。皆使变为师子熊罴。兕虎象龙。牛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称言。虫头人躯。蜿蜒之身。鼃龟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颈而多头。齿牙爪距担山吐火。雷电四绕攫持戈矛。菩萨慈心不惊不怖。一毛不动光颜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自前。与佛相难诘。其辞曰。

比丘何求坐树下 乐于林藪毒兽间
云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围绕不以惊

菩萨答曰。

古正真道佛所行
其成最胜法满藏

恬憒为上除不明
吾求斯坐快魔王

魔王曰。

汝当作王转金轮
所受五欲最无比

七宝自至典四方
斯处无道起入宫

菩萨曰。

吾观欲盛吞火铜
得王亦有老死忧

弃国如唾无所贪
去此无利勿妄谈

魔王曰。

何安坐林而大语
不见我兴四部兵
以现獼猴师子面
皆持刀剑攫戈矛

委国财位守空闲
象马步兵亿八千
虎兕毒蛇豕鬼形
超跃哮呼满空中

菩萨曰。

设有亿姦神武备
矢刃火攻如风雨
魔有本愿令我退
今汝福地何如佛

为魔如汝来会此
不先得佛终不起
吾亦自誓不虚还
于是可知谁得胜

魔王曰。

吾曾终身快布施
比丘知我宿福行

故典六天为魔王
自称无量谁为证

菩萨曰。

昔吾行愿从定光
怒畏想尽故斯坐
我所奉事诸佛多
仁戒积德厚于地

受蒞为佛释迦文
意定必解坏汝军
财宝衣食常施人
是以脱想无患难

菩萨即以智慧力	伸手按地是知我
应时普地转大动	魔与官属颠倒堕
魔王败绩怅失利	昏迷却踞前画地
其子又晓心乃寤	实时自归前悔过
吾已不复用兵器	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有兵器动人心	而我已等汝众生
若调象马虽已调	然后故态会复生
若得最调如佛性	以如佛调无不仁
姦天见佛擒魔众	忍调无想怨自降
诸天欢喜奉华臻	非法王坏法王胜
本从等意智慧力	慧能实时攘不祥
能使怨家为子弟	当礼四等道之证
面如满月色从容	名闻十方德如山
求佛相貌难得比	当稽首斯度世仙

释迦谱卷第三

释迦谱卷第四

萧齐释僧佑撰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四(出因果经)

尔时菩萨以慈心力。于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谛。于诸法中禅定自在。悉知过去所造善恶从此生彼。父母眷属。贫富贵贱寿命长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于众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众生无救济者。轮回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虚伪无有真实。而于其中横生苦乐。作是思惟至中夜尽。瑞应本起云。是日初夜得一术阁。自知宿命无数劫已来精神所更展转受身不可计数。皆识知之。至二夜时得二术阁。悉知众生心中所念。善恶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时得三术阁。漏尽结解自知本昔久所习行四神足念精进定欲定意定戒定变化法。所欲如意不复用思。身能飞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亿万无数复合为一。能彻入地石壁皆过。从一方现俯没仰出。譬如水波能中出水履水行虚身不陷坠。坐卧空中如飞鸟翔。立能及天。手扞日月。涌身平立至梵自在。眼能彻视。耳能洞听。意预知诸天人龙鬼神。蚊行蠕动之类。身行口意。言心所欲念。悉见闻知。诸有贪淫无贪淫者。有瞋恚无瞋恚者。有愚痴无愚痴者。有爱欲无爱欲者。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有内

外行无内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无一心者。有解脱意无解脱意者。一切悉知。菩萨观天上人中。地狱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别。一世十世百千亿万无数世事。至于之天地一劫崩坏。空荒之时。一劫始成人物兴时。能知十劫百劫。至于千万亿无数劫中。内外姓字。衣食苦乐。寿命长短。死此生彼。展转所趣。从上头始诸所更身。生长老终形色好丑。贤愚苦乐一切三界。皆分别知。见人魂神。各自随行生五道中。或堕地狱或堕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贵富乐家者。有生卑鄙贫贱家者。知众生惑五阴自蔽。一色像。二痛痒。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识。皆习五欲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为爱欲所牵。惑于财色。思望安乐。从是生诸恶本。从恶致苦。能断爱习不随淫心。大如毛发受行八道。则终苦灭。譬如无薪亦复无火。是谓无为度世之道。菩萨自知已弃恶本。无淫怒痴生死已除。根种悉断无余栽蘖。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时霍然大悟。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无所畏。

尔时菩萨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观察世间。皆悉彻见如明镜中自观面像。见诸众生种类无量。死此生彼。随行善恶受苦乐报。见地狱中考治众生。或洋铜灌口。或抱铜柱。或卧铁床。或以铁镬而煎煮之。或以火上而加鼎炙。或为虎狼鹰犬所食。或有避火依于树下。树叶堕落皆成刀剑。割截其身。或以斧锯解剥肢体。或掷热沸灰河之中。或复掷热粪屎坑中。受如是等种种诸苦。以业报故命终不死。菩萨既见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众生本造恶业。为世乐故而今得果极为大苦。若人有见如此恶报。无复更应作不善想。尔时菩萨复观畜生。随种种行受杂丑形。或复有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杀者。或复为人负荷重担。饥渴乏极。人无知者。或穿其鼻。或钩其首。常以身肉而供于人。还与其类更相食噉。受于如是种种之苦。菩萨既见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众生恒以身力而供于人。又加楚撻饥渴之苦。皆是本修恶行果报。尔时菩萨次观饿鬼。见其恒居黑暗之中。未曾暂覩日月之光。还是其类亦不相见。受形长大腹如大山。咽颈若针。口中恒有大火炽然。常为饥渴之所煎迫。千亿万岁不闻食声。设值天雨洒其上者。变成火珠。或时过临江河河池。水即化为热铜焦炭。动身举步声如人牵五百乘车。肢体节节皆悉火然。菩萨既见受如是等种种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为本造慳贪。积财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报。若人见彼受此苦痛。宜应惠施勿生恻惜。设使无财。亦应割肉以用布施。

尔时菩萨。次复观人。见从中阴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颠倒想。起于爱心。即以不净而为己身。既处胎已。在于生熟二藏之间。熏炙身体如地狱苦。至满十月然后方生。初生之时。而为外人之所抱执。龕涩苦痛如被刀剑。如是不久复归老死。更为婴儿轮转五道。不能自悟。菩萨道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众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于中耽着五欲。横计为乐。而不能断颠倒根本。

尔时菩萨。次观诸天。见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尘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而目不瞬。或有居在须弥山顶。或复居在须弥四顶。或复居在虚空之中。心常欢悦无不适事。奏天美乐以自娱乐。不识昼夜。四方诸趣无不绝妙。视东耽着弥岁忘转。瞻西流湏经年不回。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饮食衣服应念即至。虽有如此适意之事。犹为欲火之所煎焦。又见彼天福尽之时。五死相现。一者头上华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灭。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离于本座。其诸眷属见天子身五死相现心生恋慕。天子亦复自见己身有五死相。又见眷属恋慕于己。当尔之时生大苦恼。菩萨既见彼诸天子有如此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乐。果报将尽生大苦恼。既命终已舍彼天身。或有坠于三恶道中。本造善行为求乐报。而今所得少乐多苦。譬如饥人噉杂毒食。初虽为美终成大患。云何智者贪乐此也。色无色界诸天。见寿命长便谓常乐。既见变坏生大苦恼。即起邪见谓无因果。以此事故轮回三涂。备受诸苦。菩萨以天眼力。观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无有一乐。如是思惟至中夜尽。尔时菩萨。至第三夜观众生性。以何因缘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为本。若离于生则无老死。又复此生不从天生。不从自生。非无缘生从因缘生。因于欲有色有无色有业生。又观三有业从何而生。即知三有业从四取生。又观四取从何而生。即知四取从爱而生。又复观爱从何而生。即便知爱从受而生。又复观受从何而生。即便知受从触而生。又复观触从何而生。即便知触从六入生。又观六入从何而生。即知六入从名色生。又观名色从何而生。即知名色从识而生。又复观识从何而生。即便知识从行而生。又复观行从何而生。即便知行从无明生。若灭无明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逆顺观十二因缘。第三夜分破于无明。明相出时得智慧光。断于习障成一切种智。尔时如来心自思惟。八正圣道是三世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践。智慧通达无所罣碍。于时大地十八相动。游霞飞尘皆悉澄淨。天鼓自然而发妙声。香风徐起柔软清凉。杂色瑞云降甘露雨。园林华果

荣不待时。又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金华银华琉璃等华。七宝莲华绕菩提树。满三十六踰阇那。是时诸天作天妓乐。散华烧香歌呗赞叹。执天宝盖及以幢幡。充塞虚空供养如来。龙神八部所设供养。亦复如是。当尔之时。一切众生皆悉慈爱。无瞋害想欢喜踊跃。如见圣迹无怖畏情。其心调柔离憍慢意。亦无慳嫉谄诳之心。五净居天离喜乐根。亦皆欢悦不能自胜。地狱苦痛暂得休息。生大欢喜。一切畜生相食噉者。无复恶心。饿鬼饱满无饥渴想。世界之中幽冥之处。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众生悉得相见。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众生。大圣法王出兴于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弃国学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树在虚空中。欢喜合掌而赞叹言。于我甘蔗种族之中。能断诸漏成一切智。为世间眼甚为奇特。一切人天。莫不欢喜踊跃无量唯有魔王心犹忧愁。

尔时如来。于七日中一心思惟。观于树王而自念言。我在此处尽一切漏。所作已竟本愿成满。我所得法甚深难解。唯佛与佛乃能知之。一切众生于五浊世。为贪欲瞋恚愚痴。邪见憍慢谄曲之所覆障。薄福钝根无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为转法轮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诽谤当堕恶道。受诸苦痛。我宁默然入般涅槃。尔时如来以偈颂曰。

圣道甚难登	智慧果难得
我于此难中	皆悉已能办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众生诸根钝	着乐痴所盲
顺于生死流	不能返其源
如斯之等类	云何而可度

尔时如来作是念已。大梵天王。见于如来圣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转法轮。心怀忧恼即自念言。世尊昔于无量亿劫。为众生故久在生死。舍国城妻子头目髓脑。备受众苦始于今者所愿满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说。众生长夜沉没生死。我今当往请转法轮。作是念已即发天宫。犹如壮士屈伸臂顷。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为众生故久住生死。舍身头目以用布施。备受诸苦广修德本。始于今者成无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说。众生长夜没溺生死。堕无明暗出斯甚难。然有众生过去世时。亲近善友植诸德本。堪任闻法受于圣道。唯愿世尊

为斯等故。以大悲力转妙法轮。释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复如是劝请如来。为诸众生转大法轮。

尔时世尊答大梵王及释提桓因等言。我亦欲为一切众生。转于法轮。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难解难知。诸众生等不能信受。生诽谤心堕于地狱。我今为此故默然耳。时梵天王等乃至三请。尔时如来。至满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请。头面礼足各还所住。贤愚经云。佛在摩竭国善胜道场。初始得佛念诸众生。迷网邪倒难可教化。若我住世于事无益。不如迁逝无余涅槃。尔时梵天知佛所念。即从天下前诣佛所。头面礼足长跪合掌。劝请世尊转于法轮。佛答梵天。众生之类尘垢所蔽。乐着世乐无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劳其功。如吾所念唯灭为快。尔时梵天复更倾侧。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满法幢已立。润济开导今正是时。又诸众生应可度者。亦甚众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类永失覆护。世尊先昔无数劫时。恒为众生采集法乐。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云何不念便欲孤弃。过去久远于阎浮提。作大国王号修楼婆。领此世界八万四千诸小国邑。六万山川。八十亿聚落。王有二万夫人。一万大臣。时妙色王德力无比。覆育民物丰乐无极。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财宝资给一切。无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咎何其苦哉。今当推求坚实法财。普令得服。实时宣令阎浮提内。谁能有法与我说者。恣其所得不敢违逆。募出周遍无有应者。时王忧愁酸切恳恻。毘沙门王见其如是。欲往试之转自变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头发悉竖火从口出。来诣宫门口自宣言。谁欲闻法我当为说。王闻是语喜不自胜。躬自出迎前为作礼。敷施高座请令就坐。即集群僚前后围绕。欲得听闻。尔时夜叉。复告王曰学法事难。云何直尔欲得闻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须不敢有逆。夜叉报曰。若以大王可爱妻子。与我食者乃可与法。尔时大王以所爱夫人及儿中胜者。供养夜叉。夜叉得已。于高座上众会之中。取而食之。尔时诸王百官群臣。见王如是。啼哭懊恼宛转在地。劝请大王令舍此事。王为法故心坚不回。时夜叉鬼食妻子尽。为说一偈。

一切行无常 生者皆有苦
五阴空无相 无有我我所

说是偈已王大欢喜。心无悔恨大如毛发。即使尽写遣使颁示。阎浮提内咸使诵习。世尊往昔为于众生。不顾身命乃至如是。今者世尊。法海已满法幢已立。法鼓已建法炬已照。润益成立今正得时。云何欲舍一切众生。入于涅槃而不说法。尔时梵王于如来前。合掌赞叹说于如来。先身求法为于众生。凡

有千首。世尊尔时受梵王请。即便往诣波罗柰国鹿野苑中转于法轮。三宝因是乃现于世。时诸天入龙鬼神八部之众。闻说是已莫不欢喜。普曜经云。如来具足成正觉已。移坐石室自念本愿。欲度众生思惟生死。世间道术九十六种。各信所事孰知其惑。天地无常皆悉大苦。谁能信者意欲默然。不为说法便入定意。时天帝释。知佛不欲说法。悲念三界即将般遮。下到石室鼓琴歌佛本愿。请说不死之法。佛随俗心是法甚深。非心所思非言可畅。即说偈言。

深奥恬泊	明耀无垢	吾以遂是
甘露无为	今我说之	众人不解
如吾今日	不如默然	除去言辞
无思无得	如是自然	犹如虚空

时识伽梵王。与六万八千梵。来到佛所。白佛言。天地无佑今欲毁坏。佛不说法众苦沈滞。没于三界。愿转法轮悉救众生。佛默可之时有树神。名曰法明。又名法乐。又名法意。又名持法。白佛言。世尊。当于何处而转法轮。佛言在波罗柰仙人住处鹿苑之中。人民虽少我宿命时。在中建立法祠。六万亿载。在中供养六万亿诸佛。诸仙人等游居其中。以佛道眼普观世间。今当为谁第一说法。何人易化淫怒痴薄。鬻昙蓝弗三垢鄙薄。身故已来已经七日。第二学仙今日寿终。佛复念言。昔父王遣五人。俱侍卫我经历勤苦。我今宁可为其先说。

尔时世尊从树下起。寻时举声。告于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至波罗柰诣五人所。于是五人遥见佛来。转相谓言。沙门瞿昙迷失无定。所志不获假使来者。慎莫为起亦勿迎逆彼时五人遥见佛到。不能堪任。不安所坐。即起归敬。

尔时地神畅声告已。即为立座颁宣。广说十二因缘(拘邻者知本际也)佛法圣众即成三宝。名畅天下音彻梵天。俱邻五人六十亿天。八十亿色界天。八万世人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受梵王等请已。又于七日而以佛眼。观诸众生上中下根。及诸烦恼亦下中上。满二七日。尔时世尊。又复思惟。我今当开甘露法门。谁应在先而得闻者。阿罗逻仙人聪慧易悟。又先发愿道成度我。作是念时空中有言。阿罗逻仙人作夜命终。尔时世尊。即便答彼空中声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终。又自思惟。迦兰仙人利根明了。亦应先闻。空中又言。迦兰仙人昨夜命终。

尔时世尊。即以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终。尔时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师大臣。所遣憍陈如等五人。瞻视我者皆悉聪明。又过去世于我发愿。应先闻法。我今宜当为此五人先开法门。又自思惟。古昔诸佛转法轮处。皆悉在于波罗柰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又此五人所止住处。亦在于彼我今应往。至其住处转大法轮。思惟是已即从座起。诣波罗柰国。尔时有五百商人。二人为主。一名跋陀罗斯那。二名跋陀罗梨。行过旷野。时有天神而语之言。有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最上福田。汝今宜应最前设供。时彼商人闻天语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问天言。世尊今者为在何许天又报言。世尊不久当来至此。于是如来于无量诸天前后导从。到多谓娑跋利村。时彼村人既见如来威相庄严。又见诸天前后围绕。倍生欢喜。即以蜜𩚑而奉上佛。尔时世尊心自思惟。过去诸佛用钵多罗。而以盛食。时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钵来至佛所。而以奉上。于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钵者。余王必当生于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钵。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际相现。尔时世尊即便祝愿。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气力。当令施者。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无病。终保年寿。诸善鬼神。恒随守护。开示地道。得利谐偶。吉无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随护助。四天大王。赏别善人。饭食布施。断三毒根。将来当获三坚法报。聪明智慧。笃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见不昧。现世之中。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皆悉炽盛。无诸灾怪不吉祥事。门族之中。若有命过。堕恶道者。当令以今所施之福。还生人天不起邪见。增进功德。常得奉近诸佛如来。得闻妙说。见谛得证。所愿具足。尔时世尊祝愿讫已。即便受食食既毕竟。澡漱洗钵即授商人三归。一归依佛。二归依法。三归依当来僧。授三归竟。因与之别。瑞应本起云。佛定意七日不动不摇。树神念佛新得道快。坐已七日未有献食者。我当求人令献佛食。时有五百贾人。从山一面过。车牛皆蹶碍不行。中有两大人。一名提谓。二名波利。怖还与众人俱。诣树神请福。神现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优留国界尼连禅水边。未有献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获大福。贾人闻佛名。皆喜言佛必独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𩚑蜜俱诣树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钵。不宜如余道人手受食也。四天王即遥知佛当用钵。如人屈伸臂顷。俱到𩚑那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钵。香洁无秽。四天王各取一钵。还共上佛。愿哀贾人令得大福方。有铁钵后弟子当用食。佛念取一钵。不快余王意。便悉受四钵。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钵。令四际现。而便前行。威仪详序步若鹅王。路逢外道名优波伽。既见如来相好庄严。诸根寂定叹为奇特。即说偈言。

世间诸众生	皆为三毒缚
诸根又轻躁	驰荡于外境
而今见仁者	诸根极寂静
必到解脱地	决定无有疑
仁者所学师	其姓字何等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众生表
微妙深远法	我今已具足
三毒五欲境	永断无余习
如莲华在水	不染浊水泥
自悟八正道	无师无等侶
如清净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觉	堪为天人师
身口意满足	故号为牟尼
欲趣波罗柰	转甘露法轮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转

尔时优波迦。闻此偈言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合掌恭敬。围绕而去。回顾瞻瞩不见乃去。尔时世尊即复前行。次到阿阁婆罗水侧。日暮止宿而便入定。当于尔时七日风雨。时彼水中有大龙王。名曰真邻陀见佛入定。即以其身围绕七匝。满七日已。时彼龙王化为人形。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风雨也。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诸天及世人	所欢五欲乐
比我禅定乐	不可为譬类

时彼龙王闻佛此偈。欢喜踊跃头面礼足。还归所止。瑞应本起云。起到文邻盲龙无提水边。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龙目得开。即识如来如前。三佛光明。目辄得视龙王欢喜。沐浴名香栴檀苏合。出水见佛相好光影。如树有华。前绕佛七匝。身离佛围四十里。龙有七头罗覆佛上。欲以障蔽蚊虻寒暑。时雨七日。龙一心不饥不渴。七日雨止佛从定寤。龙化作年少道人。着好服饰稽首问佛。佛得无寒得无热。无为蚊虻所娆近耶。佛时答言。

久得在屏处	思道其福快
昔所愿欲闻	今已悉知快
不为彼所烧	能安众生快
度世三毒灭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覩佛	闻受经法快
得与辟支佛	真人会亦快
不与愚从事	得离恶人快
有黠别真伪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龙王。汝当复自归于佛。自归于法。自归于比丘僧。即受三自归。诸畜生中。是龙为先见佛。

尔时世尊。即复前往波罗柰国。至憍陈如摩诃那摩跋波阿舍婆阇跋陀罗阇所止住处。时彼五人遥见佛来。共相谓言。沙门瞿昙弃舍苦行而还。退受饮食之乐。无复道心。今既来此。我等不须起迎之也。亦勿作礼敬。问所须为敷坐处。若欲坐者自随其意。作此语竟而各默然。尔时世尊既来至已。五人不觉各从座起。礼拜奉迎互为执事。或复有为持衣钵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复有为澡洗脚者。各违本誓。犹故称佛以为瞿昙。尔时世尊语憍陈如言。汝等共约见我不起。今者何故。违先所誓而即惊起。为我执事。时彼五人闻佛此言。深生惭愧即前白言。瞿昙行道得无疲倦。尔时世尊语五人言。汝等云何于无上尊。而以高情称唤姓也。我心如空。于诸毁誉无所分别。但汝憍慢自招恶报。譬如有子称父母名。于世仪中犹尚不可。况我今是一切父母。时彼五人。又闻此语倍生惭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痴无有慧识。不知今者已成正觉。所以者何。往见如来。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还受饮食之乐。我以是故谓不得道。尔时世尊语憍陈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轻量。我道成与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则恼乱。身在乐者情则乐着。是以苦乐两非道因。譬如钻火浇之以水。则必无有破暗之照。钻智慧火亦复如是。有苦乐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灭于生死黑障。今者若能弃舍苦乐。行于中道心则寂定。堪能修彼八正圣道。离于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随顺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五人。既闻如来如此之言。心大欢喜踊跃无量。瞻仰尊颜目不暂舍。尔时世尊观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语之言。憍陈如。汝等当观五盛阴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得苦。失荣乐苦。憍陈如。有形无形。无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众生。无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于火上。若遇干草还复烧然。如是诸苦由我为本。若有众生起微我相。还复更受如此之苦。贪欲瞋恚及以愚痴。皆悉缘我根本而生。

又此三毒是诸苦因。犹如种子能生于芽。众生以是轮回三有。若灭我想及贪瞋痴。诸苦亦皆从此而断。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浇于盛火。一切众生。不知诸苦之根本者。皆悉轮回在于生死。憍陈如。苦应知。集当断。灭应证。道当修。憍陈如。我已知苦。已断集。已证灭。已修道。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应当知苦断集证灭修道。若人不知四圣谛者。当知是人不得解脱。四圣谛者是真是实。苦实是苦。集实是集。灭实是灭。道实是道。憍陈如。汝等解未。憍陈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于四谛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陈如。当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时。阿若憍陈如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虚空中。八万那由他诸天。亦离尘垢得法眼净。

尔时地神见于如来。在其境界而转法轮。心大欢喜高声唱言。如来于此转妙法轮。虚空天神既闻此言。又生踊跃展转唱声。乃至阿迦膩吒天。诸天闻已欣悦无量。高声唱言。如来今日于波罗柰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转大法轮。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所不能转。尔时大地十八相动。天龙八部于虚空中作众妓乐天鼓自鸣。烧众名香散诸妙华。宝幡幡盖歌呗赞叹。世界之中自然大明。阿若憍陈如于弟子中。以始悟故为第一弟子。时彼摩诃那摩等四人。闻佛转法轮已。阿若憍陈如独悟道迹。心自念言。世尊若更为我说法。我等亦当复得悟道。作此念已。瞻仰尊颜目不暂舍尔时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为广说四谛。于时四人于诸法中。亦离尘垢得法眼净。时彼五人见道迹已。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见道迹已证道迹。我等今者。欲于佛法出家修道。唯愿世尊慈愍听许。于时世尊。唤彼五人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问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识。为是常为无常也。为是苦为非苦也。为是空为非空也。为有我为无我也。时五比丘。闻佛说是五阴法已。漏尽意解成阿罗汉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于是世间始有六阿罗汉。佛阿罗汉是为佛宝。四谛法轮是为法宝。五阿罗汉是为僧宝。如是世间三宝具足。为诸天人第一福田。

尔时有长者子。名曰耶舍。聪明利根极大巨富。阎浮提中最为第一。服天冠璎珞。着无价宝屐。其于中夜与诸妓女。相娱乐已各还寢息。忽从眠觉见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头发鬢乱涎唾流出。乐器服玩颠倒纵横。既见是已生厌离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灾怪之内。于不净中妄生净想。作是念时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门自然开。寻光而去趣鹿野范。路由恒河高声唱言苦哉苦哉。佛言耶舍。汝便可来。我今此有离苦之法。耶舍闻已。所著宝屐价直阎浮提。即便脱之度于恒河。往诣佛所。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愿容挺特威德具

足。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五体投地顶礼佛足。唯愿世尊救济于我。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即便随顺其根而为说法。耶舍。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是时耶舍闻说此语。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于是如来重说四谛。漏尽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罗汉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尔时如来。犹见耶舍。着严身具。即说偈言。

虽复处居家	服宝严身具
善摄诸情根	厌离于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为真出家
身虽在旷野	服食于麤涩
意犹贪五欲	是为非出家
一切造善恶	皆从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为本

尔时耶舍。既见如来说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说此偈者。正当以我犹着七宝。我今宜应脱如此服。即便礼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耶舍父。既至天晓求觅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恼。悲号涕泣缘路推寻。到恒河侧见其子履。心自思惟。我子正当从此道去。即寻其迹至于佛所。尔时世尊。知其为子故来至此。若使即得见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终。便以神力隐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头面礼足退坐一面。于是如来。即随其根而为说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时耶舍父闻说此言。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而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尔时如来。既已知其见于道迹。恩爱渐薄而问之言。汝何因缘而来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旦推求。见其宝履在恒河侧。追寻之迹故来至此。尔时世尊摄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见耶舍。心大欢喜语耶舍言。善哉善哉。汝为此事真实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来得见道迹。即于佛前受三自归。于是阎浮提中。唯此长者为优婆塞。最初获得供养三宝。尔时又有耶舍朋类。五十长者子。闻佛出世。又闻耶舍于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间今者有无上尊。长者子耶舍。聪慧辩了才艺兼人。乃能舍其豪族。弃五欲乐。毁形守志而为沙门。我等今者。复何顾恋不出家也。作是念已共诣佛所。未至之间遥见如来。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欢喜举体清凉。敬情转至即前佛所。合掌围绕头面礼足。诸长者子。宿植德本聪达易悟。如来即便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善男子。色受想

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说此语已。诸长者子于诸法中。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又为广说四谛。时五十比丘漏尽意解。得阿罗汉果。尔时始有五十六阿罗汉。是时如来告诸比丘。汝等所作已办。堪为世间作上福田。宜各游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诸众生。我今亦当独往摩竭提国王舍城中。度诸人民诸比丘言。善哉世尊。尔时比丘头面礼足。各持衣钵辞别而去。

尔时世尊。即便思惟。我今应度何等众生。而能广利一切人天。唯有优楼频螺迦叶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国学于仙道。国王臣民皆悉归信。又其聪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难摧伏。我今当往而度脱之。思惟是已。即发波罗柰。趣摩竭提国。日将昏暮。往优楼频螺迦叶住处。于时迦叶。忽见如来相好庄严。心大欢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门从何而来。佛即答言。我从波罗柰国当诣摩竭提。日既晚暮欲寄一宿。迦叶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违。但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极为洁净。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静处可得相容。然有恶龙。居在其内恐相害耳。佛又答言。虽有恶龙但以见借。迦叶又言。其性凶暴必当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见借必无辱也。迦叶又言。若能住者便自随意。佛言善哉。即于其夕而入石室。结跏趺坐而入三昧。尔时恶龙。毒心转盛举体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龙见是已。火焰冲天焚烧石室。迦叶弟子。先见此火而还白师。彼年少沙门聪明端严。今为龙火之所烧害。迦叶惊起见彼龙火。心怀悲伤。即勅弟子。以水浇之水不能灭。火更炽盛石室融尽。尔时世尊。身心不动容颜怡然。降彼恶龙使无复毒。授三归依置于钵中。至天明已。迦叶师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门龙火猛烈。将无为此之所伤也。沙门借室。我昨所以不相与者正为此耳。佛言。我内清净。终不为彼外灾所害。彼毒龙者今在钵中。即便举钵以示迦叶。迦叶师徒。见于沙门处火不烧。降伏恶龙置于钵中。叹未曾有。语弟子言。年少沙门虽复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语迦叶言。我今方欲停止此处。迦叶答言。善哉随意。是时如来。于第二夜坐一树下。时四天王夜来佛所而共听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叶夜起。遥见天光在如来侧。语弟子言。年少沙门亦事于火。至明日晓往诣佛所。问言。沙门汝事火也。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来听法是其光耳。于是迦叶语弟子言。年少沙门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释提桓因来下听法。放大光明如日初升。迦叶弟子。遥见天光在如来侧。而白师言。年少沙门定事火也。至于明旦往诣佛所。问沙门言。汝定事火。佛言不

也。释提桓因来下听法。是其光耳。于时迦叶语弟子言。年少沙门神德虽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来下听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叶夜起见有光明在如来侧。沙门必定事于火也。明日问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来听法。是其光耳。于是迦叶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叶五百弟子。各事三火。于晨朝时俱欲然火。火不肯然。皆向迦叶具说此事。迦叶闻已心自思惟。此必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然之而火不然。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然。迦叶便还见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诸弟子众供养火毕。而欲灭之不能令灭。即向迦叶具说此事。迦叶闻已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朝欲灭火而火不灭。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灭。迦叶便归见火已灭。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叶自事三火。晨朝欲然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复是沙门所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然。迦叶便归见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于时迦叶供养火毕。而欲灭之不能令灭。心自思惟。此必当是沙门所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今欲灭之而不肯灭。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灭。迦叶便归见火已灭。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瑞应本起云。迦叶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罗汉。尔时迦叶诸弟子众。晨朝破薪斧不肯举。即向迦叶具说此事。迦叶闻已心自思惟。此必复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晨朝破薪斧不肯举。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举。迦叶便归。见诸弟子斧皆得举。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叶弟子。即得举斧复不肯下。还向迦叶具说此事。迦叶闻已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旦欲破薪。斧既得举复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还去当令斧下。迦叶还归。见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叶于晨朝时。自欲破薪斧不得举。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诣佛所而白佛言。我旦破薪斧不肯举。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举。迦叶既还斧即得举。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叶斧既举已。复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举复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下。迦叶即归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叶即白佛言。年少沙门夏止住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当相给。于时世尊默然许之。迦叶知佛许已。还其所住。即

勅日日办好饮食并施床座。至明食时自行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叶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阎浮洲界。取阎浮果满钵持来。迦叶未至佛已先到。迦叶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取阎浮果。以示迦叶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叶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南行。数万踰阇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树。名曰阎浮。缘有此树。故言阎浮提。我此钵中是彼果也。于一念顷取此果来。极为香美汝可噉之。于是迦叶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还往。神通变化殊自迅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普耀经云。迦叶适去。佛以神足上忉利天。取昼度果。神足南行数千万里极阎浮提界上。取诃梨勒果(余三天下皆亦如是。文多不载)迦叶曰从何道来。佛言。卿每去后。吾至四域及上忉利天中取此果来。香美可食。卿可食之。瑞应本起云。明日食时迦叶请佛。佛言便去今随后往。佛南行极阎浮提界上。数千万里取诃梨勒果。盛满钵还。迦叶未归。佛已坐其床。迦叶至问。何缘先到。佛言。卿适去。我即行此地界。取诃梨勒果。亦香且美便取食之。佛饭已去。迦叶续念是大沙门虽神不如我道真也。迦叶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呪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讫还归所住。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叶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庵摩罗果。满钵持来。迦叶未至佛已先到。迦叶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庵摩罗果。以示迦叶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叶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东行数万踰阇那。到弗婆提取此果来。名庵摩罗。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叶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覩其神化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叶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呪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毕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叶适去。俄尔之间。世尊便即至瞿陀尼。取诃梨勒果。满钵持来。迦叶未至佛已先到。迦叶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诃梨勒果。以示迦叶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叶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西行数万踰阇那。到瞿陀尼取此果来。名阿梨勒。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叶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覩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叶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呪曰。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讫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叶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鬻单越。取自然粳米饭。满钵持来。迦叶未至佛已先到。迦叶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粳米饭。以示迦叶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饭不。迦叶答言。不识此饭。佛言。从此北行。数万踰阇那到鬻单越取此自然粳米饭来。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叶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虽复神通难可测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叶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呪曰。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毕已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师。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种种食。佛即祝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尔时世尊祝愿已毕。即便取食独还树下。食竟心念须水。释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壮士屈伸臂顷。从天下来到于佛前。头面礼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凉具八功德。如来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毕。为释提桓因。说种种法。释提桓因既闻法已。欢喜踊跃忽然不现。还归天宫。是时迦叶于中食后。林间经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门。今日受食还归树下。我当往彼而看视之。即诣佛所。忽见树侧有一大池。泉水澄净具八功德。怪而问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旦受汝供还归。此食食讫。须水澡漱洗钵。释提桓因知我此意从天上来。以手指地而成此池。尔时迦叶。既见池水复闻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门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别于他日。林间经行。见粪秽中有诸弊帛。即便舍取欲浣濯之。心念须石。释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壮士屈伸臂顷。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树间。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复心念今应须水。释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净水置方石所。释提桓因所为事毕。忽然不现还归天宫。

尔时世尊。浣濯已竟还坐树下。是时迦叶来至佛所。忽见树间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怀惊怪而往问佛。年少沙门汝此树间。有四方石及以石槽。从何而来。于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经行见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须此石。释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来。迦叶闻已叹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释迦谱卷第四

释迦谱卷第五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五(出因果经)

尔时世尊。又于他日入指池而自洗浴。洗浴讫已心念欲出。无所攀持。池上有树名迦罗迦。枝叶蔚映临于池上。树神即便按此树枝令佛攀出还坐树下。于时迦叶来至佛所。忽然见树曲枝垂荫。怪而问佛。此树何故曲枝垂荫。佛即答言。我于向者入池洗浴。出无所攀。树神致感为我曲之。于是迦叶见树曲枝。又闻佛言叹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门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树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叶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诸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等。当来就我作七日会。年少沙门若来在此。国王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等。见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当舍我而奉事之。愿此沙门。于七日中不来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诣北鬱单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见。过七日已集会讫毕。国王辞去。迦叶心念。年少沙门近于七日不来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会余馔欲以供之。其若来者善得时宜。于是世尊即知其意。从鬱单越。譬如壮士屈伸臂顷来到其前。于时迦叶忽见如来。心大惊喜即问佛言。汝近七日游行何处而不相见。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诸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于七日中就汝集会。汝近心念不欲见我。是故我往北鬱单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来。所以今者故来诣汝。迦叶闻佛说此言已。心惊毛竖而作此念。年少沙门乃知我意。甚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又于他日。心自思惟。优楼频螺迦叶。根缘渐熟。今日正是调伏其时。思惟是已即趣尼连禅河。既到河侧。是时魔王来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应度者皆悉解脱。今者正是般涅槃时。如三请。世尊尔时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时。所以者何。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未具足故。所应度者皆未究竟。诸外道众悉未降伏。尔时如来亦复三答。魔王闻已心怀愁恼。即还天宫。世尊即便入尼连禅河。以神通力令水两开。佛所行处步步尘出。使两水面水皆悉涌起。迦叶遥见谓佛没溺。即与弟子乘船而来。既至河侧见佛行处皆悉尘起叹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时迦叶即问佛言。年少沙门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时世尊即以神力。从船底入结加趺坐。迦叶见佛从船底入。而无穿漏。叹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门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罗汉也。

瑞应本起云。如是变化凡有十八。迦叶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不如我以得罗汉也。佛即语言。迦叶汝非罗汉。亦复非是阿罗汉道。汝今何故起大我慢。瑞应本起云。佛语迦叶汝非罗汉。不知道证。胡为强颜不知羞耻。虚妄自称我有道德。于是迦叶心惊毛竖。惭愧无颜自知无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实妙神圣。乃知我意。迦叶闻说如此语时。心怀愧惧身毛皆竖。而自念言。年少沙门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门。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愿大仙摄受于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老百二十岁。又复多有弟子眷属。又为国王臣民所敬。若欲决定入我法者。先与弟子熟共论详。迦叶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内心非不决定。为当还与弟子论耳。作此语已即还本处。集诸弟子而语之言。年少沙门住此以来。见其种种神通变化。极为奇特智慧深远。性又安详。我今便欲归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门既为尊者之所归信。岂当有虚。我等亦见有诸奇异。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愿随从归依。于时迦叶闻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与俱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归依惟愿大仙时摄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即随所应广说四谛。于时迦叶闻说法已。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乃至渐渐成阿罗汉果。尔时迦叶五百弟子。既见其师已为沙门。心生愿乐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师。已为大仙之所摄受今成沙门。我等亦乐随大师学。唯愿大仙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于是世尊。即为转于四谛法轮。时五百弟子。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成须陀洹果。渐渐修行。乃至亦得阿罗汉果。尔时迦叶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种种之具。悉皆捐弃尼连禅河。师徒相与随佛而去。尔时迦叶二弟。一名那提迦叶。二名伽闍迦叶。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连禅河侧。居于下流。忽见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来。心大惊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随水流。将非恶人之所害也。是时二弟奔竞相就。而共议言。我兄今者。若复不为恶人所害。诸物何缘从水而来。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与逆流而上。至兄住处空寂无人。心大悲绝。不知其兄及诸弟子之所在处。四向推寻。遇见旧人而问之言。我仙圣兄及诸弟子。不知所在。汝见之不。旧人答曰。汝仙圣兄与诸弟子。弃事火具。皆悉往于瞿昙之所。出家学道。是时二弟闻此语已。心大懊恼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弃于阿罗汉道。而复更求他余法也。即便驰往至其兄所。到已见兄并及眷属。剃除须发身被袈裟。即便跪拜而问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罗汉。聪明智慧无与等者。名闻十方莫不宗仰。何故于今自舍此道。还从人学此非小事。尔时迦叶答其弟言。我见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变化。二者慧心清彻。决定成就一切种智。三者善知人根

随顺摄受。以此事故。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虽复国王臣民。所见宗敬。世论机辩无能折者。然非永断生死之法。唯有如来所可演说。能尽生死。既值如是大圣之尊。而不自励。师彼高胜。则是无心亦为无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语。决定是成一切种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从佛出家。我等亦愿随顺兄学。即各语其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云何。时诸弟子即答师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见。皆大师恩。大师若欲于佛法中而出家者。亦愿随从。于是那提迦叶。迦闍迦叶。各与二百五十弟子。至于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唯愿慈哀济度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时那提迦叶伽闍迦叶。又白佛言。我诸弟子。今皆欲于佛法出家。唯愿世尊垂愍听许。佛即答言。善哉善哉。尔时世尊。便呼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即为那提迦叶伽闍迦叶。及诸弟子现大神变。又应其心而为说法。语言比丘。当知世间皆为贪欲瞋恚愚痴猛火之所烧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绝弃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犹在身。宜速灭之。时诸比丘闻佛此语。于诸法中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世尊又为说四谛。皆得阿罗汉果。

尔时世尊心自念言。频婆娑罗王。往昔于我有约誓言。若道成者愿先见度。今日时至宜应往彼。满其本愿作此念已。即与迦叶兄弟。及千比丘眷属围绕。往王舍城诸频婆娑罗王所。尔时频婆娑罗王。昔以聚落。给优楼频螺迦叶者既见迦叶及其弟子。悉为沙门即还启王。说如此事。王与诸臣既闻此语。心大惊怪默然无声。时外人民闻此语已。各相谓言。优楼频螺迦叶。智慧深远无与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罗汉。云何反为瞿昙弟子。终无此理。乃可说言沙门瞿昙为弟子耳。尔时世尊。渐近王舍城。住于杖林。时优楼频螺迦叶。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频婆娑罗王言。我今于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随从佛来至杖林。大王宜先礼拜供养。王闻来信说此言已。方决定知优楼频螺迦叶为佛弟子。即勅严驾。与诸大臣婆罗门。及人民众。往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舆除去仪饰。出至佛前。尔时空中有天而语王言。如来今者在此林中。是诸天入最上福田。大王宜应恭敬供养。又应宣示国中人民。皆悉令其供养如来。时王既闻彼天语已。心大欢喜倍增踊跃。普曜经云。时瓶沙王闻之欣然。大悦吾本共要得佛相度。勅诸大臣长者梵志。国中吏民。严治道路。散华烧香持诸幢盖。王乘羽葆之车。大臣百官前后导从。千乘万骑。长者梵志万二千人。欲出城迎忽大风起闭其城门。王怪所以今行迎佛。当有吉喜快善瑞应。时城门神即谓王言。快无不利。王往前世。与八万四千王。治寺起塔。誓言。于来世一时见佛。咨受道教。今有一人闭在刑狱。违其本

誓。故城门闭。当放大赦狱中人出。同时见佛咨受训诲。城门乃开。王闻乃遣速勅诏。放大赦境土狱囚得出。一时往迎。时佛入国。有大社树名曰遮越。佛与比丘坐树下。王遥见佛。如星中月。犹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亦如帝释梵王。圣帝处于本宫。如树华茂晃若金色。威神特显光明巍巍。超绝无侣。王心踊跃下车步进。五体威仪。除盖履扇冠帻刀杖。前稽首佛足。自称其号。我是国主瓶沙王也。久服圣尊饥虚积时。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实如来言是王瓶沙也。诸佛天神皆护王身。王曰。蒙佑退坐一面。前者作礼。中者低头。后者叉手。皆却坐讫。王及臣民覩优楼迦叶在山学仙。耆旧来久怪之佛边。心自念言。佛是优楼师。优楼是佛师乎。佛覩心念即告优楼。为说偈言。

云何优楼卿	本可所事神
祠祀归水火	日月众梵天
事来为几何	夙夜精进学
心中不懈废	宁益致神仙

于时迦叶以偈报佛。

自念祠祀来	以历八十年
奉风水火神	日月诸山川
夙夜不懈废	心中无他念
至竟无所获	值佛乃安宁

王及群臣国中万民。尔乃别知优楼迦叶。是佛弟子。便进林中。遥见如来相好庄严。又见优楼频螺迦叶。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后围绕。如盛月满处众星中。行步踊跃不能自胜。既至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种摩竭提王。名频婆娑罗。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于是频婆娑罗王。却坐一面。时婆罗门及以大臣。诸人民众皆悉就坐。尔时世尊。既见来众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慰问频婆娑罗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隐不。统理民务无乃劳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隐。尔时频婆娑罗王。及余大众婆罗门。长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见迦叶为佛弟子。自相谓言。呜呼如来有大神力。智慧深远不可思议。乃能伏于如此之人。以为弟子。尔时复有诸余人众。心自念言。优楼频螺迦叶。有大智慧。普为世人之所归信。云何当为沙门瞿昙而作弟子。心怀狐疑。尔时世尊。知彼心念即语迦叶。汝今宜应现诸神变。于时迦叶即升虚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现大身满虚空

中。或复现小。或分一身为无量身。或现入地还复踊出。于虚空中行住坐卧。举众见已叹未曾有。悉皆称言第一大仙。尔时迦叶现此变已。即从空中到于佛前。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实是天人之师。我今实是世尊之弟子。如是三说。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叶。汝于我法是何等利。弃舍火具而出家也。于是迦叶。以偈答言。

我于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于五欲乐
恒如是轮转	没于生死海
我见此过患	所以弃舍之
又复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长贪恚痴	是故我远离
又复事火福	为求将来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见如此事	是故弃火法
施会修苦行	乃以事火福
虽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处
以是因缘故	所以弃事火
我见如来法	离生老病死
究竟解脱处	是故今出家
如来真解脱	为诸天人师
以是因缘故	归依大圣尊
如来大慈悲	现种种方便
及诸神通力	而以引导我
云何而复应	奉事于火法

尔时频婆娑罗王。及诸大众闻优楼频螺迦叶。说此偈言心大欢喜。于如来所深生敬信。决定得知如来必成一切种智。审知迦叶是。佛弟子。尔时诸天于虚空中。雨众天华作妙妓乐。异口同音唱言善哉。优楼频螺迦叶快说此偈。尔时世尊。知诸大众心意决定。无复狐疑。又观其根皆以成熟。即为说法。大王当知。此五阴身以识为本。因于识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于色。而此色法生灭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观者。则能于身善知无常。如此观身不取身相。即能离我及于我所。若能观色离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灭便是苦灭。若人能作如此观者。是名为解脱。若人不能作斯观者。是名为缚。法本无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横计有我及以我所。无有实法。若能断此

倒惑想者。即是解脱。尔时频婆娑罗王。心自思惟。若谓众生言有我者。而名为缚。一切众生皆悉无我。既无有我谁受来报。尔时世尊知彼心念。即语之言。一切众生。所为善恶及受果报。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见有造作善恶。受果报者。大王。谛听。当为王说。大王。但以情尘识合。于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缘故驰流生死备受苦报。若于境无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脱。以情尘识三事因缘。共起善恶及受果报。更无别我。譬如钻火。因手转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从手生及以燧出。亦复不离手及燧钻。彼情尘识亦复如是。时频婆娑罗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尘识和合故。而有善恶受果报者。便为常合不应离绝。若不常合是即为断。尔时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尘识不常不断。何以故。合故不断。离故不常。譬如缘于地水。因彼种子而生芽叶。种子既谢不得名常。生芽叶故不得名断。离于断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缘亦复如是。尔时频婆娑罗王。闻此法已心开意解。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八万那由他婆罗门。大臣人民亦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九十六万那由他诸天人。又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频婆娑罗王。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舍转轮圣王之位。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我昔愚痴。欲留世尊临治小国。今观慈颜又闻正法。方怀惭愧追悔昔过。唯愿世尊。以大慈悲受我忏悔。我于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时愿先度我。今日始蒙宿愿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迹。我从今日。供养世尊。及比丘僧。当令四事不使有乏。唯愿世尊住于竹园。令摩竭提国长夜获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舍于三不坚法。求三坚报。当令王愿得满足也。时频婆娑罗王。知佛受请住竹园已。顶礼佛足辞退而去。普曜经云。大臣贺王。前时诸王悉不见佛。今独王见。宿福禄厚故乃尔耳。王益欣踊亦贺诸臣。卿等大德值是圣尊。王还宫中勅宫夫人。嫔女大小及国吏民。岁三月六斋守禁法施戒博闻。王适归宫。时天帝释将八万天。散华佛上归命作礼而去。言南无佛。寻皆悉度。得法眼净。

时摩竭国有一长者。名曰迦陵。见佛入国。天人所奉而无精舍。我有好园欲用上佛。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亲爱子。弃转轮王不慕世荣。今无精舍有一竹园去城不远。愿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祝愿。佛及圣众游处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园。王还城已即勅诸臣。今于竹园起诸堂舍。种种庄饰极令严丽。悬缯幡盖散华烧香。悉皆办已即便严驾。往至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竹园僧伽蓝。修理始毕。唯愿世尊与比丘僧。哀愍我故往往彼也。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及无量诸天。前后围绕入王舍城。当于如来蹈门阃时。城中乐器不鼓自鸣。门狭更广门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秽

尘垢自然香净。聋者得听哑者能语。盲者得视狂者得正。拘躄疾病普皆除愈。枯木发华腐草荣秀。涸池增澜香风清靡。凤雀孔雀鳬雁鸳鸯。异类众鸟缤纷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种种祥瑞。既入城已。与频婆娑罗王俱往竹园。尔时诸天满虚空中。时王即便手执宝瓶。盛以香水。于如来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园。奉上如来及比丘僧。唯愿哀愍为我纳受。作此言已即便奉舍。尔时世尊默然受之。说偈祝愿。

若人能布施	断除于悭贪
若人能忍辱	永离于瞋恚
若人能造善	则远于愚痴
能具此三行	速至于涅槃
若有贫穷人	无财可布施
见他修施时	而生随喜心
随喜之福报	与施等无异

尔时婆罗门大臣及余人民。见王奉施如来僧伽蓝。皆悉踊跃生随喜心。尔时频婆娑罗王。施僧伽蓝已。心大欢喜头面礼足。退还所住。阎浮提中诸王见佛。频婆娑罗最为其首。诸僧伽蓝。竹园僧伽蓝。最为其始。尔时世尊与诸比丘。住竹园僧伽蓝。于时王舍城中。有二婆罗门。聪明利根有大智慧。于诸书论无不通达。辩才语议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优婆室沙。母名舍利。故举世唤为舍利弗。二姓目犍连。名目犍罗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为国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为亲友。极相爱重咸共誓言。若先得闻诸妙法者。要相开悟无得愒惜。

尔时阿舍婆耆比丘。着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摄诸根威仪详序。路人见者皆生恭敬。时舍利弗忽于路次。逢见阿舍婆耆。善摄诸根威仪详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见阿舍婆耆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停步瞻视不能暂舍。即便问言。我意观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摄诸情根。欲有所问唯愿见答。汝今大师其名何等。有所教诫演说何法。时阿舍婆耆即便安详而答言。我之大师得一切种智。是甘蔗种姓天人之师。相好智慧及神通力。无与等者。我既年幼学道日浅。岂能宣说如来妙法。然以所知当为汝说。即说偈言。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解此者	则得真实道

时舍利弗闻阿舍婆耆说此偈言。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见道迹已心大踊跃。身诸情根皆悉悦豫。而自念言。一切众生悉着于我。所以轮回在于生死。若除我想。即于我所亦皆得离。譬如日光能破于暗。无我之想亦复如是。悉能破于我见暗障。我从昔来所可修学。皆为邪见。唯今所得是真正道。作此念已。礼阿舍婆耆足。归还所止。时阿舍婆耆至前乞食讫还竹园。时舍利弗还至住处。时目犍连夜那善根已熟。见舍利弗诸根寂定威仪详序。颜容怡悦异于常日。即便问言我今观汝。诸根颜貌与常有异。必当已得甘露妙法。我昔与汝共结誓言。若闻妙法要相启悟。汝有所得愿为我说。时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实已得甘露法。目犍连夜那闻已。欢喜无量。叹言善哉。时为我说。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执持衣钵入村乞食。诸根寂静威仪详序。我既见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问之言。我意观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摄诸情根。欲有所问唯愿见答。汝今大师其名何等。有所教诫演说何法。时阿舍婆耆。即便安详而见。答言。我之大师得一切种智。是甘蔗种天人之师。相好智慧及神通力。无与等者。我既年幼学道日浅。岂能宣说如来妙法。然以所知当为汝说。即说偈言。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解此者 则得真实道

尔时目犍罗夜那。闻舍利弗说此语已。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舍利弗与目犍罗夜那。各于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谓言。我等已于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应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语已。各唤弟子而语之言。我等今者。已于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诸弟子等答其师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见。皆大师力。师若出家我悉随从。于是二人即将二百弟子。往诣竹园既入门已。遥见如来相好庄严。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尔时世尊见舍利弗。及目犍罗夜那。与诸弟子相随来已。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今此二人将诸弟子。来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连夜那。当于我法中为上弟子。舍利弗者。于智慧中最为第一。目犍罗夜那者。于神通中复为无上。至佛所已头面礼足。而白佛言。我于佛法已得道迹。乐欲出家愿垂听许。尔时世尊即便呼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时彼二百弟子。既见其师成沙门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随师出家。唯愿世尊垂愍听许。于是世尊即便唤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为舍利弗。及目犍罗夜那。广说四谛。二人即得阿罗汉果。又复为彼二百弟子广说四谛。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乃至亦成阿罗汉果。尔时世尊。即与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

阿罗汉。于摩竭提国广利众生。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犍罗夜那。世尊故名此目犍罗夜那。为大目犍罗夜那。普曜经云。佛有沙门名曰安陆。遣行宣法开化未闻。五浊之世人在荒迷。不达至真入城分卫。衣服齐整威仪礼节。不失常法行步安详。因是使人见之心悦。时舍利弗本字优波替。而遥见之心中欣然。心自念言。我学来久。未曾覩此沙门衣服。安详齐整不失仪节。试往问之所奉何道。吾常意疑。当有异闻殊妙之道。未必齐此往问比丘。所事何道谁为师主。愿闻其志。比丘知意。即说偈曰。

吾师三界尊	有三十二相
等不存有无	度众十二门
我年既幼稚	学根近薄劣
岂能宣至真	如来无极业
一切诸法本	从缘悉本无
若能反本源	乃名曰沙门

安陆沙门答曰。吾所事师从无数劫。奉行六度无极之法。四等四恩行无尽哀。奉无极慈欲度一切。积功累德不可称载。一生补处在兜术天。降神现存寄迦维罗卫国。处夫人胎如日现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动。瑞三十二称己圣音。三界皆苦吾当度之。释梵四王咸来启受。九龙浴身其德无量。粗举其要。非吾萤烛所叹能究。悉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师天人之尊于是颂曰。

吾师天中天	三界无极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游虚空
化训去五阴	拔断十二根
不贪天世位	心净开法门

时舍利弗欣然大悦。如冥覩明口言善哉。昔来抱疑又吾好学。八岁从师至年十六。靡不周宗行遍天下。十六大国自谓已达。今乃闻异无上正真。得吾本愿今佛所在。答曰在迦陵竹园。将诸弟子往诣佛所。稽首足下问讯至尊。身堕愚冥迷惑历载。不得咨受今乃奉圣。无极大道。愿听出家得为比丘。受成就戒。佛言。善哉呼比丘来。头发自堕袈裟着身。佛为说经分别诸法。十二根本亘然意达。漏尽意解得无着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学。俗字拘律陀今名目连。少小相顺要有至真。以相开示今已蒙济。彼没尘垢未得拔出。承尊圣旨往开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时。勿得稽留。时舍利弗稽首佛足。辞出入城求目连。遥见目连与诸弟子。游行城里街曲里巷。舍利弗趣之。目连覩见

体改服变。不与常同问之所以。被服改变有何异见。答曰学人无常唯行大明。吾学积年不值大圣。今乃遇之无上大道。欣庆无量故来相求。同其道味累劫无穷。目连答曰此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不须重言吾厌从事。不复欲闻假喻言之。人有珍妙施有胜得。大宝如意明珠及获宝璫。复欲反求帛祠为珠。非身所欲。目连答曰。仁智胜我。常兄事卿必不相误。便当同志将吾受训。稽首至尊。时舍利弗与目犍连。俱往诣佛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叉手白佛。违旷侍省沉没尘垢。今乃奉觐愿为沙门。启受法律。佛言善哉即除澡瓶屏鹿衣杖具。佛呼比丘来。头发自落袈裟着身。为说正谛漏尽意解。所作已办成无着果。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时。誓供养我待吾道成。侍卫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弟子。得舍利弗目连。有二百五十比丘一时所度。

尔时偷罗厥叉国。有一婆罗门名曰迦叶。有三十二相。聪明智慧诵四毘陀经。一切书论无不通达。极为巨富善能布施。其妇端正举国无双。二人自然无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于往昔种善根故。不乐在家受五欲乐。日夜思惟厌离世间。精勤求访出家之法。如是推寻不能得已。即舍家事入于山林。心念口言诸佛如来。出家修道。我今亦当随佛出家。即便脱去金缕织成珍宝之衣。而着价直千两金。坏色纳衣自剃须发。尔时诸天于虚空中。既见迦叶自出家已。而语之言。善男子。甘蔗种族白净王子。其名萨婆悉达。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举世号为释迦牟尼佛。今者与千二百五十阿罗汉。在王舍城竹园中住。尔时迦叶闻天语已。欢喜踊跃身毛皆竖。即便往趣竹园僧伽蓝。尔时世尊知其当来。而自思惟观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多子兜婆而逢迦叶。时彼迦叶。既见相好威仪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实是一切种智。实是慈悲济众生者。实是一切所归依处。即便五体投地。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师。我是弟子。如是三说。佛即答言。如是迦叶。我是汝师。汝我弟子。佛又语言。迦叶当知。若人实非一切种智。而欲受汝为弟子者。头即裂坏以为七分。又复告言。善哉迦叶快哉迦叶。当知五受阴身是大苦聚。于时迦叶闻此语已。即便见谛。乃至得于阿罗汉果。尔时世尊即与迦叶俱还竹园。以此迦叶有大威德智慧聪明。是故名之为大迦叶。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普光如来出兴世时。善慧仙人岂异人乎。即我身是。缘路所过五百外道。所共论议及随喜者。今此会中。优楼频螺迦叶兄弟。及其眷属千比丘是。时卖华女者。今耶输陀罗是。善慧仙人发布地时傍有二人扫佛前地。及二百人随喜助者。今此会中舍利弗大目犍连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虚空诸天见善慧仙人。以发布地。悉皆随喜而赞叹者。我初得道。

鹿野苑中始转法轮。八万天子及频婆娑罗王。所将眷属八万那由他人。及九十六万亿那由他天是。汝等当知。过去所种因缘。无量劫终不磨灭。我于往昔精勤修习一切善业。及发大愿心不退转。故于今者。而已成就一切种智。汝等宜应勤修道行。无得懈怠。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顶戴作礼而退。普曜经云。王遥闻子得佛道。已来六年生念久已。心中悲喜饥虚欲覩。有一梵志名优陀耶。聪明智慧本侍菩萨常得其意。王告优陀往请。迎佛别阔。已来十有二年夙夜愁戚。不舍其心思一相见如复更生。优陀受教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优陀见佛。诸天释梵归化一切受命。前白佛言。愿得出家以为沙门。佛言呼比丘来。头发自堕便成沙门。得罗汉道佛时所度。其余前后得道所度不可称计。佛自念言。本与父王要得佛道。尔乃还国当度父母。今正应还。设若还国无所感动。于事不宜所化甚少。先遣神足弟子。比丘优陀耶。往显威神足。知佛欲往。乃解道尊咸共渴仰。发起道心所度乃多。尔时世尊告优陀耶。佛本出家与父母誓。若得佛道还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当还国不违本誓。汝以神足经行虚空。现其神变。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尔况佛威德。巍巍无量尔乃信受。优陀受教神足飞行。经游虚空往到本国。迦维罗卫城上虚空。现无数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湿身火无所伤。七现七没。从东方没地出于西方。西没东出南没北出。北没南出。行空如鸟没地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尊。于是颂曰。

佛从本所行	生死无数度
常念蜎飞类	勤苦无量劫
时坐佛树下	逮致本宿愿
欢喜当听说	难得数见闻
适成佛道时	辄降魔眷属
即坏生死本	消爱欲无余
佛念本生地	意欲见亲族
今听王头檀	所说甚可悲
比丘名优陀	姿性能悦人
佛遣使令行	孚致消息来
还入父王国	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顾	意欲还至宫
优陀闻佛教	即听受奉行
因时于佛前	变化随地形

其身忽不见
乃至大王殿
比丘优陀耶
变化若干品
净譬如莲华
父王见恐怖
将无是神祇
此形姓为谁
愿以开吾意
从生至于今
太子本弃国
慕勤无数劫
今王莫恐畏
我以坏众恶
王闻太子问
十二年已来
今从吉祥至
太子舍国位
出国坐六年
号曰天中天
本时在我尊
刻镂诸妙饰
优陀所答曰
常坐于树下
吾子在宫时
皆以锦绣成
龙妻奉宝床
不以好衣喜
在国好美食
今所服食者
执钵行分卫
呪愿布施家
悉达卧寝时
鼓琴发歌音

神足来入城
父王所坐前
进现悦头檀
踊出父王殿
泥土尘不生
即问斯何灵
出地何怪尔
本从何得斯
令心疑结解
未曾覩是变
求道度众生
于今乃得成
且宽意悦豫
为王太子使
泪下如雨星
乃承悉达声
思寤如更生
成道号何名
精进现成佛
三界尊第一
为作众宝殿
于今室何如
佛之正真微
诸天来归趣
茵褥布紈緌
柔软有光泽
天帝贡袈裟
其心无增损
甘膳悉其味
安身何等类
福众无鼃细
世世令安隐
不敢妄呼觉
尔乃令寤起

如来三昧定
释梵来劝助
在家杂香浴
香香遍室中
八解三脱门
其心净如空
悉达在家时
香熏其衣服
戒定慧解脱
熏于八难处
四品好床座
重迭布众具
四禅为床座
清静如莲华
在宫无数兵
左右常拥护
诸弟子众具
菩萨无央数
本在家未出
象马牛羊步
五通以驂驾
覩本见众心
子出行往返
前后诸导从
四等慈悲护
普覆众危难
生时杂妓乐
观者悉填路
树下波罗奈
拘邻等得道
九十六道伏
众生莫不悦
所领何国土
所化有几人

夙夜无眠觉
皆现稽首受
若干种众馨
今用何所意
洗浴除心垢
普安无恼忧
捣若干杂香
清静无垢障
以为道德香
世世度十方
以若干宝成
以卧起其上
意定无愠乱
不着于泥水
诸臣而宿卫
目不见恶秽
千二百五十
皆来稽首集
有四品好车
游行观四方
彻视洞听飞
游观度生死
幢旂羽雕饰
各执诸兵仗
恩惠仁爱度
以严饰众生
椎钟及鸣鼓
前后不相害
椎鸣不死鼓
八万四千天
其音闻三千
启受心皆明
人民为多少
悉为归伏不

领三千大界	化训诸群生
十方不可称	莫不蒙济度
在国思正法	助吾治万民
动顺礼节训	莫不承教闻
佛解空本无	舍于四颠倒
靡不归伏者	神静天为业
佛与世无讎	博无不备达
汝言何不及	一切皆自归
正天下满人	一人头若干
一头若干舌	舌解无数义
合集恒沙人	嗟叹佛功德
江沙劫不畅	况我萤烛明

王闻益悲喜。叹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佛当来不。何日当至乎。优陀报曰。却七日到王大踊跃。即勅群臣国中万民。吾往迎佛。导从威仪法转轮王。平治道路扫除令净。香汁洒地悬缯幡彩。竖其幢盖周遍国内。其所修治光饰尽宜。千乘万骑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首归命。优陀前报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见王。宣其意故今还宣命。说王意旨饥虚无量。欲见至尊稽首受法。并化万民咸蒙福庆。王曰。宜知是时勿复稽留。尔时优陀耶还来诣。佛稽首足下以启国王。世尊及诸弟子。自期七日当还本国。王及臣民莫不欣悦。别来积年夙夜想念。饮食不甘寝不能寐。饥虚日久计日度时。须世尊到已忆七日。于时大圣告诸弟子。明日当发至迦维罗卫见于父王。皆严整衣服。护持应钵。梵释四王闻佛还国。皆来送侍天雨香汁。散华烧香竖诸幢盖。四王诸天皆在前。导梵天侍右帝释侍左。诸比丘众皆随佛后。诸天龙神华香妓乐追于上侍。佛适进路先现瑞应。三千国土六反震动。百岁枯树皆生华实。诸枯竭溪涧自然泉水。王见此瑞知佛已来。勅诸释种大臣百官。皆行诣佛散华烧香。竖诸幢幡鼓众妓乐。悉出迎佛王遥见佛。在于大众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照于朝阳。如树华茂芬芳炽盛。巨身丈六相好严身。晃如金山王覩悲喜。前稽首足惟别弥时。今乃相见。大臣百官皆稽首礼。即还入城足蹈门阃。地为大动天雨众华。乐器皆鸣。盲者得视。聋者得听。拘蹙得行。病者得愈。痾者能言。狂者得正。倭者得伸。若被毒者毒为不行。百鸟禽兽相和悲鸣。妇女珠环相櫟作声。当尔之时见此变化。莫不欢喜。室宝藏者自然发出。中满珍琦。怀异心者皆共和同。等心叉手自归命佛。诸畜生类蒙其光润。皆得生天。怀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产。端正姝好。消淫怒痴无复

尘劳。展转相视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狱休息饿鬼饱满。寻光来至归命世尊。皆发道意。王见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体紫金色。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覩诸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炙风飘。身体黑臭在佛边侍。犹如黑乌在紫金山。不能发起显佛大德。令一切悦。便勅国中诸豪族释。端正姝好颜貌殊异。选五百人出为沙门。侍佛在左右。犹如凤凰在须弥山。亦如摩尼着水精器。时佛弟难陀亦作沙门。未下须发难有典作。剃头师前白佛言。人身难得。佛世难值。明时叵遇。今我大天及诸尊者。识道至高不可限量。不慕世荣舍世尊位。行作沙门今我小节下劣靡逮。何所贪乐不出为道乎。唯佛哀愍济救污泥。没溺尘埃拔为沙门。佛言善哉。佛时便呼比丘来。头发则堕袈裟在身。即成沙门礼诸沙门。因随次坐难在后作。次第作礼到此沙门。即住不礼心自念言。是我家仆不能为礼。佛知告难佛法大通。举学前后不在尊卑。犹如大海悉受万川。四流不避。污涂执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风内外无异。其神空净所著为名。宜弃自大以法自将。乃应先圣无极道训。时难见佛教诲切至。事不得止解了本无。弃捐自大下意为礼。天地大动众会同叹。善哉善哉。为道等心。除自高意而下卑心。感于天地为之大动。从是制法先学为长。后学为小。法之常仪各无所恨。无所诤讼。佛时入宫坐于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养。百种甘饌。佛说经法所度无量。瞿夷携罗云来。稽首佛足瞻对问讯。久违侍覲旷废供养。时王僚属皆怀沈疑。太子捐国十有二年。何从怀妊生子罗云。佛语父王告诸群僚。瞿夷守节贞洁清净无瑕疵也。设王不信今当现证。于时世尊化诸众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无差异。于时罗云厥年七岁。瞿夷即以指印信环。与罗云言。是汝父者以此与焉。罗云应时直前诣佛。以印信环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跃。称言善哉。所现无量真佛子也。佛语父王及诸臣曰。从今已后无复怀疑。此吾之子。缘吾化生。勿咎瞿夷也。王得道证。瞿夷受戒。净修梵行。宫人大小。咸受戒法。月六岁三。奉斋弗懈。国内清宁。风雨以节时不越序。五谷登贱民安其所。万邦黎庶咸来庆贺。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佑寻。法身无形群有已灭。觉智不起万动永寂。而甫现托生降神胎化者何也。乘大缘以应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运般若之权。任首楞之势。回灵兜率。耀化赤泽。陶钧非我。利见由物。岂言像思议而能语其极哉。是以摄受群萌故地居轮皇。摧制刚夸故才穷艺术。断拔爱网故去国入山。显明法尊故降魔道树。凡斯如迹罔非振俗。应体圆通随方变现。法身凝湛未尝起灭。然世识习滞据迹为真。欲观如来失道逾远。故涅槃经云。若言菩萨在白净王

宫。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说。盖谓证迹而迷本也。若本迹双照权实俱明。则披经无碍法身可覩。

释迦谱卷第五

释迦谱卷第二

梁沙门释僧佑撰

- 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本阙)
- 释迦从弟阿那律跋提出家记第十一(本阙)
- 释迦从弟孙陀罗难陀出家缘第十二(本阙)
- 释迦子罗云出家缘记第十三(本阙)
- 释迦姨母大爱道出家记第十四
- 释迦父净饭王泥洹记第十五
- 释迦母摩耶夫人记第十六
- 释迦姨母大爱道泥洹缘第十七
- 释迦灭宿业缘记第十八

◎

释迦姨母大爱道出家记第十四

佛还迦维罗卫国。大爱道瞿昙弥。稽首作礼白佛言。我闻女人精进。可得沙门四道。愿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为道。佛言且止。无乐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当不尽寿清净究畅梵行。瞿昙弥则复求哀。如是至三。佛不听作礼而退。佛于后时。更游迦维罗卫。瞿昙弥如前求出家。佛亦不许。佛又与诸比丘留止是国。避雨三月竟出国而去。大爱道与诸老母等。俱行追佛顿止河上。大爱道便前作礼。复求出家。佛言止止。如前不许。便前作礼绕佛而退。住于门外被弊败衣。徒跣而立。颜面垢秽衣服污尘。嘘唏而啼。阿难见之即问。何以如是。答言。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伤耳。阿难言。止止且自宽意。待我白佛。阿难即入稽首白言。我从佛闻女人精进可得四道。今大爱道以至心欲受法律。愿佛听之。佛言止止。无乐使女人入我法律为沙门也。所以者何。譬如人家生子多女少男。当知是家以为衰弱。若听出家。令佛清净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莠杂禾稼。则令善谷伤

败。若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清净大道不久兴盛。阿难复言。大爱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时。乃自育养至于长大。佛言。如是。大爱道信多善意。于我有恩。今我成佛。于大爱道亦多有恩。大爱道但由我故。得归依三宝。不疑四谛立信五根。受持五戒。如是阿难。正使有人。终身相给衣被饮食卧具。病困医药。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难。假使女人欲作沙门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当尽寿学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律法。阿难谛受作礼而出。报大爱道言。瞿昙弥可勿复愁。即为一一说佛之言。若能如是可得出家。大爱道即欢喜而言唯诺。阿难听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涂香好衣庄严。而人复以好花香珍宝。为步摇持与其女。岂不爱乐头首受之。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亦欢心愿以首顶受之。尔时大爱道便出家。受大戒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应真。后异时。大爱道与诸长老尼。俱诣阿难白言。诸长老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见谛。云何当使礼幼少比丘。阿难言且停。我今当问佛。阿难即往白佛。佛言止止。当慎此言勿得说也。且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出家者。外道异学一切贤者。当以四事种种供养。解发布地请令蹈之。如事日月如事天神。我之正法当千岁兴盛。以度女故。至五百岁而渐衰微。所以者何。女有五处不能得作。何谓五。一不得作如来。二不得作转轮圣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大爱道等。闻已欢喜奉行。

(弥沙塞律出。大爱道出家受行八敬事事同大爱道因阿难问佛。爱道受八敬。即得具足戒。不知诸释女五百人云何。佛言。将往大僧中十乘。大爱道作和上羯磨。与受具足。三人一受。不得四人。大方便经云。天魔波旬。及诸邪见长夜恶邪执着邪论毁佛法僧。是故如来。不听女人乐入佛法。佛姨母憍昙弥三请不听。忧悲苦恼阿难为请。过去诸佛具四部众。而如来独不具耶。佛言。阿难。若憍昙弥。发大精进修八敬法。听入佛法。憍昙弥心大欢喜。佛言。未来世中。若有比丘尼及诸女人。常当至心念阿难恩。称名供养。阿难以大威神。应声护助)。

佑仰惟。三世诸佛四部咸备。而憍昙弥祈法。亟于拒塞者。岂非女人障厚。方为道蠹。故切磋掊击。以励将来耶。

释迦父净饭王泥洹记第十五(出净饭王泥洹经)

舍夷国王名曰净饭。治以正法化德仁义。常行慈心时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时俱作。残害其体肢节欲解。喘息不定如驶水流。辅相宣令。国中明医。皆悉来会。种种疗治无能愈者。时王烦恼转侧不停。如少水鱼。夫人嫫女见王如是。益更愁恼。时白饭王。斛饭王。大称王等。及诸群臣。同发声言。今王

丧崩永失覆护。国将虚弱王身战动。唇口干燥语声断绝。眩冒泪下。时诸王等长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恶。经弹指顷种德无厌。护养人民莫不得安。名闻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恼。时净饭王语声辄出。告诸王曰。我命虽断不以为苦。但恨不见我子悉达。又恨不见次子难陀。以除贪淫世间诸欲。复恨不见。斛饭王子阿难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见孙子罗云。年虽幼稚神足纯备。戒行无缺。吾设得见是诸子等。我病虽笃未离生死。不以为苦。诸在王边闻如是语。莫不啼泣泪下如雨。时白饭王言。我闻世尊。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去此悬远五十由旬。王今转羸设遣使者。道路悬邈迟晚无益。唯愿大王莫大愁悵悬念诸子。时净饭王闻是语已。垂泪而言答白饭王。我子等辈虽复辽远。意望不断。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彻视。天耳彻听。救接众生。应可度者。如有百千万亿众为水所溺。以慈愍心。为作船楫而度脱之。终不劳疲。若我今日望见世尊。亦复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昼夜常以三昧。恒以天眼观于众生。应受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尔时世尊在灵鹫山。天耳遥闻迦维罗卫大城之中。父王悵迟及诸王言。即以天眼。遥见父王病卧着床。羸困憔悴命欲向终。知父渴仰欲见诸子。尔时世尊告难陀曰。父王净饭胜世间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我曹应往。及命存在得与相见。令王愿满。难陀受教长跪作礼。唯然世尊。净饭王者是我曹父。能生圣子利益世间。今宜往诣报育养恩。阿难合掌前白佛言。净饭王者。是我伯父。听我出家为佛弟子。是故欲往。罗云复前而白佛言。世尊虽是我父弃国求道。我蒙祖王育养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觐祖王。佛言善哉。宜知是时。令王愿满。于时世尊。即以神足犹如雁王。踊身虚空忽然而现。在维罗卫放大光明。国中人民遥见佛来。皆共举声涕泪而言。设大王崩。舍夷国名必断灭矣。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大王如是命断不久。唯愿如来宜可时往。及共相见国中人民。宛转自扑哽咽啼哭。中有自绝缨络者。中有取尘土而自垒者。佛见是已谏国中人。无常离别古今有是。汝等诸人当思念之。生死为苦唯道是真。于是世尊。即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复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以从无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耀内外通达。周遍国界光照王身。患得安息。王遂怪言。是何光耶。为日月之光明耶。诸天光乎。光触我身如天栴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脱是我子悉达来也。先见光明是其常瑞。时大称王从外入宫。白大王言。世尊已来。将诸弟子阿难罗云等。乘空来至。王宜欢喜。舍愁毒心。王闻佛来敬意踊跃。不觉起坐。须臾之顷。佛便入宫王见佛到。遥举两手接足而言。唯愿如来手触我身。令我得安为病所困。如押麻油痛不可忍。我命将断宁可还返。我今最后得见世尊。痛恨即

除。佛知父王病重羸瘦。色变难识告难陀言。观王本时形体巍巍。颜色端正名声远闻。今得重病乃不可识。端正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时净饭王一心合掌。赞叹世尊。佛言。唯愿父王莫复愁悒。所以然者。道德纯备无有缺减。佛出金色臂。掌如莲花以手着父王额上。王是清净戒行之人。心垢已离今应欢喜。不宜忧恼。当谛思念诸经法义。于不牢固。得坚固志以种善根。是故大王宜当欢喜。命虽欲终自可宽意。时大称王以恭敬心白净饭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无与等者。次子难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诸欲之海。四道无碍。斛饭王子阿难陀者已服法味。佛所说法犹若渊海。一句不忘悉总持之。王孙罗云道德纯备。逮诸禅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坏魔网。时净饭王闻是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以自手捉于佛手。着其心上。王于卧处。合掌心礼世尊足下。时佛手掌故在王心上。无常对至命尽气绝。忽就后世。于是诸释号叫啼哭。举身自扑两手拍地。解髻乱发同发声言。永失覆盖王中尊王。今已崩背国失威神。时诸释子。以众香汁洗浴王身。缠以劫贝帛[迭*毛]。及诸缯绵。而以棺敛于师子座。七宝庄校。真珠罗网垂绕其傍。举棺置于师子座上。散花烧香。佛共难陀在丧头前。肃恭而立。阿难罗云。住在丧足。难陀长跪白佛。父王养我。愿听难陀担父王棺。阿难合掌前白佛言。唯愿听我担伯父棺。罗云复白佛言。唯愿听我担祖王棺。尔时世尊念当来世人凶暴不报父母育养之恩。为是当来不孝众生。设化法故如来躬欲担于父王之棺。实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一切众生[山/颇]峨踊没。如水上船。尔时欲界一切诸天。与无数百千眷属俱来赴丧。北方天王毘沙门王。将诸夜叉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东方天王惟提赖咤。将诸妓乐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南方天王毘楼勒叉。将鸬盘荼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西方天王毘留婆叉。将诸龙神亿百千众。俱来赴丧。皆共发哀举声啼哭。时四天王窃共思议。瞻望佛为当来世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亲自身担父王棺。时四天王俱共长跪。同时发声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从佛闻法成须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担父王之棺。佛听四天王担父王棺。四天王各自变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担着肩上。举国人民一切大小莫不啼泣。尔时佛威光益显。犹万日并现。如来躬自手执香炉。在前行出诣墓所。灵鹫山上有千阿罗汉。以神足力乘虚来至。稽首佛足复白佛言。唯愿佛勅使作何事。时佛便告诸罗汉。汝等疾往大海渚上。取牛头栴檀种种香木。即受教勅如弹指顷。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臂顷便已来到。佛与大众共积香薪。举棺置上以火焚之。一切大众见火盛然。皆向佛前。宛转自扑益更悲哭。有得道者皆自庆幸。未获道者心战惶怖。毛衣为竖。佛告四众曰。世间无常苦空非身。无有坚固如幻如化。如热时炎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诸人。但见

此火便以为热。诸欲之火极复过此。是故汝等当自劝勉。求离生死乃得大安。时火焚烧大王身已。尔时诸王。各各皆持五百瓶乳。以用灭火。火灭之后竞共收骨盛置金函。即于其上便共起塔。悬缯幡盖供养塔庙。时诸大众。同时发声俱白佛言。大净饭王今已命终。神生何所。唯愿世尊。分别解说。于时佛告众会曰。父王净饭。是清净人生净居天。

佑观无常之变甚矣。固有形而莫免也。夫以天尊卫疾而不能延龄。合掌在心而无救理。报尽数终无常对至。是以圣人修长寿之果。而不养蕉沫之身也。

释迦母摩诃摩耶夫人记第十六(出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

佛在忉利天欢喜园中。波利质多罗树下。三月安居。尔时如来四众围绕。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光中有千叶莲花花中皆有化佛。威光照耀不可譬类。诸天子等。不知何缘而有此事。佛告文殊。汝诣母所道我在此。愿母暂屈礼敬三宝。文殊即往宣白摩耶。闻已乳自流出。而作此言。若审我所生悉达多者。当令乳汁置至其口。作此语已。两乳涌出犹白莲花。而便入于如来口中。时摩耶见已踊跃怡悦。如花开荣。大千世界普皆震动。诸妙花果非时敷熟。即语文殊。我从与佛为母子来。欢喜安乐未曾如今日也。即与文殊俱趣佛所。世尊遥见母来。如须弥山鼓动之相。便以梵音而白母言。身所经处与苦乐俱。当修涅槃永离苦乐。摩耶一心五体投地。专精正念结使消伏。佛为说法。摩耶闻已即识宿命。善根纯熟。破八十亿炽然之结。得须陀洹果。即白佛言。生死牢狱已证解脱。时会大众闻此语已。异口同音而作是言。愿一切众生皆得解脱。尔时世尊于忉利天。为众广说大有利益。至三月尽将欲还下。命鸠摩罗。汝今可下至阎浮提语言。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于时众生闻是语已。极大愁恼作如是言。我等顷来不知大师所在。今者乃在忉利天上。又复欲入涅槃。何其苦哉。世眼将灭。我等罪身天人殊绝。无由升天恭敬劝请。唯愿仁者为宣启请。唯愿愍念阎浮提人。时速还下。时鸠摩罗还至佛所。具以白佛。尔时世尊闻此语已。放五色光明照耀显赫。时天帝释知佛当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宝阶。中央阎浮檀金。左用琉璃右用玛瑙。栏楯雕镂极为严丽。佛语摩耶。生死之法会必有离。我今应下还阎浮提。不久亦当入于涅槃。摩耶垂泪说偈。尔时世尊。与母辞别。下蹑宝阶梵天执盖。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众歌呗赞叹。天作妓乐充塞虚空。散花烧香导从来下。阎浮提王波斯匿等。一切大众集在宝阶。稽首奉迎。佛还祇洹处师子座。四众围绕欢喜踊跃。

佑敬惟。佛生七日母升忉利。三世如来莫不同然。摩耶积因托化诞圣。是以。既为天师而方味其乳。已入泥洹而还起致敬。欲报之德。于斯至矣。

释迦姨母大爱道泥洹记第十七(出佛母泥洹经)

王园精舍。大爱道比丘尼。即佛姨母也。将欲灭度曰。吾不忍见世无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及诸应真灭度。吾当先息灵还于本无矣。佛一切智具照其心。即告阿难。大爱道念曰。吾不忍见世尊。并诸应真泥洹。欲先灭度。阿难闻教即稽首言。今闻尊命四体萎堕。心塞智索。不识四方之名。佛告阿难。汝谓大爱道灭度。将戒定慧解脱度知见种。四意止。乃至八品道行去耶。对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太后薨慈母至有弘恩在佛所耳。世尊叹曰。如汝所言。慈母于吾实有乳哺重恩。此惠难报吾已报之。我亦有难算之恩在母所也。由我开示归命三宝。苦习尽道眼明。朗尽诸有结获无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令入真正苦习尽道者恩过须弥。是故阿难。吾有重恩于大爱道为无量也。于时大爱道与除馊女五百人(除馊女。即比丘尼也。康会注法镜经云。凡夫贪染六尘。犹饿夫饭不知厌足。圣人断贪。除六情馊饥。故号出家为除馊)俱到佛所。皆头面着佛足礼退。叉手立白佛言。不忍覩佛及诸应真灭度。欲先泥洹佛默可之。大爱道以手摩佛足曰。此晚覩如来最正觉。自今不复覩矣。五百除馊陈辞如上。佛可之。为说身患灭度之安。诸除馊女莫不欢喜。绕佛三匝稽首而去。还于精舍布五百座皆各就座。大爱道现神足德。于自座没从东方来。在虚空中作十八变。八方上下亦复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诸冥。上耀诸天。五百除馊变化俱然。同时泥洹。

佛告阿难。汝明旦入城到耶游理家所(理家。即优婆塞。优婆塞受戒在家。故曰理家)告之曰。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馊。皆已灭度。佛劝理家。作五百舆床。麻油香花樟枿梓材。事各五百。真妓正音当以供养。所以者何。斯诸除馊皆六通四达。获空不愿无想净定。今得泥洹为佛所叹。一时供养其福无量。阿难稽首敬诺。平旦入城至理家门。闻阿难来心怖毛竖。今来甚早斯事非恒。将以何故。阿难如教具为宣说。理家闻之即躄身于地。抗哀而云。自今惟耶梨精舍都为空寂。王道四街不复覩神通除馊。国道为空。其痛何甚乎。阿难答曰。佛说。乾坤虽久始必有终。三界无常如幻如梦。生求不死。会冀不离者。终不可得也。理家解欢喜。阿难复至诸梵志理家。值集在讲堂有异论议。即告之曰。佛劝诸贤者。昨五百除馊。皆以灭度。梵志理家闻阿难言。靡不躄地宛转哀号。阿难又说。三界如幻都为非常。身为苦器恼痛所聚。唯泥洹安故圣归之也。理家心解稽首奉办。阿难还至佛所。如事以闻。梵志理

家。即备葬具驰诣精舍。时王园门闭。理家使人缘入开门。欲入讲堂。有女沙弥三人。一人得不还道。次者频来。小者沟港。告理家曰。吾师坐禅今得寂定。慎勿扰动。答曰。师已灭度非为定也。沙弥闻之蹙身绝息。有顷乃苏哀而曰。谁当教诲吾等。圣训绝矣。理家覩之莫不哀泣。告沙弥曰。佛本说经。恩爱虽会终必有离。但当建志力取应真。理家阁维毕。捧舍利诣佛所。佛告阿难。汝东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业。三神六智道灵已足者。皆来赴斯。所以然者。佛母及诸除馐女五百人。今皆善逝。宜当法会四方俱然。于是四方各二百五十应真。神足飞来稽首佛足。佛起至大爱道舍利所。千比丘从皆就座。佛告阿难。取舍利盛之以钵。着吾手中。阿难如命以钵盛舍利。长跪授佛。佛以两手受之。告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秽身。凶愚急暴嫉妬阴谋。败道坏德。今母能拔女人凶愚之秽为丈夫行。获应真道。迁灵本无何其健哉。告比丘众及诸理家。宜共兴庙应修供养。众曰唯然。于是四众天人鬼龙。造庙立刹种种供养(摩诃波阇波提。齐言大爱道也。亦名瞿昙弥。杂阿含经云。是难陀亲母。又增一阿含经云。佛告阿难难陀罗云。汝等举大爱道身。我当躬自供养。尔时释提桓因。毘沙门王前白佛言。唯愿勿自劳神。我等自当供养。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长养恩重乳哺怀抱。要当报恩不得不报。过去未来。诸佛母先取灭度。诸佛皆自供养耶维舍利也。时毘沙门天王使诸由神担栴檀薪至旷野之间。佛躬自举床一脚。罗云举一脚。阿难举一脚。难陀举一脚。飞在虚空往至冢间。其中四部众。举五百比丘尼舍利。俱至冢间。尔时佛自取栴檀木。着大爱道身上。佛言。有四人应起塔供养。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尽罗汉。四者转轮圣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尔时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养)佑寻。姨母为德恩均所生。是以持舆之重爰酬鞠育。所以劝报。复励无恩人也。

释种灭宿业缘记第十八(出长阿含经)

尔时波斯匿王。新绍王位便作是念。我今新绍王位。先应取释种家女。即告一臣曰。往迦毘罗卫。至释种家持我名字。告彼释种云。波斯匿王问讯兴居轻利。致问无量。又语彼释种。欲取释种女。设与我者抱德无已。若见违者当以力相逼大臣受教。往告迦毘罗卫国。尔时释种。五百人集在一处。是时大臣。至释种所具宣王言。释种闻已极怀瞋恚。吾等大姓。何缘当与婢子结亲。其众中或言当与。或言不可与。尔时摩诃男语众人言。诸贤勿共瞋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为人暴恶。或坏我国界。我今躬自当往。与相见说此事情。时摩诃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沐浴此女。与着好衣载羽葆车。送与波斯匿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亲。时波斯匿王。得此女极怀欢

喜。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时此夫人到此数日而身怀妊。后生一男儿。端正无双世之殊特。时波斯匿王集诸相师。与子立字。时相师言。

大王当知求夫人时。诸释共诤或言不与。使彼此流离。今当立名名曰流离。时波斯匿王。爱此琉璃太子未曾去前。年向八岁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诣迦毘罗卫学诸射术。是时波斯匿王给诸使人。乘大象往诣释家至摩诃男言。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学诸射术。唯愿祖父母事事教授。时摩诃男报言。欲学术者善可习之。是时摩诃男释种。集五百童子使共学术。时琉璃太子共学射术。尔时迦毘罗城中新起一讲堂。自相谓言。今此讲堂成来。未久画彩已竟。犹如天宫。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及比丘僧。令我等受福无穷。然后我等当入此堂。是时释种即于堂上。敷种种坐具悬缯幡盖。香汁洒地烧众名香。复储好水然诸明灯。是时琉璃太子往至讲堂。即升师子之座。时诸释种见之极怀瞋恚。即前捉臂逐出门外。各共骂之此婢生物敢入座。扑之着地。是时琉璃太子即从地起。长叹息而视后。是时有梵志子名曰好苦。琉璃太子语好苦梵志子曰。此诸释种骂我毁辱。乃至于是。我后绍王位时。汝当告我此事。是时好苦梵志子报曰。如教。是时波斯匿王命终。便立琉璃太子为王。时好苦梵志至王所而作是说。王当忆本释所毁辱。时琉璃王报曰。我忆本事。时琉璃王兴起瞋恚。勅诸群臣。汝等速严驾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释种。诸臣即受王教。令即云集四种之兵。往至迦毘罗越。尔时众多比丘。闻琉璃王往征释种。具白世尊。是时世尊闻此语已。即往逆琉璃王。便在一枯树下无有枝叶。于中结加趺坐。时琉璃王遥见世尊。即下车礼足在一面立。尔时琉璃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树树枝繁茂。何故在此枯树下坐。世尊告曰。亲族之荫故胜外人。是时琉璃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为亲族。吾不应往征宜可齐此还归本土。是时好苦梵志。复白王曰。王当忆本释种所辱。王闻此语已。复集兵诣迦毘罗越。大目犍连闻琉璃王往征释种。白世尊言。今日琉璃王往攻释种。我今堪任使琉璃王及四部兵掷着他方世界。世尊告曰。汝岂能取释种宿缘。着他方世界乎。时目连白佛言。实不堪任使宿因缘着他方世界。尔时世尊语目连。汝还就座。目连复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毘罗越着虚空中。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释种宿缘着虚空中乎。目连报言。不也世尊。佛告目连。汝今还就本位。目连复白佛言。愿听许。以铁笼覆迦毘罗越城上。世尊告曰。云何目连。能以铁笼覆释种宿缘乎。目连白佛。不也世尊。佛告目连。释种今日宿缘已熟。今当受报。是时琉璃王。往诣迦毘罗越。时诸释种复集四部之众。一由旬中。往逆琉璃王。是时诸释一由旬内。遥射琉璃王。或射耳孔不伤其耳。或射头髻不伤其头。或射弓弦不害其人。

或射铠器不伤其人。或射床座不害其人。或射车坏轮不害其人。或坏幢麾不害其人。是时琉璃王见此事已。便怀恐怖告群臣曰。汝等观此箭为从何来。群臣报曰。此诸释种。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来。琉璃王报言。彼设发心欲害我者。并当死尽。宜可于中还归舍卫是时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惧。此诸释种皆共持戒。虫尚不害。况害人乎。今宜前进必坏释种。是时琉璃王渐渐前进向彼释种。是时诸释退入城中。时琉璃王在城外而告之曰。汝等速开城门。若不尔者尽当杀之。时迦毘罗越城。有释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闻琉璃王今在门外。即着铠持仗至城上。独与琉璃王共鬪。是时舍摩童子。多杀害众人。各各驰散并作是说。此是何人。为是天耶。为是鬼神耶。遥见如似小儿。是时琉璃王便怀恐怖即入地孔避之。时释种闻坏琉璃王众。是时诸释即呼舍摩童子。而告之曰。年幼小儿。何故辱我等门户。岂不知诸释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虫。况复人命耶。我等亦能坏此军众。一人敌万人。然我等复作是念。杀害人命死入地狱。若生人中寿命极短。汝去。不须住此。是时舍摩童子即出国去。是时琉璃王复至门中。速开城门不须稽留。是时诸释自相谓言。可与开门为不可乎。尔时弊魔波旬作一释形。告诸释言。汝等速开城门勿共受困。是时诸释即开城门。时琉璃王告群臣曰。今此释众人民极多。非刀剑所能害尽。悉取埋脚地中。然后使暴象踏杀尔时群臣受王教勅。即以象踏杀之。时琉璃王勅群臣曰。汝等速选面手释女取五百人时诸臣受王教令。即选五百端正女人。将诣王所。是时摩诃男释至琉璃王所。而作是说当从我愿。琉璃王言欲何等愿。摩诃男曰。我今没在水底随我迟疾。使诸释种并得逃走。若我出水随意杀之。琉璃王曰此事大佳。是时摩诃男释即入水底。以头发系树根而取命终。是时城中诸释。从东门出复从西门入。从南门出还从北门入。是时琉璃王告群臣曰。摩诃男父何故隐在水中。如今不出。尔时诸臣闻王教令。即入水中出之。摩诃男已取命终。尔时琉璃王。以见摩诃男命终。王方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终。皆由爱亲族故。设当知者。终不来攻伐此释种。是时琉璃王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流血成河。烧迦毘罗越城往诣尼拘留园中。是时琉璃王语五百释女言。汝等慎莫愁忧我是汝夫。汝是我妇。要当相接。时琉璃王捉一释女而欲弄之时女曰。大王欲何所为。时王报言。欲与汝情通。女曰。我今何故。与婢生种情通是时琉璃王甚怀瞋恚。勅群臣曰速取此女。刖其手足着深坑中。诸臣受教刖其手足掷着坑中。及五百女人皆骂王言。谁持此身与婢生种共交通。时王瞋恚尽取五百释女。刖其手足着深坑中。是琉璃王坏迦毘罗越已。还诣舍卫城。尔时祇陀太子在深宫中。与诸妓女共相娱乐。王闻作妓声。即勅御者。汝回此象诣太子所。是时守门人。遥见王来而白王言。王徐行。祇陀太子今在宫中

自娱。勿相触娆。是时琉璃王。实时拔剑取守门人杀之。祇陀王子。闻琉璃王在门外。便出与王相见。善来大王。报言。岂不知吾与诸释种共鬪乎。祇陀对曰。闻之。琉璃王报言。汝今何故与妓女游戏。而不佐我耶。祇陀报言。我不堪任杀害众生。是时琉璃王极怀瞋恚。即复拔剑斫杀祇陀。尔时世尊。以天眼观祇陀王子。以取命终生三十三天。是时五百释女。自归称唤如来名号。如来于此间出家学道。而后成佛。今受此毒痛。世尊何故而不见忆。尔时世尊以天耳清彻。闻诸释女称怨向佛。将诸比丘往至迦毘罗越。时五百释女遥见世尊。将诸比丘来皆怀惭愧。尔时释提桓因及毘沙门王在世尊后。顾语释提桓因言。此诸释女皆怀惭愧。释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女上。尔时世尊告毘沙门王曰。此诸女人饥渴日久。毘沙门王即办自然天食。与诸释女皆悉充足。世尊渐与诸女说微妙法。苦习尽道尽与说之。尔时诸女。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各于其所而取命终。皆生天上。尔时世尊诣城东门。见城中烟火洞然。尔时世尊。往诣尼拘留园中坐。告诸比丘。我昔在中与诸比丘说法。如今空墟无有人民。自今以后如来更不复至此。从座起去。往舍卫祇树给孤独园。告诸比丘。今琉璃王及此兵众。却后七日尽当磨灭。是时琉璃王闻世尊记。闻已恐怖告群臣曰。如来今记却后七日。我及兵众尽当没灭。汝等观外境无有盗贼。水火灾变来侵国者。何以故。诸佛如来语无有二。尔时好苦梵志白王。王勿恐惧。今外境无难亦无灾变。今日大王快自娱乐。琉璃王言。梵志当知佛言无异。时琉璃王。使人数日。至七日头。王大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将诸兵众及诸嫖女。往阿脂罗河侧而自娱乐。即于彼处。卒大雷震非时云起。暴风疾雨。时琉璃王及兵众。尽为水所漂皆悉消灭。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复有天火烧城内宫殿。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琉璃王及四种兵。皆悉命终入地狱中。尔时诸比丘白世尊言。琉璃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终为生何处。世尊告曰。琉璃王者今入阿鼻地狱中。诸比丘白言。今此释种昔作何因缘。今为琉璃王所害。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日之时。此罗阅城中有捕鱼村。时世饥俭人食草根。一斗金贸一斗米。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复饶鱼。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往至池中捕鱼食之。当于尔时。水中有二种鱼。一名钩锁。二名多舌。是时二鱼各各相谓言。我等于此众人先无过失。我是水性之虫不处干地。此人民之类。皆来食噉我等。设前世时。少有福德者其当报怨。尔时村中有小儿。年向八岁亦不捕鱼。复非害命。然复收鱼在岸上。小儿见已极怀欢喜。比丘当知。尔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岂异人乎。今释种是也。尔时钩锁鱼者。今琉璃王是。两舌鱼者。今好苦梵志是。小儿见鱼笑者。今我身是。尔时释种坐取鱼食。无数劫中受地狱苦。今受此对。我时坐见而笑之。今患头痛如似石压。犹如以头戴须弥山。所以然者。如来更不受

形。已舍众行度诸厄难。是诸比丘。由此因缘今受此报(释迦毕罪经。大同小异。云琉璃王灭释种。旋师罢军。遣使者致敬于佛。佛视使者。答王自受矣。阿难整法服稽首白言。佛不虚视其必有缘。众佑曰。释罪毕矣。却后兴矣却后七日太山鬼神。以火逼王及其臣民。王罪难救如释祸难攘也。王行湖边军众入水浴。神化为毒虫螫其王众毒行身里。或在水中死或百步一里死者。垂半入国凶鬼云集宫中。夜物鸣聚居宫相待。日月博蚀星宿失度。怪异首尾。王闻佛诫灾变之异。内如汤灼会臣议论。或云投山。或言投川。王遂乘船入海。强富者得从。贫羸者留国。王内宫人解衣脱阳燧珠着船上其日云兴竿绝舟漂。臣民僉曰。弊王行凶乃致斯祸。向中之时。日出炙阳燧出火。始烧王舟。投水即没雷震霹雳。即入大山地狱。留在岸者微怖而全。法句譬经云。佛弟子名目连。见琉璃王伐舍夷国以报宿怨当杀四辈弟子。念其可怜。便到佛所白佛言。今琉璃王攻舍夷国我欲以三方便。救舍夷国一者举舍夷国着虚空中。二者举舍夷国人。着两铁围山间。三者举舍夷国人。着他方大国中央。令琉璃王不知其处。佛告目连。虽知汝有智德。能安处舍夷国人。众生有七不避。何谓为七。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缘。此七事。意虽欲避不能自在。如汝威神可得作此。宿对罪负不可得离。于是目连礼已便去。犹意不已。即取舍夷国人知识檀越。四千五百人盛着钵中。举着虚空星宿之际。琉璃王伐舍夷国。杀三亿人已引军还国。于是目连往到佛所。为佛作礼自贡告曰。琉璃伐舍夷国。弟子承佛威神。救舍夷国四五百人。今在虚空皆尽得脱。佛告目连。汝为往看钵中人不。答曰。未往视之。佛言。卿先往视钵中人还。目连以道力下钵。见钵中人皆死。于是目连怅然悲泣。还白佛言钵中人者今皆死尽。佛告目连业熟受报不可免也。座上无央数人。闻佛说无常法。欣然得道。逮须陀洹证)。

佑窃惟大圣垂经抑扬惩劝。夫以正觉之尊万累久绝。累尘劫而甫示余报。明知释种之灭。非力能免。斯实止杀之深戒慎业之明规也。

释迦谱卷第二

◎

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出中本起经)

是时父王往诣佛所。见迦叶千人形体至陋。每心不平。此等比丘虽复心精无表容貌。当劝宗室乐无为者。令作沙门择取端正。即令宗族明日会殿。受命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当作圣王。君四方天下左右侍从率当端正。今诸弟子类无恣观。欲聘有道仪容足者。充备僧数光晖世尊。咸言大善听令欢喜。乞退严办七日乃行。调达便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弃世

荣出家居道。整顿服饰极世之妙。象马车乘价直万金。其日严出观者填路。调达冠帻自然堕地。衢和离所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曰。余皆得道一人不吉。俱诣佛所求作沙门。刚强降伏莫不乐受。调达亦名提婆达多。齐言天热。以其生时人天心皆忽惊热。故因为名。增一阿含经云。提婆达兜白佛言。愿听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为沙门实为不易。复再三白。复告不宜出家。提婆达兜便生恶念。此沙门怀嫉妬心。我今宜自剃头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门为。提婆达兜后犯五逆罪。恶心欲至如来所适。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风起生绕提婆达兜。身为火所烧。便发悔心称南无佛。然不究竟适得称南无。便入地狱中。阿难悲泣言。提婆达在地狱中为经几时。佛言。经一大劫命终生四天王上。展转至他化自在天。经六十劫不堕三恶趣。最后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无。由命终之时称南无故。时大目犍连言。我欲至阿鼻狱中。见提婆达慰劳庆贺。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间音响。目连白言。我解六十四音。当以此音往语彼人。目连如屈伸臂顷。至阿鼻狱上虚空中曰。提婆达兜。狱卒曰。此间亦有拘楼秦佛迦叶佛时提婆达兜。今命何者。目连曰。吾命释迦文佛叔父儿提婆达兜。狱卒烧炙彼身使令觉悟曰。汝仰观空中。见大目连坐宝莲华。语目连曰。尊者何由屈此。目连曰。如来记汝。欲害世尊。缘入阿鼻。最后成辟支佛。号名南无。提婆达闻已欢喜言。我今日以右胁卧阿鼻狱中。经历一劫终无劳倦。目连复问苦痛有增损乎。提婆达报以热铁输轹我身坏。复以铁杵[口*父]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体。复有火山来镇我面。昔日袈裟化为铜鑠极为炽然。今寄头面礼世尊足。复礼尊者阿难。目连即摄神足远世尊所。大智论称提婆达弟子。俱迦离谤舍利弗及目犍连。命终堕莲华地狱中。即衢和离也。佑拾检调达之历缘也。亟为戚属恒结仇讎。岂以标明善恶影响秘教乎。是故经言。若言提婆达多造逆罪堕阿鼻者。无有是处。斯乃诸佛境界非二乘所测也。

释迦从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缘记第十一(出昙无德律)

释种兄弟二人。一名摩诃男。一名阿那律。阿那律者。其母爱念常不离目前。与作三时殿嫖女娱乐。摩诃男言。诸释多出家。而我一门独无。兄营家业弟当出家。若不能者。弟营家业兄当出家。那律以家事烦碎。遂欲出家。往白其母乞求出家。乃至三反母不听许。种种方便断之。以释种有跋提。其母爱重必不听出家。便言。若跋提出家者当听汝耳。那律便求跋提。跋提不许。复种种方便云。我今出家一由汝耳。跋提遂许还求其母。其母亦不许。复作方便言。若阿那律母许儿者。当听汝耳。遂两彼许跋提言。且当七年受五欲乐然后出家。那律言。人命无常难可得保。不宜淹留。更求一年乃至七

日。那律许之。过七日已释子等八人。及优波离第九。各好庄严乘宝象马。出迦毘罗卫。齐至其界脱其宝衣。以象马付优波离。令还语言。汝常依我等以自存活。今者出家。以此宝衣大象相遗。与自资生遂便前去。优波离思惟。亦欲随出家。便即以宝衣等悬着树上。念言。其有来取之者与之。于是便共至佛所。求索出家言。我父母已许。愿听出家乞先度优波离。何以故。以除我等憍慢心故。尔时世尊先度优波离。次度那律。次度跋提。次更度难提。次度金毘罗。次度难陀等六人。优波离受大戒。最为上座。时有大上座。名毘罗荼别度阿难陀。余次上座度跋难陀及调达。时跋提独在树下冢间思惟夜分过已。高声称言甚乐其边。比丘白佛。佛呼跋提。问何故自言甚乐耶。跋提言。我本在家时。内外常以刀杖而自卫护。犹有恐惧念念忧畏。今独冢间无有恐惧。身毛不竖。我念出离之乐故称甚乐。佛言善哉。

佑以为。俗滞难启而法缘易感。二释薪道克意实深。故始也互塞。终然两开矣。夫苦逼不生是谓至乐。林下之唱岂外适哉。

释迦从弟孙陀罗难陀出家缘记第十二(出普曜经)

佛在迦维罗竭国尼拘类园。将侍者阿难入城乞食。童子难陀在高楼上遥见。即下来至佛所。作礼白言。如来之姓转轮圣王。何谓自辱持钵乞食。自取佛钵入家。内盛甘美饮食。佛即还尼拘类园。即语侍者。难陀若出勿自取钵。勅语难陀躬自送来。难陀受教从后送钵。妇出语言。速还勿久须还。乃食前进。未久重更遣信时还勿停。所以郑重恐出家故。难陀至佛所。手自奉钵唯愿时受。今欲还家。佛告难陀。卿已至此。今宜剃除须发。服三法衣。何为欲还。是时如来以威神力。逼迫难陀度令出家。闭在静室。久久之后。次第当直。难陀欢喜。我今当直事。因此闲暇逃走还家。是时难陀随所应作。事事不阙天神侍卫。难陀汲水至满。自然翻弃。净地之中草土更滋。关闭门户自然开。难陀自念。我家王种多饶财宝。设有漏失即可偿之。今当窃随小径还家。行大涂者傥值如来。即脱三法衣更被余衣而去。行未经时正值如来。奔趣大树欲自隐身。佛神力故。树神拔树悬在虚空。难陀入树根处隐蔽自身。如来寻往问言何为至此。默然惭愧。佛再三告汝欲何趣。难陀言。暂欲还家与妇相见。佛告难陀。夫人学道贪着欲心。不顾后世烧身之祸。我今将汝天上游观。宜自专心勿怀恐怖。佛以神力接至天上。见一宫殿众宝庄严。玉女营从不可称计。唯无夫主。难陀问佛。此何天宫。种种娱乐快乐昔所未见。而无夫主唯愿说之。佛告难陀。汝可自问。难陀奉教自往。问之。天女答曰。汝不知乎。迦维罗竭国释迦文佛并父弟难陀。后当生此为我夫

主。难陀闻之密自欢喜。还至佛所具以白佛。佛告难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当来至此受福自然。是时世尊。复以神力接引难陀。将至地狱路经铁围山。表见瞎猕猴。佛问难陀。汝妇孙陀利何如瞎猕猴。难陀白佛。止止勿复说。此孙陀利者。女中英妙。百千万倍岂得类乎。佛言。以孙陀利比诸天女。亦亿千万倍不可为比。于是世尊复接难陀。遍至地狱见种种苦痛。有一大镬狱卒围绕。汤沸火炽不见罪人。难陀白佛。是何人狱不见罪人。佛言。汝自问之。难陀往问狱卒。报言。阎浮利地真净王家儿。得成佛道。并父弟甘露王儿。名曰难陀。为人放逸淫欲情多。自恃豪族轻忽万民。彼命终后当来此中。难陀闻已。衣毛皆竖颜色变异。往趣世尊白言。唯然大师三界大护。今覩此变倍怀恐惧。求离地狱愿说泥洹。尔时世尊。渐与难陀说微妙法。安处无为令至道场。

杂宝藏经云。佛在迦毘罗卫国。入城乞食到难陀舍。会值难陀与妇作妆香涂眉间。闻佛门中欲出外看。妇共要言出看如来。使我额上妆未干顷。便还入来。难陀即出见佛作礼。取钵向舍盛食奉佛。佛不为取过与阿难。阿难亦不为取。阿难语言。汝从谁得钵还与本处。于是持钵诣佛。至尼拘楼精舍。佛即勅剃师与难陀剃发。难陀不肯。怒拳而语剃发人言。迦毘罗卫一切人民。汝今尽可剃其发也。佛问剃发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为剃。佛共阿难自至其边。难陀畏故不敢不剃。虽得剃发恒欲还家。佛常将行不能得去。后于一日次守房舍。而自欢喜。今真得便可还家去。待佛众僧都去之后我当还家。佛入城后作是念言。当为汲水令满澡瓶。然后还归。寻时汲水一瓶适满一瓶复翻。如是经时不能满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满。使诸比丘来还自汲。我今但着瓶屋中而弃之去。即闭房门。适一扇闭一扇复开。适闭一户一户复开。便作是念俱不可闭。就置而去。纵使失诸比丘衣物。我饶财宝足有可偿。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从此来。我则从彼异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异道来。遥见佛来大树后藏。树神举树在虚空中。露地而立。佛见难陀将还精舍。而问之言。汝念妇也。答言实尔。即将难陀向阿那波山上。又问难陀汝妇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猕猴。又复问言。汝妇孙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猕猴也。难陀懊恼便作念言。我妇端正人中少双。佛今何故。以我之妇比瞎猕猴。佛复将至忉利天上。遍诸天宫而共观看。见诸天子与诸天女共相娱乐。见一宫中有五百天女。无有天子。寻来问佛。佛言。汝自往问。难陀往问言。诸宫殿中尽有天子。此中何以独无天子。诸女答言。阎浮提内佛弟难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缘。命终当生于此天宫。为我天子。难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语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还舍人寿

更生此间。便可得住。便还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语难陀。汝妇端正。何如天女。难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猕猴比于我妇。佛将难陀还阎浮提。难陀为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难尔时为说偈言。

譬如羯羊鬪 将前而更却
汝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将难陀复至地狱。见诸镬汤悉皆煮人。唯见一镬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来问佛。佛告之言。汝自往问。难陀即往问狱卒言。诸镬尽皆煮治罪人。此镬何故空无所煮。答言阎浮提内。有如来弟名为难陀。以出家功德当得生天。以欲罢道因缘之故。天寿命终堕此地狱。是故我今炊镬而待难陀。难陀恐怖畏狱卒留。即作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唯愿将我拥护还至阎浮提内。佛语难陀。汝勤持戒修汝天福。难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愿我不堕此狱。佛为说法。一七日中成阿罗汉。诸比丘叹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乃往过去亦复如是。诸比丘言。过去亦尔。其事云何。请为我说。佛言。昔迦尸国王。名曰满面。比提希国有一淫女。端正殊妙。尔时二国常想怨嫉。傍有佞臣向迦尸王。叹说彼国有淫女。端正世所希少。王闻是语心生惑着。遣使从索彼国不与。重遣使言求暂相见。四五日间还当发遣。时彼国王约勅淫女。汝之姿态。所有伎能好悉具备。使迦尸王惑着于汝。须臾之间不能远离。即遣令去经四五日寻复唤言。欲设大祀须得此女。暂还放来后当更遣。时迦尸王即遣归还。大祀已讫遣使还索。答言。明日当遣。既至明日亦复不遣。如是妄语经历多日。王心惑着。单将数人欲往彼国。诸臣劝谏不肯受用。时仙人山中有猕猴王。聪明博达多有所知。其妇适死取一雌猕猴。诸猕猴众皆共瞋。诃责此淫猕猴。众所共有何缘独。当时猕猴王将雌猕猴。走迦尸国投于王所。诸猕猴众皆共追逐。既到城内发屋坏墙不可料理。迦尸国王语猕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猕猴还诸猕猴。猕猴王言。我妇死去更复无妇。王今云何欲使我归。王语之言。今汝猕猴破乱我国。那得不归。猕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猕猴王言。汝宫中有八万四千夫人。汝不爱乐。欲至敌国追逐淫女我今无妇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万姓视汝而活。为一淫女云何捐弃。大王当如。淫欲之事。乐少苦多。犹如逆风而执火炬。愚者不放必见烧害。欲为不净如彼屎聚。欲现外相薄皮所覆。欲无反复如屎涂毒蛇。欲如怨贼诈亲附人。欲如假借必当还归。欲为可恶如厕生华。欲如疥疮而向于火。把之转剧。欲如狗啮枯骨。涎唾共合谓为有味。唇齿破尽不知厌足。欲如渴人饮于咸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众鸟竞逐。欲如鱼兽贪味。至死其患甚大。尔时猕猴王者我身是也。尔时王

者难陀是也。尔时淫女者孙陀利是也。我于尔时欲淤泥中拔出难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

释迦谱卷第六

释迦谱卷第七

萧齐释僧佑撰

释迦子罗云出家缘记第十三(出未曾有经)

尔时世尊告目犍连。汝今往彼迦毘罗城。问讯我父阅头檀王。并我姨母波阇波提。及三叔父斛饭王等。因复慰喻罗睺罗母。耶输陀罗令割恩爱。放罗睺罗令作沙弥。修习圣道。所以者何。母子恩爱。欢乐须臾。死堕地狱。母之与子各不相知。窃窃冥冥永相离别。受苦万端后悔无及。罗睺罗得道当还度母。永绝生老病死根本。得至罗汉如我今也。目连受命屈伸臂顷。到迦毘罗净饭王所。而白王言。世尊殷懃致问无量起居轻利气力安不。及太夫人波阇波提。并三叔父斛饭王等。问讯起居亦复如是。时耶输陀罗闻佛遣使。来至王所未知意趣。即遣青衣令参消息。青衣还白世尊遣使。取罗睺罗度为沙弥。耶输陀罗闻是消息。将罗睺罗登上高楼。约勅监官关闭门合。悉令坚牢。时大目连既到宫门。不能得入又无人通。即以神力飞上高楼。至耶输陀罗座前而立。耶输陀罗见目连来。忧喜交集迫不得已。即起礼拜勅为敷座。请目连坐。问目连曰。世尊无恙教化众生不劳神也。遣上人来欲何所为。目连白曰。太子罗睺罗年已九岁。应令出家修学圣道。所以者何。母子恩爱少时如意。一旦命终堕三恶道。恩爱离别窃窃冥冥。母不知子子不知母。罗睺罗得道当还度母。永度生老病死忧患。得至涅槃如佛今也。耶输陀罗答目连曰。释迦如来为太子时。娶我为妻奉事太子。如事天神曾无一失。共为夫妇未满三年。舍五欲乐腾越宫城逃至王田。王身往迎违戾不从。反遣车匿白马令还自要道成。誓愿当归被鹿皮衣。譬如狂人隐居山泽。勤苦六年得佛还国。都不见亲忽忘恩旧。剧于路人。使我母子守孤抱穷。今复遣使欲求我子。为其眷属。何酷如之。太子成道自言慈悲。慈悲之道应安乐众生。今反离别人之母子。苦中之甚。莫若恩爱离别之苦。以是推之。今别人母子。何慈之有。白目连曰。还向世尊宣我所陈。时大目连更以方便。种种谏喻晓耶输陀罗。而耶输陀罗绝无所听意。辞退还到净饭王所。具宣上事王闻是已。即告夫人波阇波提。我子悉达遣目连来。迎取罗云欲令入道修学圣法。耶输陀罗女人愚痴。未解法要心坚意固。缠着恩爱情无纵舍。卿可往彼重陈谏之令其心悟。

时太夫人即便将从五百青衣。至其宫中随宜谏喻。反复再三。耶输陀罗犹故不听。白夫人曰。我在家时。八国诸王。竞来见求。父母不许。所以者何。释迦太子才艺过人。是故父母以我配之。太子尔时知不住世出家学道。何故殷懃苦求我耶。夫人取妇正为恩好。聚集欢乐万世相承。子孙相续绍继宗嗣世之正礼。太子既去。复求罗睺欲令出家。永绝国嗣有何义哉。尔时夫人闻是语已。默然无言不知所云。尔时世尊即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输陀罗。汝颇忆念往古世时誓愿事不。我当尔时为菩萨道。以五百金钱。从汝买得五茎莲华。上定光佛时。汝求我世所生共为夫妻。我不欲受即语汝言。我为菩萨累劫行愿。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尔者听为我妻。汝立誓言世所生。国城妻子及与我身。随君施与誓无悔心。而今何故爱惜罗睺。不令出家学圣道也。耶输陀罗闻是语已。霍然还识宿业因缘。事事明了如昨所见。爱子之情自然消歇。遣唤目连忏悔辞谢。捉罗睺手付嘱目连。与子离别涕泪交流。尔时罗睺见母愁苦。长跪合掌前白母言。愿母莫愁罗睺今往。定省世尊寻尔当还。与母相见。时净饭王。为欲安慰耶输陀罗令其喜故。即集国中豪族而告之言。金轮王子。今当往彼舍婆提国。从佛出家学道。愿卿人人各遣一子。随从我孙咸皆奉命。实时合集有五十人。随从罗睺往到佛所。头面作礼。佛使阿难剃罗睺头。及其五十诸公王子。悉令出家。命舍利弗为其和尚。大目犍连作阿阇梨。授十戒法便为沙弥。尔时佛子罗云等。五十沙弥。闻佛说彼扇提罗等罪报因缘(扇提罗等昔为比丘宿缘罪报文繁不载)甚大忧惧。即各头面礼佛白言。世尊。今闻说此扇提罗等。甚怀怖惧。所以者何。和尚舍利弗。大智福德国中供养最上甘珍。小儿愚痴无有福德。食人如是妙好饮食。后世当受苦果如扇提罗。是故我等实怀忧虑。愿佛垂哀。赐听我属舍道还家。冀免罪咎。尔时世尊告罗睺罗。汝今畏罪还家。求离苦者是事不然。何以故。譬如二人乏食饥饿。忽遇主人为设种种肥浓美味。其人饥饿贪食过饱。然此二人一者有智。一者愚痴。有智之人。自知食过身体沉重。频伸欠呿即诣明医。请除苦患。良医即赐摩檀提药。令其服之吐宿食已。令近暖火禁节消息。得免祸患终保年寿。其无智者。不知食过。谓是鬼魅。杀生祠祭欲求济命。腹中宿食遂成生风。绞切心痛因是死亡。生地狱中。佛告罗睺罗。汝畏罪还家。如彼无智愚痴人也。汝先有善根因缘遭值我。时如彼明医能济苦患。而得不死。汝今何为舍明入闇。罗睺白言。世尊。诸佛智慧犹如大海。罗睺等心犹如毫末。岂能受持如来智慧。佛告罗睺。如天雨滴。后不及前。虽不相及能满大器。修学智慧亦复如是。从小微起终成大器。如是展转满无量器是则自利利人。名为大士如我今也。罗睺罗等。闻佛说已心开意解。普耀经云。佛还入宫坐于殿上。俱夷携罗云来。稽首佛足瞻对问讯。时王僚属皆怀

沈疑。太子捐国十有二年。何从生子。佛语父王告诸群僚。俱夷守节贞洁清无瑕疵。设王不信今当现证。于时世尊化诸众僧。皆使如佛。罗云年始七岁。俱夷即以指印信环。与罗睺言。是汝父者以此与焉。罗云应时直前诣佛。以印信环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踊。称言善哉真佛子也。佛语父王及诸臣曰。从今已后无复怀疑。此吾之子缘吾化生。勿咎俱夷。王得道证。俱夷持戒净修梵行。弥沙塞律云。佛往到净饭王宫。时罗睺罗母。将罗睺罗在高楼上。遥见佛来语言。汝见彼沙门不。答言见。又语言。彼是汝父。可往索父余财。佛既入宫于中庭露地坐。罗睺罗驰下趣佛。头面礼足。住佛影中白言。是影甚乐。愿佛与我父余财。佛言。汝审欲得不。答言欲得。佛便将还。告舍利弗汝可度之。舍利弗即度出家为受沙弥戒。时净饭王闻已度罗睺罗。便大懊恼出诣佛所。白言。佛昔出家。尚有难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恼。难陀已复出家。余情所寄唯在此子。今当出家。家国大计永为断绝。子孙之爱彻过骨髓。如何比丘辄度他子。愿佛从今勅诸比丘。父母不听不得为道。佛即为王说诸法竟。集诸比丘立制。父母不听不得出家受戒。佑寻此律所说。罗睺罗出家缘。与未曾有经。事缘大异者。由于尔时对情不同故。复两存焉。佑寻。释族为盛云布赤泽。虽法俗或殊而获道斯同。难陀弃荣欲以从道。罗云舍轮王位而袭法。栴檀围绕龙象成群。摩亲摩疎随应而度。调御之美于兹可见。

释迦谱卷第三

梁沙门释僧佑撰

释迦竹园精舍缘记第十九

释迦祇洹精舍缘记第二十

释迦发爪塔缘记第二十一

释迦天上四塔记第二十二

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记第二十三

波斯匿王造释迦金像记第二十四

阿育王弟出家造释迦石像记第二十五

释迦留影在石室记第二十六

释迦竹园精舍缘记第十九(出昙无德律)

摩竭王瓶沙。作如是念。世尊若初来所入处。便当布施作僧伽蓝。时王舍城有迦兰陀竹园。最为第一。时佛知王心念即往竹园。王遥见世尊来。即便下象。取象上褥迭为四重。敷已。白佛言。愿坐此座。世尊即就座而坐。时瓶沙王捉金澡瓶。授水与佛白言。此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最为第一。今以奉施愿慈纳受。佛告王言。汝以此园施佛及四方僧。何以故。若是佛所有。若园若房若衣钵等物。一切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无能用户。悉应恭敬如塔寺法。即如佛言。我今以此竹园施佛及四方僧。愿慈愍故为我纳受。时世尊说偈。劝喻瓶沙王。即勅巧匠。即日营立堂房楼阁雕文刻镂宝物庄严。通水造桥泉井给施。愿常受用使福无尽(竹园冬夏常茂。亦名为寒林也。中本起经云。罗阅祇园长者迦兰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园施与尼干。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为弃捐。长者至心卧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应合。大鬼将军名曰半师。承佛神旨如其心念。即召阅叉推逐尼干。裸形无耻不应止此。鬼师奉教。挝打尼捷挖拽器物。尼干惊怖驰走而言。此何恶人暴害乃尔。鬼师答曰。长者迦兰陀。当持竹园作佛精舍。大鬼将军半师见勅。逐汝辈耳。明日尼干共诣长者。深责何故改施。令吾等类被打委顿。不谓长者见困如此迦兰陀心中喜悦。吾愿遂矣。佛圣广覆照。我至心。即答尼干此诸鬼师。强暴贪瞋惧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干心恨即日悉去。长者欢喜修立精舍。僧房座具众严都毕。行诣树下请佛及僧。众佑受施止顿一时。大化普济靡不欣乐。又菩萨藏经云。阿难。我今于此竹园中。转此菩萨藏经。不退转轮。断一切众生疑。阿难。过去诸佛亦皆于此虚空地。分说是菩萨藏经。阿难所有贪欲瞋恚愚痴众生。入此竹园不发贪欲瞋恚愚痴。阿难。如来虽住诸余精舍。而皆无有如是功德。何以故。阿难。今此迦兰陀竹林。畜生入者不发淫欲。众鸟入者非时不鸣。摩竭瓶沙浇顶大王者。初登位与诸嫖女。入此园中共相娱乐。入已自觉。心无淫欲娱乐戏事。诸嫖女众亦皆自觉。心无有欲不乐戏乐。时王欢喜每作是念。愿世有佛出于我国。当以是园奉上于佛。佛于中住我当闻法。何以故。可供养者应住此园。非五欲人所应得住。是园无有虺蛇蜈蚣蚊虻毒螫。若住其中无复毒心。亦是竹园不共功德)。

释迦祇洹精舍缘记第二十(出贤愚经)

舍卫国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须达。居家巨富财宝无限。好喜布施赈济贫乏及诸孤老。时人因行为其立号。名给孤独。尔时长者生七男儿。年各长

大为其纳娶。次第至六。其第七儿。端正殊异偏心爱念。当为娶妻欲得极妙容恣端正有相之女。为儿求之。即语诸婆罗门言。谁有好女相貌备足。当为我儿往求索之。诸婆罗门便为推觅。展转行乞到王舍城。城中有一大臣。名曰护弥。财富无量信敬三宝。时婆罗门到家从乞。国法施人要令童女持物布施。护弥长者时有一女。威容端正颜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罗门。婆罗门见心大欢喜。我所觅者今日见之。即问女言。叵有人来求索汝不。答言未也。问言。女子汝父在不。其女言在。婆罗门言。语令出外我欲见之。与共谈语。时女入内白其父言。外有客人欲得相见。父便出外。时婆罗门。问讯起居安和善吉。舍卫国王有一大臣。字曰须达辅相识不。答言未见。但闻其名。报言知不。是人于彼舍卫國中。第一富贵如汝。于此间富贵第一须达。有儿端正殊妙。卓略多奇。欲求君女为可尔不。答言可尔。值有估客欲至舍卫。时婆罗门作书因之。送与须达具陈其事。须达欢喜诣王。求假为儿娶妇。王即听之。大载珍宝趣王舍城。于其道次拯济贫乏。到王舍城。至护弥家为儿求妻。护弥长者欢喜迎逆。安置敷具暮宿其舍。家内搔搔办具饮食。须达念言。今此长者。大设供具欲作何等。将请国王太子大臣。长者居士婚姻亲戚设大会耶。思惟所以不能了知。而问之言。长者今暮。躬自执劳经理事务。施設供具。为欲请王太子大臣。答言不也。欲设婚姻亲戚会耶。答言。请佛及比丘僧。于时须达闻佛僧名。嗇然毛竖如有所得心情悦豫。重问之言。云何名佛愿解其义。长者答言。汝等闻乎净饭王子厥名悉达。其生之日天降瑞应。三十有二万神侍卫。即行七步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身黄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应王金轮典四天下。见老病死苦不乐在家。出家修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尽结成佛。降诸魔众十八亿万。号曰能仁。十力无畏十八不共。光明照耀三达遐鉴。故号佛也。须达问言。云何名僧。护弥答言。佛成道已。梵天劝请转妙法轮。至波罗捺鹿野苑中为拘邻五人转四真谛。漏尽结解便成沙门。六通具足四意七觉八道悉练。上虚空中八万诸天得须陀洹。无量天人发无上道意。次度鬻卑迦叶兄弟千人。漏尽意解。如其五人次第得度。舍利弗目连徒众五百亦得应真。如是之等神足自在。能为众生良佑福田故名僧也。须达闻说如此妙事。欢喜踊跃感念信敬。企望至晓当往见佛。诚款神应见地明晓寻明即往罗阅城门。夜三时开。初夜中夜后夜。是谓三时。中夜出门见有天祠。即为礼拜忽忘念佛。心目还闇便自念言。今夜故闇。若我往者。为恶鬼猛兽见害。且还入城待晓当往。有亲友终生于四天。见其欲悔便下语之。居士莫悔也(我是汝昔善知识。蜜肩婆罗门。因闻法得生天。今为大势门神。故相劝耳)汝往见佛得利无量。正使令得百车珍宝。不如转足一步至趣世尊所。得利深过踰于彼。居士莫悔。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满中珍

宝。不如举足一步至世尊所所得利益。盈踰过于彼百千万倍。须达闻天说如此语。益增欢喜敬念世尊。闇即得晓。寻路往至到世尊所。尔时世尊。知须达来出外经行。是时须达遥见世尊。犹如金山相好威容。俨然晒着。过踰护弥所说万倍。覩之心悦不知礼法。直问世尊。不审瞿昙起居何如。世尊即命令就座。时首陀会天遥见。须达虽覩世尊。不知礼拜供养之法。化为四人行列而来。到世尊所接足作礼。胡跪问讯起居轻利。右绕三匝却住一面。是时须达见其如是。乃为愕然而自念言。恭敬之法事应如是。即起离座如彼礼敬。问讯起居。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尔时世尊即为说法。四谛微妙苦空无常。闻法欢喜便染圣法。成须陀洹。譬如净洁白[迭*毛]易染为色。长跪合掌问世尊言。舍卫城中如我伴辈。闻法易染更有如我比不。佛告须达。更无有二如卿之者。舍卫城中人多信邪。难染圣教。须达白佛。唯愿如来。垂神降屈临赴舍卫。使中众生除邪就正。世尊告曰。出家之法与俗有别。住止处所应当有异。彼无精舍云何得去。须达白佛言。弟子能起。愿见听许。世尊默然须达辞往。为儿娶妇竟辞佛还家因白佛言。还到本国当立精舍。不知模法。唯愿世尊。使一弟子共往勅示。世尊思惟舍卫城内。婆罗门信邪倒见。余人往者必不能办。唯舍利弗。是婆罗门种。少小聪明神足兼备。去必有益即便命之。共须达往。须达问言。世尊足行日能几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转轮王足行之法。世尊亦尔。是时须达。即于道次。二十里作一亭舍。计校功作出钱雇之。安止使人饮食。敷具悉皆令足。从王舍城至舍卫国。还来到舍。共舍利弗案行诸地。何处平博中起精舍。案行周遍无可意处。唯王太子祇陀有园。其地正平其树鬱茂。不远不近正得处所。舍利弗告须达言。今此园中宜起精舍。若远作之乞食则难。近处愤闹妨废行道。须达欢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为如来起立精舍。太子园好今欲买之。太子笑言。我无所乏。此园茂盛。当用游戏逍遥散志。须达殷懃乃至再三。太子贪惜增倍求价。谓呼价贵当不能买。语须达言。汝若能以黄金布地。令间无空者便当相与。须达曰诺。听随其价。太子祇陀言。我戏语耳。须达白言。为太子法不应妄语。妄语欺诳。云何绍继抚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讼了。时首陀会天。以当为佛起精舍故。恐诸大臣偏为太子。即化一人下。为评详语太子言。夫太子法不应妄语。已许价决不宜中悔。遂断与之。须达欢喜。便勅使人象负金出。八十顷中须臾欲满。残有少地。须达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当足满之。祇陀问言嫌贵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当补满之。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轻宝乃尔。教齐是止勿更出金。园地属卿树木属我。自起门屋上佛。共立精舍。须达欢喜即然可之。便即归家当施功作。六师闻之往白国王。长者须达买祇陀园。欲为瞿昙沙门兴

立精舍。听我徒众与共掬术。沙门得胜便听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昙徒众住王舍城。我等徒众当住于此。王召须达而问之言。今此六师云。卿买祇陀园。欲为瞿昙沙门起立精舍。求共沙门弟子掬其技术。若得胜者得立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须达归家。着垢腻衣愁恼不乐。时舍利弗明日时到。着衣持钵至须达家。见其不乐即问之曰。何故不乐须达答言。所立精舍但恐不成。是故愁耳。舍利弗言。有何事故畏不成就。答言。今诸六师诣王求掬。尊人得胜听立精舍。若其不如遮不听起。此六师辈出家来久。精诚有素所学技术。无能及者。我今不知尊人技艺能与掬不。舍利弗言。正使此辈六师之众。满阎浮提数如竹林。不能动吾足上一毛。欲掬何等自恣听之。须达欢喜。更着新衣沐浴香汤。即往白王我已问之。六师欲掬恣随其意。国王是日告诸六师。今听汝等共沙门掬。时诸六师宣语国人。却后七日。当于城外宽博之处。与沙门掬。舍卫国中十八亿人。时彼国法击鼓会众。若击铜鼓十二亿人集。若打银鼓十四亿人集。若振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满。至平博处椎击金鼓。一切都集。六师徒众有三亿万人。是时人民悉为国王。及其六师敷施高座。尔时须达。为舍利弗而施高座。时舍利弗。在一树下寂然入定。诸根寂默游诸禅定。通达无碍而作是念。此会大众习邪来久。憍慢自高草芥群生。当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当以三德。即立誓言。若我无数劫中。慈孝父母。敬尚沙门婆罗门者。我初入会一切大众当为我礼。尔时六师见众已集。而舍利弗独未来到。便白王言瞿昙弟子。自知无术伪求掬能。众会既集怖畏不来。王告须达汝师弟子。掬时已至宜来谈论。时须达至舍利弗所。长跪白言。大德。大众已集。愿来诣会。时舍利弗从禅定起。更整衣服。以尼师坛着左肩上。徐祥而步如师子王。往诣大众。是时众人见其形容法服有异。及诸六师忽然起立。如风靡草不觉为礼。时舍利弗。便升须达所敷之座。六师众中有一弟子。名劳度差。善知幻术。于大众前呪作一树。自然长大荫覆众会。枝叶鬱茂花果各异。众人咸言。此变乃是劳度差作。时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岚风。吹拔树根倒着于地。碎为微尘。众人皆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又复呪作一池。四面皆以七宝。池水之中生种种花。众人咸言。是劳度差之所作也。时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一一牙上有七莲花。一一花上有七玉女。其象徐庠往诣池边。并含其水池即消灭。众人悉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劳度差复作一山七宝庄严。泉池树木花果茂盛。众人咸言。此是劳度差作。时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刚力士。以金刚杵遥用指之。山即破坏无有遗余。众会皆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复作一龙身有十头。于虚空中雨种种宝。雷电振地惊动大众。众人咸言。此是劳度差作。时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鸟王。擘裂噉之。众人皆言。舍利弗胜。劳度

差不如。复作一牛。身体高大。肥壮多力。鹿脚利角。跑地大吼奔队来前。舍利弗。化作师子分裂食之。众人言曰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复变其身作夜叉鬼。形体长大头上火然。目赤如血爪牙长利。口自出火惊跃奔赴。时舍利弗。自化身作毘沙门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无有去处。唯舍利弗边凉冷无火。实时屈伏。五体投地求哀脱命。辱心已生。火即还灭。众咸唱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时舍利弗身升虚空。现四威仪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东没西踊西没东踊。北没南踊南没北踊。或现大身满虚空中。而复现小。或分一身作百千万亿身。还合为一。于虚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现是变已还摄神足。坐其本座。时会大众见其神力。咸怀欢喜。时舍利弗。即为说法。随其本行宿福因缘。各得道迹。或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者。六师徒众三亿弟子。于舍利弗所。出家学道。挽技已讫。四众便罢各还所止。长者须达共舍利弗。往图精舍。须达手自捉绳一头。时舍利弗自捉一头。共经精舍。时舍利弗欣然含笑。须达问曰。尊人何笑。答言。汝始于此经地。六欲天中宫殿已成。即借道眼须达。悉见六欲天中严净宫殿。问舍利弗。是六欲天何处最乐。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补处菩萨。来生其中法训不绝。须达言曰。我正当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余宫悉灭。唯第四天宫殿湛然。复更徙绳。时舍利弗惨然忧色。即问尊者何故忧色。答言。汝今见此地中蚊子不耶。对曰。已见。时舍利弗语须达言。汝于过去毘婆尸佛。亦于此地。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蚊子在此中生。尸弃佛时汝为彼佛。亦于是中造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毘舍佛时。汝为世尊于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拘留秦佛时。亦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蚊子亦于此生。迦那含牟尼佛时。汝为世尊于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迦叶佛时。汝亦为佛。于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受一种身不得解脱。生死长远。唯福为要不可不种。是时须达悲心怜伤。经地已竟起立精舍。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为香泥。别房住止千二百处。凡百二十处。别打犍稚施設已竟。欲往请佛复自思惟。上有国王应当令知。若不启白傥有瞋恨。即往白王。我为世尊已起精舍。唯愿大王遣使请佛。时王闻已遣使者。诣王舍城请佛及僧。唯愿世尊临赴舍卫。尔时世尊与诸四众。前后围绕放大光明。震动天地至舍卫国。所经亭舍悉于中止。道次度人无有限量。渐渐来近舍卫城边一切大集。持诸供具迎侍世尊。到国至广博处。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按地地皆震动。城中伎乐不鼓自鸣。盲视聋听哑语聋申。癡残拘癡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覩斯瑞应欢喜踊跃。来诣佛所十八亿人。都悉集聚。尔时世尊。随病投药为说妙法。

宿缘所应各得道迹。有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者。有种辟支佛因缘者。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各各欢喜奉行。佛告阿难。今此园地须达所买。林树花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应当与号。太子祇陀。树给孤独园。名字流布传示后世(须达齐言善温)杂阿含经云。给孤独长者疾病。佛往看疾。记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终生兜率天。为兜率天子。作是念。我不应久住于此。当往见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顷。于兜率天没现于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时给孤独天子。身放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而说偈赞即没不现(增一阿含经云。阿那邠祇太子白世尊言。我是须达又名阿那邠祇)。

佑案息心所栖是曰精舍。竹林祇树爰始基构。遗风余制扇被于今。至于须达妙果。可谓显征者也。

释迦发爪塔缘记第二十一(出十诵律)

佛游行诸国经久不还。须达思恋渴仰。奉见白佛言。愿与我少物。得常供养。佛即与发指甲。白佛言。愿听起塔。佛言听。又白言。听我作窟出伏头作栴拱。安栏楯。杂彩色画种种庄严。佛悉听之。

释迦天上四塔记第二十二(出集经抄)

忉利天城东。照明园中有佛发塔。忉利城南。龕涩园中有佛衣塔。忉利城西。欢喜园中有佛钵塔。忉利城北。驾御园中有佛牙塔。大智论云。天帝释取菩萨发。于天上城东门外立发塔。又持菩萨宝衣。于城东门外立衣塔(佑案经律。人中有四大塔。生处塔。在迦维罗卫国。处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成道塔。在摩竭提国。善胜道场元吉树下。转法轮塔。在波罗柰国。古仙人住处鹿野苑中。涅槃塔。在拘夷那竭国。力士生地。秀林双树间)佑仰惟。至人处世利益弘大。发爪衣钵咸为法事。故能宝刹霞起广被人天。造塔之源。非唯散身而已也。

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记第二十三(出增一阿含经)

释提桓因请佛。至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世尊念四部之众。多有懈怠皆不听法。我今使四众渴仰于法。不告四众复不将侍者。如屈伸臂顷。至三十三天。是时人间不见如来久。优填王等至阿难所曰。如来为何所在。阿难报曰大王。我亦不知如来所在。优填王波斯匿王。思覩如来遂得苦患。是时王勅国界之内。诸奇巧师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如来形像。是时优填王。即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观佛三昧经云。佛升忉利时优填王恋慕世尊。铸金为

像闻佛当下。象载金像来迎世尊。尔时金像从象上下。犹如生佛足步虚空足下雨花。亦放光明来迎世尊。时铸金像合掌叉手为佛作礼。尔时世尊亦复长跪合掌。时虚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长跪向像。尔时世尊而语像言。汝于来世大作佛事。我灭度后我诸弟子。以付嘱汝。空中化佛异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众生于佛灭后。造立形像种种供养。是人来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

波斯匿王造释迦金像记第二十四(出增益阿含经)

尔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像。而供养之。复召国中巧匠。波斯匿王而生此念。当用何宝作如来像耶。如来形体煌如天金。是时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尔时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

阿育王弟出家造石像记第二十五(出求离牢狱经)

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违驮首祇)入山游猎。见诸梵志裸形曝露。以求神仙。或食树叶或吸风服气。或卧灰垢或卧荆棘。种种苦行以求梵福。劳形苦体而无所成。王弟见而问曰。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无成办。梵志报曰。坐有群鹿数共合会。我见心动不能自制。王子闻已寻生恶念。此等梵志服风。气力羸弱犹有淫欲。过患不除。释子沙门饮食甘美。在好床坐。衣服随时。香花自熏。岂得无欲。阿育闻弟有此议论。即怀忧戚。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见恐永迷没。我当方宜除其恶念。即还宫内。勅诸妓女各自严庄。至善容所共相娱乐。预勅大臣吾有所图。若我勅卿杀善容者。卿等便谏。须待七日随王杀之。时诸妓女即往娱乐。未经时顷王躬自往语弟。王子何为将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娱。奋其威怒以轮掷空。召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不衰老亦无外寇。强敌来侵境者。吾亦闻。古昔诸贤有此谚言。夫人有福四海归伏。福尽德薄肘腋叛离。如我自察未有斯变。然我弟善容诱吾妓女。妻妾纵情自恣事露。如是岂有我乎。汝等将去诣市杀之。诸臣谏曰。唯愿大王听臣微言。今王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无继嗣者。愿听七日奉依王命。时王默然听臣所谏。王复宽恩勅语诸臣。命听王子着吾服饰。天冠威容如吾不异。内吾宫里。作倡妓乐共娱乐之。复勅一臣自今日始。着铠持仗拔利剑。往语善容王子曰。知不期七日终正尔。当到努力开割五欲自娱。今不自适死后有恨。用悔无益一日过已。臣复往语余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七日。臣往白言。王子当知。六日已过唯明日在。当就于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娱。至七日到王遣使问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乐不乎。弟报王曰。大王当知不见不闻有何快乐。王问弟曰。着吾服饰入吾宫殿。众妓自娱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

见不闻不快乐耶。弟白王言。应死之人。虽未命绝与死何异。当有何情着于五欲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启。汝今一身忧虑百端。一身断灭在欲不乐。岂况沙门释子。忧念三世一身死坏。复受一身亿百千世。身身受苦无量患恼。虽出为人与他走使。或生贫家衣食穷乏。念此辛酸故出家为道。求于无为度世之要。设不精勤。当复更历劫数之苦。是时王子心开意解。前白王言。今闻王教乃得醒悟。生老病死实可厌患。愁忧苦恼流转不息。唯愿大王。见听为道谨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时。弟即辞王出为沙门。奉持禁戒昼夜精勤。遂得阿罗汉果。六通清彻无所罣碍。阿育王传云。阿育王闻弟得道。深心欢喜稽首礼敬。请长供养。既厌世苦不乐人间。誓依林野以养余命。阿育王即使鬼神于城内。为造山水山高数十丈。断外人物不得来往。乃应王命率舍衣资。造石像一躯高丈六。即于山龕石室供养。此山及像今并存焉。

佑案。画像源始出自觉制。于是金石香彩铸刻遂滋。皆所以摹影相好。髣髴尊仪。及优填所造其神力所化乎。

释迦留影在石室记第二十六(出观佛三昧经)

尔时国王请佛入城。龙王怒曰。汝夺我利吾灭汝国。佛告大王。王先归国。佛自知时。于是佛即为龙王及罗刹女。说三归五戒心大欢喜。龙王眷属百千诸龙。更从池出。佛令目连与受戒法。尔时龙王白佛言。唯愿如来常住此间。佛若不在。我发恶心无由成道。唯愿留神殷懃三请。常住于此。时梵天王及百千诸梵复来劝请。愿为一切诸众生故。莫独偏为一龙住此。佛即微笑口出光明。无量化佛及菩萨以为侍从。龙王于其池中。出七宝台奉上如来。唯愿天尊受我此台。佛言。不须此台。汝但以罗刹石窟施我。诸天闻各脱宝衣以扫拂窟。佛摄神足独入石室自敷坐具。令此石窟暂为七宝。时罗刹女及以龙王。为四大弟子及阿难造五石窟。尔时世尊。坐龙王窟不移。坐处亦受王请。入那干诃城及以诸国。处处皆见有佛虚空花座满中化佛。龙王欢喜发大誓愿。愿我来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请。经七日已王遣一人乘八千里象。持诸供具遍一切国。供养众僧处处见佛。信反白王释迦不但此国。余国亦有皆说苦空无常。六波罗蜜。王闻廓然意解得无生忍。尔时世尊还摄神足。从石窟出与诸比丘。遍游履诸处龙皆随从。是时龙王闻佛还国。啼哭雨泪白言。愿佛常住云何舍我。我不见佛。当作恶事坠堕恶道。尔时世尊安慰龙王。我受汝请。当坐汝窟中经千五百岁。时诸龙王合掌劝请。还入窟中佛即坐已。窟中作十八变。踊身入石犹如明镜。在于石内映现于外。远望则见近则不

现。诸天百千供养佛影。影亦说法。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清白色(窟在那干诃罗国。古仙瞻卜花林毒龙池侧。青莲泉北罗刹穴中。阿那斯山岩南)。

佑寻法身无形随应而现。虽虚影雾暖即是如来。故无量龙鬼宣法天众。是以经言是诸化佛。皆是真实斯之谓欤。

释迦谱卷第三

释迦谱卷第四

梁沙门释僧佑撰

释迦双树般涅槃记第二十七

释迦八国分舍利记第二十八

释迦天上龙宫舍利宝塔记第二十九

释迦龙宫佛[咨*毛]塔记第三十

释迦双树般涅槃记第二十七(出大般涅槃经)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夷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与大比丘八十亿百千人俱。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以佛神力出大音声。乃至有顶随其类音。普告众生。今日如来应供正遍知。怜愍众生如罗睺罗。为作归依。大觉世尊将欲涅槃。一切众生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问。

长阿含经云。佛于毘耶离与阿难独坐。于后夏安居中。佛身疾生举躯皆痛。佛告阿难。诸有修四神足多修习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余。阿难。佛四神足已多。如来可止一劫有余。为世除冥天人获安。尔时阿难默然不对。如是再三。阿难为魔之所蔽。矇矇不悟。佛告阿难宜知是时。阿难承旨礼佛而去。其间未久。时魔波旬来。白佛意无欲般涅槃。佛告波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时。如来今者未取涅槃。波旬复白佛言。佛昔初成正觉。我时劝请如来可般涅槃。尔时如来报言。须我诸弟子集化。今正是时。何不灭度。佛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时不久住也。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时魔即念佛不虚言。欢喜踊跃忽然不

现。佛即于遮波罗塔。定意三昧舍命住寿。当此之时地大振动。人民惊怖衣毛为竖。佛放大光。幽冥之处莫不蒙明。各得相见。贤者阿难心惊毛竖。疾行诣佛头面礼足。白佛言。怪哉地动。是何因缘。佛告阿难。凡世地动有八因缘。夫地在水上。水止于风。风止于空。空中大风有时自起。则大水扰则普地动。是为一。复次有时。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观水性多观地性少。欲自试力则普地动。是为二。菩萨降神母胎地为大动。是为三。菩萨从右肋生则普地动。是为四。菩萨初成正觉。是为五。初转无上法轮。是为六。佛教将毕欲舍性命则普地动。是为七。如来欲入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时地大振动。是为八也。尔时世尊告阿难。俱诣香塔现在比丘普勅令集。如来不久是后三月当般泥洹。诸比丘闻已。皆悉愕然殒绝迷荒。自投于地举声大呼。一何驶哉佛取灭度。婉转[口*罨]叫不能自胜。佛告诸比丘。汝等且止勿怀忧悲。天地人物无生不终。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天魔波旬向来请我。我言是后三月当般涅槃。尔时贤者阿难。右膝着地叉手白佛言。唯愿世尊。留住一劫勿取灭度。尔时世尊默然不对。如是三请。佛告阿难。汝亲从佛闻。佛四神足已多。习行不忘。可止不死一劫有余。多所饶益天人获安。汝尔时何不劝请如来使不灭度。今汝方言岂不过耶。吾已舍性命已弃已吐。欲使如来自违言者。无有是处。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六趣众生。遇斯光者。罪垢烦恼一切消除。是诸众生见闻是已。心大忧恼同时举声悲号啼哭。尔时大地诸山大海皆悉震动。时诸众生共相谓言。当共疾往诣拘尸城。劝请如来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减一劫。诸大弟子尊者摩诃迦旃延等。遇佛光者。其身战掉不能自持。发声大叫生种种苦恼。复有八十百千诸比丘。皆阿罗汉如大龙王。复有六十亿比丘尼。亦是大阿罗汉。各于晨朝日初出时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恼。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却坐一面。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訶萨。位阶十地日初出时遇佛光明。遍体血现涕泣盈目。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却坐一面。复有二恒河沙诸优婆塞。三恒河沙优婆夷。四恒河沙毘舍离城诸离车等。五恒河沙大臣长者。复有阎浮提内所有诸王。复有七恒河沙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王夫人。所设供养七倍于前。复有八恒河沙诸天女等。九恒河沙诸龙王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所设供具倍于诸龙。复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鸟王。三十恒河沙干闥婆王。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七十恒河沙阿那婆王。八十恒河沙罗刹王。更不食人其形丑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复有九十恒河沙树林神王。千恒河沙持呪王。一亿

恒河沙贪色鬼魅。百亿恒河沙天诸婬女。千亿恒河沙地诸鬼王。十万亿恒河沙诸天王。及四天王等。复有十万亿恒河沙。四方风神吹诸树上。时非时花散双树间。十万亿恒河沙主云雨神。皆作是念。如来涅槃梵身之时。我当注雨令火时灭。复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拔取诸妙莲花来至佛所。二十恒河沙狮子兽王。持诸花果来至佛所。二十恒河沙诸飞鸟王。鳬雁鸳鸯孔雀迦陵频伽鸟耆婆鸟。持诸花果稽首佛足。二十恒河沙水牛王。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满拘尸城。所有沟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二十恒河沙四天下中诸神仙人持诸香花甘果。稽首佛足阎浮提中一切蜂王。持种种花来诣佛所。复有无量世界中间。及阎浮提所有诸山神。四大海神及诸河神。有大威德。所设供养倍胜于前。以詹婆花散熙连河。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尔时拘尸城。娑罗林变白犹如白鹄。于虚空中自然而有七宝堂阁。雕文刻镂。流泉浴池上妙莲花。亦如忉利欢喜之园。是诸天人阿修罗等。咸覩如来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时四天王及三十三天。乃至第六天所设供养。展转胜前。大梵天王及余梵众。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复现。持诸宝幢幡极短者。悬于梵宫。到娑罗树间。稽首佛足白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毘摩质多阿修罗王。与无量眷属俱。身诸光明胜于梵天。持诸宝幢其盖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饴来诣佛所欲界魔王波旬。与其眷属诸天婬女。阿僧祇众。开地狱门施诸清净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无所能为。唯当专念如来。当令汝等长夜获安。时魔波旬于地狱中。悉除刀剑无量苦毒。炽然炎火注雨灭之。以佛神力复令诸眷属。皆舍刀剑弓弩矛鋌长钩。鬪轮羂索所持供养。倍胜一切人天所设。其盖小者覆中千界。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是三请皆亦不受。时魔波旬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尔时大自在天王。与其眷属无量无边。及诸天众所设供具。悉覆梵释。人天八部所有供具。梵释所设犹如聚墨。在珂贝边悉不复现。宝盖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无数匝。尔时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微尘世界。彼有佛土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十号具足。尔时彼佛告第一大弟子言。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释迦牟尼如来。彼佛不久当般涅槃。汝可持此世界香饭。奉献彼佛。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尔时无边身菩萨。即受佛教稽首佛足发彼国来。应时此间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震动。梵释四王魔王波旬。摩酰首罗。见是地动。举身毛竖喉舌枯燥。惊怖战栗各欲四散。自见其身无复光明。是时文殊师利即从坐起。告诸大众。汝等勿惧。东方去此。无量阿僧祇恒河沙微尘等世界。有佛号虚空等如来。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无边身与无量菩萨。欲来至此供养如来。以彼菩萨威神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复现。尔时大众悉遥见彼佛。如明镜

中自观己身。见无边身菩萨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莲花。各有七万八千城邑。七宝杂厕。是中众生不闻余名。纯闻无上大乘之声。书持读诵大乘经典。一切大众悉皆得见。无边身菩萨。身大无边量同虚空。唯除诸佛余无能见。身量边际。时无边身菩萨稽首佛足。合掌白言。世尊。唯愿哀愍受我等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南西北方诸佛世界。亦有无量无边身菩萨。所持供养倍胜于前。时娑罗树吉祥福地。纵广三十二由旬。大众充满间无空缺。尔时四方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坐之处。或如锥头针锋。十方如微尘世界。诸大菩萨悉来集会。唯除尊者摩诃迦叶阿难二众。阿阇世王及其眷属。乃至毒蛇视能杀人。蛞蝓蝮蝎及十六种行恶业者。悉皆来集。陀那婆神阿修罗等。悉舍恶念皆生慈心。除一阐提。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地皆柔软。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时大众悉见十方微尘等诸佛世界。如于明镜自观己身。尔时如来面门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耀覆诸大会。令彼身光悉不复现。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时诸天人阿修罗等。见佛光明还从口入。皆大恐怖身毛为竖。复作是言。如来光明出已还入。必于十方所作已办将。是最后涅槃之相。呜呼痛哉。世间大苦。悲号啼哭不能自持。尔时会中有优婆塞。是拘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纯陀。与其同类十五人俱。从座而起偏袒右臂右膝着地合掌向佛。悲感流泪顶礼佛足。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后供养。我等从今无主无亲。无救无护贫穷饥困。欲从如来求将来食。唯愿哀受我等微供然后涅槃。尔时世尊一切种智。告纯陀曰。善哉善哉。我今为汝除断贫穷。无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令汝具足檀波罗蜜。尔时大众欢喜踊跃。同声赞言。善哉善哉。希有纯陀。佛已受汝最后供养。汝今纯陀真是佛子。佛告纯陀。汝所奉施佛及大众今正是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复如是。尔时纯陀闻佛语已。举声号哭复白大众。我等今者一切当共。五体投地同声劝佛莫般涅槃。佛告纯陀。莫大啼哭自乱其心。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诸佛法尔有为亦然。速办所施不宜久停。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青黄赤白红紫光明。照纯陀身。纯陀遇已。与诸眷属持诸肴馔。疾往佛所忧悲怅快。重白佛言。唯愿如来。犹见哀愍住寿一劫若减一劫。佛告纯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当速奉最后具足檀波罗蜜。尔时一切菩萨天人杂类。异口同音唱言。奇哉纯陀成大福德。我等无福所设供具则为唐捐。尔时世尊。欲令一切众望满足。于自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一一诸佛各有无量诸比丘僧。悉皆示现受其供养。释迦如来自受纯陀所奉设者。尔时纯陀。所持粳粮成熟之食。摩伽陀国满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会。

长阿含经云。世尊与诸大众。至波波城阁头园中。时有工师子名曰周那。即自严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即请世尊。明日舍食时。佛默然受请。明日时到。尔时世尊法服持钵。大众围绕往诣其舍。周那寻会设饭食供佛及僧。别煮栴檀树耳世所奇珍。独奉世尊。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已。大众围遶侍从而还。中路止一树下。告阿难言。吾患背痛汝可敷座。寻即敷座。阿难白佛言。周那设供无有福利。所以者何。如来最后。于其舍食便取涅槃。佛告阿难勿作是言。周那为获大利。得寿命得色得力。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临灭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无异。双卷大般泥洹经云。佛语贤者。阿难俱之波旬国。弟子皆行。到止城外禅显园中。波旬豪姓有诸花氏。闻佛来到皆出作礼。稽首毕一面坐。有花氏子淳。独留长跪白佛。欲设微食。愿与圣众俱屈威神。佛默然可之。淳喜为礼而归。而调作腍美。晨施床座。佛与众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淳手自斟酌奉钵致浆。供养行澡水毕。佛说法已。淳欢喜。佛语阿难俱之拘夷邑。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树下坐。于是佛语贤者。阿难至熙连河自澡浴已。告阿难朝从花子淳饭。夜当灭度。天下有二难。一为若施饭食。成无上道。为至圣佛。二为若施饭食。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而灭度。今淳饭佛。当得长寿。得受无欲。得大富得极贵。得官属。终生天上获此五福。语淳勿忧宜用欢喜。

佑寻此二经。与大般涅槃所说。淳陀最后供养。多有不同。此大小乘经现化之各殊也。

尔时树林其地狭小。以佛神力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世尊所食之物亦无差别。是时天人阿修罗等。啼泣悲叹。如来今日已受我等最后供养。当般涅槃。我等当复更供养谁。尔时世尊为欲安慰一切大众。而说偈言。

若有不能	如是观了	三宝常者
是栴陀罗	若有能知	三法常住
实法因缘	离苦安乐	

尔时人天大众。阿修罗等闻是法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知佛常住。散种种花。鼓天妓乐。尔时世尊与文殊师利迦叶菩萨。及与纯陀受记别已。说如是言。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举体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儿及常患者。文殊汝等当为四部广说大法。今以此法付嘱于汝。乃至迦叶阿难等至当复付嘱。尔时如来说是语已。为调伏诸众生故。现身有疾右胁而卧。如彼病人。

长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处末罗双树间。告阿难曰。汝为如来于双树间。敷置床座。使头北首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当久住北方。尔时世尊自四牒僧伽梨。偃右胁如师子王。累足而卧。时双树间鬼神。以非时花布散于地。阿难长跪叉手白佛言。莫于此鄙陋。小城荒毁之土。取灭度也。更有大国迦维罗卫国。波罗捺国。民人众多必能恭敬供养舍利。佛言止止。无谓此土以为鄙陋。昔者此国土有王。名大善见七宝具足王。有四德主四天下。善见命终生第七梵天。其王死七日后。轮宝珠宝自然不见。象宝马宝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同日命终。城池法殿金色罗园变为土水。有法无常要归磨灭。唯得圣谛道尔乃知之。我自忆念曾于此处。六反作转轮圣王。终屠骨于此。今我成无上正觉。复舍性命屠身于此。自今已后生死永终。无有方土屠吾身处。此最后边更不受有。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免一切诸病。苦患悉除无复怖畏。世尊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瞋恚愚痴憍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病-丙+习][病-丙+习]。其心闷乱。下利哆噎。小便淋沥。眼耳疼痛。背满腹胀。颠狂干瘠。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诸佛世尊悉无复有。今日如来何缘。顾命文殊师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当为大众说法。有二因缘则无病苦。何等为二。一者怜愍一切众生。二者给施病者医药。如来往昔已于无量万亿劫中。修菩萨道当行爱语。利益众生不令苦恼。施疾病者种种医药。何缘于今自言有病。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起。不安其所。或索饮食诫勅家属。修治产业。何故如来默然而卧。不教弟子声闻人等。尸波罗蜜诸禅解脱。三摩跋提。修诸正勤。何缘不说如是甚深大乘经典。如来何故。不以无量方便教。大迦叶人中象王。诸大人等令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诸恶比丘。受畜一切不净物者。世尊实无有病。云何默然右胁而卧。一切愚人生灭。尽想当为外道九十五种之所轻慢。沙门瞿昙无常所迁。如来世尊无上仙人。已拔毒箭得无所畏。今者何故右胁而卧。令诸人天悲愁苦恼。尔时世尊大悲熏心。知诸众生各各所念。将欲随顺毕竟利益。即从卧起结跏趺坐。颜貌熙怡如融金聚。放大光明充遍虚空。其光大盛过百千日。照于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世界。于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莲华。各具千叶纯真金色。各出种种杂色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狱。想地狱。黑绳地狱。众合地狱。叫唤地地。大叫唤地狱。焦热地狱。大焦热地狱。是八地狱其中众生。常为诸苦之所逼切。所谓烧煮火炙。斫刺[利-禾+皮]剥。乃至八种寒冰地狱。所谓擘裂身体碎坏。遇斯光已。如是等苦悉灭无余。是光明中。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

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此阎浮提及余世界。所有地狱。皆悉虚空无受罪者。除一阐提。饿鬼众生饥渴所逼。遇斯光已饥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说众生皆有佛性。闻已命终生天人中。饿鬼悉空。除谤大乘。畜生共相残食。遇斯光已悲心悉灭。是光明中。亦说众生皆有佛性。闻已命终生天人中。畜生亦尽。除谤正法。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圆光一寻端严最上。是诸世尊。或震雷音或注洪雨。或扇大风或出烟炎。或有示现初生出家。转妙法轮入于涅槃。此阎浮提中众生。遇斯光已盲者见色。聋者听声哑言瘖行。贫者得财慳者能施。患者慈心不信者信。无一众生修行恶法。除一阐提。尔时一切天龙鬼神。干闥婆阿修罗。及人非人等。悉同声唱如是言。善哉善哉。无上天尊多所利益。踊跃欢喜或歌或舞。以种种花散佛及僧。诸天妓乐供养于佛尔时佛告迦叶菩萨。是诸众生。不知大乘方等密语。便谓如来真实有疾。如来今于娑罗双树间。示现倚卧师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诸未得阿罗汉果。众弟子等。及诸力士生大忧苦。令诸天人阿修罗等。大设供养。欲使诸人以千端[迭*毛]缠裹其身。七宝为棺盛满香油。积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烧。一者衬身。二最在外。为诸众生分散舍利。以为八分。一切声闻弟子。咸言如来入于涅槃。当知如来。亦不毕定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不变易故。

长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即记莈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世尊披薜多罗僧。出金色臂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如优昙花时一现耳。

双卷大般泥洹经云。佛语阿难。其已愿乐如来正化。当弃贪欲憍慢之心。遵承佛教。以精进思惟道行。是为最后佛之遗令。必共慎之。汝诸比丘。观佛仪容。难可得覩。却后一亿四千余岁。乃当复有弥勒佛耳。难常遇也。天下有优昙花不花而实。若其生花则世有佛。为世间日恒除众冥。自我为圣师至七十九。所应作者亦已究畅。汝其勉之。夜已半矣。

是故比丘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是如来末后所说。于是世尊即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灭想定。是时阿难问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阿那律言。未也阿难。世尊今者在灭想定。我昔亲从佛闻。从四禅起乃般涅槃。于时世尊从灭想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

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一禅。从第一禅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佛般涅槃。当于尔时大地震动。诸天世人皆大惊怖。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照处。皆蒙大明各得相见。迭相谓言。彼人生此。其光普遍遍诸天光时忉利天于虚空中。以文陀罗花。优钵罗花波头摩等花。散如来上及散众会。又以天末栴檀。雨散佛上及散大众。佛灭度已。时梵天王释提桓因。金毘罗神密迹力士。佛母摩耶双树神。娑罗园林神。四天王忉利天王。炎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自在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各作偈颂。诸比丘。悲恸殒绝自投于地。譬如斩蛇婉转回遑莫知所凑。歔歔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尔时阿那律告诸比丘。止止勿悲。诸天在上傥有怪责。时诸比丘问阿那律。上有几天。阿那律言。充满虚空岂可计量。皆于空中徘徊搔扰。悲号蹙踊垂泪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

双卷大般泥洹经。与长阿含说略同。

时诸比丘。竟夜达晓讲法语已。阿那律告阿难言。汝可入城语诸末罗。佛已灭度。所欲施作宜及时为。是时阿难起礼佛足已。将一比丘涕泣入城。遥见五百末罗集在一处。诸末罗奉迎礼足。白言今来何早。阿难答言。汝等当知。如来昨夜已取灭度。汝欲施作宜及时为。诸末罗闻是语已。莫不悲恸扞泪而言。一何驶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间眼灭。时诸末罗各自还家。办诸香花及众妓乐。诣双树间供养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于床上。诸末罗童子等来举舆床皆不能胜。时阿那律语末罗。汝等且止勿空疲劳。今者诸天欲来举床。汝等欲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入东城门遍诸里巷。使国人民皆得供养。然后出西城门。诣高显处而阁维之。而诸天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使国人民皆得供养。然后出城北门。渡熙连禅河。于天冠寺而阁维之。是上天意使床不动。末罗曰诺。快哉斯言。随诸天意。时诸末罗即共入城。平治道路扫洒烧香。已出双树间。以香花伎乐供养舍利。讫七日已时日向暮。举佛舍利置于床上。末罗童子捧举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花。作众伎乐前后导从。安详而行。时忉利诸天。雨文陀罗花。优钵罗花等。天末栴檀散舍利上。充满街路诸天作乐。鬼神歌咏供养舍利。于是末罗捧床渐进。入东城门止。诸街巷设供养已。出城北门渡熙连禅河。到天冠寺告阿难曰。我等复应以何供养。阿难报曰。我亲从佛闻。欲葬舍利当如转轮圣王葬法。生获福死得上天。时末罗即共入城。供办葬具已。还到天冠寺。以净香汤洗浴佛身。以新劫贝周匝缠身。五百张[迭*毛]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香油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木椁重衣其外。以众名香而积其上。末罗大臣名曰路几。

执大炬火欲燃佛[廿/积]。而火不燃。又诸大末罗次前燃[廿/积]。火又不燃。时阿那律语末罗言。止止诸贤。非汝所能火灭不燃。是诸天意。以大迦叶将五百弟子。从波波国来欲见佛身。天知其意使火不燃。尔时大迦叶。从波波国遇一尼干子。手执文陀罗花问言。汝知我师在乎。答曰。灭度以来已经七日。迦叶闻之怅然不悦。五百比丘。婉转号咷不能自胜。迦叶诣拘尸城。波尼连禅河到天冠寺。至阿难所语阿难言。我等欲一面覲舍利。及未闍维宁可见不。阿难答言。虽未闍维以劫贝五百张[迭*毛]次如缠之。藏于金棺置铁椁中。以为佛身难复可覲。迦叶三请。阿难答如初。时大迦叶适向香[廿/积]。于时佛身从重棺内。双出两足足有异色。迦叶见已怪问阿难。佛身金色足何故异。阿难报曰。向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泪堕其上故色异耳。迦叶即向香[廿/积]礼佛舍利。时四部众及上诸天。同时俱礼。于是佛足忽然不现。时大迦叶遶[廿/积]三匝而作偈颂。时彼佛[廿/积]不烧自燃。诸末罗等各相谓言。今火烛炽炎盛难止。闍维舍利或能消尽。当于何所求水灭之。时有娑罗树神。寻以神力灭佛[廿/积]火。时诸末罗指拘尸城侧。取诸香花以用供养。

双卷泥洹经说。与长阿含说略同又云。大迦叶至。于是佛[廿/积]不烧自然。至终其夜。佛[廿/积]烧尽自然生四树。苏尼禅树。迦维屠树。阿世鞞树。尼拘类树。

菩萨处胎经云。佛在双树。欲舍身寿入涅槃。二月八日夜半。躬自擗僧伽梨。鬻多罗僧。安陀罗跋萨。各三条敷金棺里。[打-丁+亲]身卧上脚相累。以钵锡杖手付阿难。八大国王。皆持五百张白[迭*毛]。栴檀木蜜尽内金棺里。大梵天王将诸梵众。在右面立。释提桓因将忉利诸天。在左面立。弥勒菩萨十方菩萨。当前立。尔时世尊。欲入金刚三昧碎身舍利。从金棺里出金色臂。即问阿难。迦叶比丘今来至不。对曰未至。即复敛[迭*毛]入金棺里。寂然不语。世尊将欲示现。识所趣向道识俗识。有为识无为识。世尊即于胎中。现句琐骸骨。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佛告弥勒。汝观句琐骸骨。令一切众。所知识所趣。分别决了。弥勒菩萨即从座起。手执金刚七宝神杖。挠句琐骨听彼骨声。即白佛言。此人命终瞋恚结多。识堕龙中。此人前身十迹行具。得生天上。有一全身舍利无有缺减。弥勒以杖挠之。推寻此识了不知处。如是三挠前白佛言。此人神识了不可知。将非如来入涅槃耶。佛告弥勒。诸佛舍利流布。非汝等境界所能分别。何以故。此舍利即是吾舍利。何能寻究如来神识。又世尊还摄威神。在金棺里寂然无声。诸天烧香散花供养。时大迦叶将五百弟子至。世尊以天耳闻。即从金棺双出两足。

摩耶经云。佛般涅槃。摩耶夫人。天上五衰相现。一者头上花萎。二者腋下汗出。三者顶中光灭。四者两目数瞬。五者不乐本座。又于其夜得五大恶梦。一须弥山崩。四海水竭。二罗刹奔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宝冠身无光明。四宝珠幢倒失如意珠。五师子啮身痛如刀割。得此梦已即便惊寤。此非吉祥。我昔在于白净王宫。因昼寝中得希有梦。见一天子身黄金色。乘白象王从诸天子。作妙伎乐观日之精。入我右胁身心安乐。即便怀妊悉达太子。为世照明。今此五梦甚可怖畏。必是我子涅槃之相。尔时阿那律。棺殡如来身已。即升忉利天。偈告摩耶。摩耶闻已闷绝蹙地。良久乃苏自拔头发悲泣而言。昨夜得梦知有怪异。佛果灭度。不久便当即就阇维。何其苦哉世间眼灭。即与诸眷属从空来下。趣双树间遥见佛棺闷绝不能自胜。以水洒面然后方苏。前至棺所顶礼悲泣。而作是言。共于过去无量劫来。长为母子未曾舍离。一旦于今相见无期。呜呼苦哉众生福尽。即以种种天花。布散棺上。摩耶夫人顾见如来。僧伽梨衣及钵并锡杖。右手执之举身投地。如大山崩悲号恸绝。而作是言。我子执着福度天人。今此诸物空无有主。呜呼痛哉。四众悲感泪下如雨。帝释力故变成河流。尔时世尊以神力故。令诸棺盖皆自开发。便从棺中合掌而起。如师子王初出窟已。奋迅之势。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于摩耶。以梵软音问讯母言。远屈来下此阇浮提。诸行法尔愿勿啼泣。时阿难见佛起又闻说偈垂泪呜咽。强自抑忍即便白佛。后世众生必当问我。佛临灭度复何所说。云何答之。佛告阿难。汝当答言。世尊已入涅槃。摩耶夫人来下。如来为后不孝诸众生故。从金棺出合掌问讯。并说上诸偈。故此经名为佛临涅槃母子相见经。如是受持说此语已。与母辞别即便阖棺。三千世界普皆震动。八部大众悲号懊恼。声动天地。摩耶夫人问阿难言。我子悉达。临灭度时有何教勅。阿难白言。世尊中夜。为诸比丘略说教诫。又以所说十二部经。付嘱尊者摩诃迦叶。末后勅我令助宣布。时摩诃摩耶闻此语已。又增感绝即问阿难。汝于往昔侍佛已来。闻世尊说。如来正法几时当灭。阿难垂泪而便答言。我于往昔。曾闻世尊说于当来法灭之事云涅槃后。摩诃迦叶。与阿难结集法藏。事悉毕已。摩诃迦叶于狼迹山入灭尽定。我亦当得果证。次第随后入般涅槃。当以正法付优波掘多。善说法要如富楼那。广度人众。又复劝化阿输迦王令于佛法。得固正信。以佛舍利。广起八万四千诸塔。二百岁已。尸罗难陀比丘善说法要。于阇浮提度十二亿人。三百岁已。青莲花眼比丘。善说法要度半亿人。四百岁已。牛口比丘善说法要。度一万人。五百岁已。宝天比丘善说法要。度二万人八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正法于此便就尽灭。六百岁已。九十六种诸外道等。邪见竞兴破坏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马鸣。善说法要。降

伏一切诸外道辈。七百岁已。有一比丘。名曰龙树善说法要。灭邪见幢燃正法炬。八百岁后诸比丘等。乐好衣服纵逸嬉戏。百千人中。或有一两得道果者。九百岁已。奴为沙门婢为比丘尼。一千岁已。诸比丘等闻不净观。阿那波那[真/心]悲不欲。无量比丘。若一若两思惟正受。千一百岁已。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于大众中毁谤毘尼。千二百岁已。是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为比丘。女为比丘尼。千三百岁已。袈裟变白不受染色。千四百岁已。时诸四众犹如猎师好乐杀生卖三宝物。千五百岁俱睽弥国。有三藏比丘善说法要。徒众五百人一罗汉比丘善持戒行。徒众五百。布萨之时。罗汉比丘升于高座。说清净法云。此所应作。此不应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罗汉云。汝今身口自不清净。云何而反说是僇言。罗汉答言。我久清净身口意业。无诸过患。三藏弟子。闻此语已倍更[真/心]忿。即于座上杀彼罗汉。时罗汉弟子。而作此言。我师所说会于法理。云何汝等害我和尚。即以利刀杀彼三藏。天龙八部莫不忧恼。恶魔波旬及外道众。踊跃欢喜竞破塔寺。杀害比丘一切经藏皆悉流移。至鸠尸那竭国。阿耨达龙王悉持入海。于是佛法而灭尽也。时摩诃摩耶闻此语已。号哭懊恼语阿难言。如来遗勅。既以正法付嘱尊者。及摩诃迦叶。宜应精勤护持读诵。我今不忍。见于如来阇维之时。即礼佛棺右绕七匝。涕泪号叫还归天上。

佑敬惟。涅槃义总八味。古今讲论精理已备。妄率愚管。略言其迹。夫常住至寂毕竟无为。但机感所诱随方应俗。既曰现生焉得无灭。斯则群萌覩始终。而法身无出没也。是以假言背痛而方转甘露。托卧右肋而还放光明。此无病之迹也。及千[迭*毛]既缠而示双足于迦叶。金棺将阖而起合掌于摩耶。此不灭之征也。无病而示病。不灭而现灭。故知。灰身显权常住真实。月喻妙音不其明乎。

释迦八国分舍利记第二十八(出双卷泥洹经)

时波波国末罗民众。闻佛双树灭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起塔供养。时波波国诸末罗即下国中严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言。闻佛众佑止此灭度。彼亦我师敬慕之心。来请骨分。当于本国起塔供养。拘尸王答如是如是。诚如君言。但世尊垂降此土。于兹灭度。国内士民当自供养。远劳诸君分舍利。分恐不可得。时遮颇国诸跋离民众。及罗摩伽国拘利民众。毘留提国婆罗门众。迦维卫国释种民众。毘舍离国离车民众。及摩竭王阿闍世闻如来于拘尸城双树间。而取灭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时诸国王阿闍世等。即下国中严四种兵进渡恒水。即勅婆罗门香

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问诸末罗等。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吾于诸贤每相宗敬。邻国义和曾无诤讼。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唯无上尊实我所天。故从远来求诸骨分。欲还本土起塔供养。设与我者。举国重宝与君共之。时香姓婆罗门受王教已。即诣彼城语诸末罗。时诸末罗报香姓曰。诚如君言。但为世尊。垂降此土于兹灭度。国内士民自当供养。远劳诸君分舍利分。不可得。时诸国王即集群臣众。共立议作颂告曰。

吾等和议	远来拜首	逊言求分
如不见与	四兵在此	不惜身命
义而弗获	当以力取	

时拘尸国即集群臣众。共立议以偈答曰。

远劳诸君	屈辱拜首	如来遗形
不敢相许	彼欲举兵	吾斯亦有
毕命相抵	未之有畏	

时香姓婆罗门。晓众人曰。诸贤。长夜受佛教戒。口诵法言。一切众生常念欲安。宁可诤佛舍利。共相残害。如来遗形欲以广益。舍利现在但当分耳。众咸称善。寻复议言谁堪分者。皆曰香姓婆罗门。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时诸国王即命香姓。汝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于时香姓即诣舍利所。头面礼毕。徐前取佛上牙。别置一面。寻遣使者赍佛上牙。诣阿阇世所。语使者言。汝以我声上白大王。起居轻利游步强耶。舍利未至倾迟无量耶。今付使者如来上牙。并可供养以慰企望。明星出时分舍利讫。当自奉送。尔时香姓。以一瓶受石许。即分舍利均为八分已。告众人言。愿以此瓶众议见与。自欲于舍起塔供养。皆言智哉是为知时。即共听与。时有毕钵村人。白众人言。乞地焦炭起塔供养。皆言与之。尔时拘尸国人。得舍利分即于其土。起塔供养。波波国。遮罗国。罗摩伽国。毘留提国。迦维卫国。毘舍罗国。摩竭国。阿阇世王等。得舍利分各归其国。起塔供养。香姓婆罗门持瓶归起塔。毕钵村人。持地焦炭归起塔。当于尔时。如来舍利起于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时发塔。何等时佛生。沸星出时生。沸星出出家。沸星出成道。沸星出灭度。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灭度。二月如来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

双卷大般泥洹经云。时波旬国。诸花氏可乐国。诸拘邻有行国。诸满离神州国。诸梵志维耶国。诸离昌闻佛止双树般泥洹曰。各严四兵。到拘夷止城外。

赤泽国诸释氏。亦严四兵来到。报言释尊圣雄。出自我亲。实我诸父敬慕之心。来请骨分。摩竭王阿闍世。又严四兵度河津来。使梵志屯蹶入问消息。今佛众佑止此灭度。实我所天敬慕之心。来请骨分。王答佛自来此。我当供养。谢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于是屯蹶聚众人作颂告曰。

今各远离 四兵在此 义言不用
必命相抵

拘夷国人亦答颂曰。

如欲举众 吾斯亦有 俱命相抵
则未为恐

梵志屯蹶晓众人言。诸君皆宿夜承佛严教。佛大慈故烧形遗骨。欲广佑天下。何宜当为毁本慧意。舍利现在但当分耳。众咸称善。皆诣舍利稽首毕。乃使屯蹶分之。于是屯蹶持一罍。受一石许蜜涂其里。分为八分已白众言。吾既敬佛。愿得着罍舍利。归起塔庙。皆言智哉。即共听与。梵志温达乞地焦炭。归起塔寺。皆言与之。后有衡国异道士。求得地灰。于是八国得佛八分舍利。各还起塔有八塔。第九罍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既分舍利。又为远方诸四辈弟子。未悉闻故留九十日。乃去城四十里。于卫致乡四衢道中。作塔寺拘夷豪姓。共作[番*瓦]甌石塹。纵广三尺集用作塔。及高纵广皆丈五尺。藏黄金罍。舍利于其中置。立长表法轮。样盖悬缯。燃灯花香伎乐。礼事供养。

佑以为双树八枝义各有明。舍利八分缘亦有会。故蜕化之体或全或散。用能留瑞群刹。降福人天。夫不生而假胎。无形而委骨。其示迹垂教。即不思议之事也。

释迦天上龙宫舍利宝塔记第二十九(出菩萨处胎经)

有一大臣名优波吉。谏言诸王莫诤。佛舍利应当分之普共供养。何为兴兵共相征罚。尔时释提桓因。即现为人语诸王言。我等诸天亦当有分。若共诤力则有胜负。幸可见与勿足为难。尔时阿耨达龙王。文邻龙王。伊那钵龙王。语八王言。我等亦应有舍利分。若不见与力足相伏。时优波吉言。诸君且止。舍利宜共分之。即分为三分。一分与诸天。一分与龙王。一分与八王。分瓮受硕余。此臣密以蜜涂瓮里。以瓮量分舍利。诸天得舍利。还于天上即

起七宝塔。龙得舍利还于龙宫。亦起七宝塔。八王得舍利各还本国。亦起七宝塔。臣优波吉着瓮。舍利并瓮亦起七宝塔。灰及土四十九斛。起四十九宝塔。当阇维处亦起宝塔。高三十九仞。

释迦龙宫佛[咨*毛]塔记第三十(出阿育王经)

八国王竞争取舍利。各各起兵天帝释见之。即遣天边自下晓喻诸王言。佛在时诸王皆如兄弟。佛适泥洹云何相罚。横杀万民当共分之。各还起塔普皆得福。诸王皆言快哉。籍卿作评为我分之。得无诤也。边自以金罍分之。阿阇世王共数各得八万四千舍利。余有佛口一[咨*毛]无敢取者。以阿阇世王初来求舍利时。车中投身着地。气欲不报。故共持与阿阇世王。阿阇世王得舍利及[咨*毛]。还大欢喜作倡伎乐。鼓角动天。难头禾龙王闻佛般泥洹。亦从诸龙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阿阇世王。还语言佛留舍利。非但唯使人间供养。可持一分见与不。阿阇世言不可得也。龙王言。我是难头禾龙。举卿国土。着八万里外磨碎成屑。阿阇世王怖懅故。即举佛[咨*毛]与之。更复欲取舍利。龙王便言我得此[咨*毛]足供养也。旋别各去。龙王即还须弥山下。起水高八万四千里。起水精琉璃塔。阿阇世王命终后。阿育王得其国土。时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难头禾龙先轻阿阇世。夺佛[咨*毛]去。阿育闻大瞋。即勅诸鬼神王。作铁网铁藉。纵置须弥山水中。欲缚取龙王。龙王大怖共设计言。阿育事佛当伺其卧取其宫殿。移着须弥山下。水精塔中。自出与相见具说本末道意。状其瞋必息。即便遣龙捧取阿育王宫殿。阿育王卧觉。不知是何处。见水精塔高八万四千里。喜怖交心。难头禾龙自出谢言。阿阇世王自与我佛[咨*毛]我不夺也。释迦文佛在世。与我要言。般泥洹后劫尽时。所有经戒及袈裟应器。我皆当取藏着是塔中。弥勒来下当复出着。阿育王闻此言大谢。实不知此难头禾龙王。便使诸龙。还复阿育王宫殿置于本处。

佑以为。能供三宝本在天人。故忉利阎浮塔庙森列。至于难头龙王。及大士应化。所以法灭之时收藏尊经。其能建刹不亦宜乎。

释迦谱卷第四

释迦谱卷第五

萧齐释僧佑撰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记第三十一

释迦获八万四千塔宿缘记第三十二

释迦法灭尽缘记第三十三

释迦法灭尽相记第三十四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记第三十一(出杂阿含经)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循邑而行。时有二童子。一名阇耶二名毘阇耶。共在沙中嬉戏。遥见世尊三十二相庄严其体。时阇耶童子心念言。我当以麦粃上佛。仍手捧细沙着世尊钵中。时毘阇耶合掌随喜。时彼童子而发愿言。以惠施善根功德。令得一天下一伞盖王。即于此处生得供养诸佛。尔时世尊发容微笑。阿难合掌白言世尊。何缘微笑。尔时世尊告阿难。当知我灭度百年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统领一天下转轮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复广布我舍利。当造八万四千塔。阿难取此钵中所施之沙。舍着如来经行处。当行彼处。阿难受教即取钵沙。泥经行处。阿难当知。于巴连弗邑。有王名日月护。彼王当生子名曰频头婆罗。当治彼国。彼复有子名曰修师摩。时瞻婆国有一婆罗门女。极为端正令人乐见。为国所珍。诸相师辈见彼女相。即记彼女当为王妃必生二子。一当领天下。一当出家学道得成圣迹。时婆罗门闻相师所说。欢喜无量即持其女。诣巴连弗邑种种庄严。欲嫁与修师摩王子。相师云应嫁与频头婆罗王。王见此女端正有德。即立为第一夫人。恒相娱乐。仍便怀体月满生子。生时安隐母无忧恼。过七日后立字名无忧。又复生子名曰离忧。无忧者身体羸涩父不喜见。王欲试诸子。呼婆罗门言。观我诸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婆罗门言。将此诸子出城。金殿园馆中当观其相。时阿育王母语阿育言。今王出金殿园馆中观诸王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汝何不去。阿育启言。既不蒙念亦复不乐见我。母言但往即便往去。愿母赐送食。母言如是。王先勅大臣。若阿育来者。当使其乘老钝象来。又复老人以为眷属。时阿育即乘老象。至园馆中地坐。时诸王子各下饮食。阿育母以瓦器成酪饭。送与阿育。王问师言。此中谁有王相。当绍我位。时彼相师视诸王子。见阿育具有王相。当得绍位。又作是念此阿育。大王所不相爱。我若语言当作王者。王必不乐。即语言我今总记。此中若有好乘者。是人当作王。时诸王子闻彼所说。各自念言我乘好乘。时阿育言。我乘老宿象我得作王。时王又复语师言。愿更为观之。师复答言。此中有第一坐者。彼当作王。诸王子等各相谓言。我坐第一。阿育言我今坐地。是坚胜坐我当作

王。王复语师更为重观。师又报言此中上器上食此当得王。阿育念言。我有胜食我必作王。坐散还宫。时阿育母问阿育。婆罗门定记谁耶。阿育启言儿当作王。老象为乘以地为坐。素器盛食粳米杂酪。是最胜也。时婆罗门知阿育当王。数修敬。其母即便问言。谁当作王。师言汝生太子。阿育是其人也。时频头罗王边国。怛叉尸罗反。王即语阿育。汝将四兵平伐彼国。及至发引与少兵甲。时从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国无有军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应王者。兵甲自然来应。发是语时。寻声地开兵甲从地而出。即将四兵往伐彼国。时彼诸国民人。闻阿育来即平治道路。种种供养奉迎王子。诸天宣令。阿育王子当王此天下。汝等勿兴逆意。彼国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于海际。时父王得重疾。诸臣即便庄严阿育将至王所。今且立此子为王。我等后徐徐当立修师摩为王。时王闻此语忧愁不乐默然不对。即便命终。时阿育心念口言。我应正得王位者。诸天自然来以水灌我顶。素缙系首。寻声诸天即以水灌阿育顶。素缙系首受王极位人神欣庆。又引传云。阿育拜王日铁轮飞降王阎浮提。虚空地下各四十里。鬼神咸皆赞善。

阿育王如礼法殡葬父王已。即立阿[少/兔]楼陀为大臣。时修师摩王子闻父崩。背立阿育为王心生不忍。即集诸兵来伐阿育。时阿[少/兔]楼陀大臣机关木象。又作阿育王像。以像骑象安置东门外。又作无烟火坑以物覆之。阿[少/兔]楼陀大臣。语修师摩王子言。欲作王者。阿育在东门外可往伐之。能得之者自然得作。王子即趣东门堕火坑。便即死亡。阿育王正法治化。时诸臣辈。我等共立阿育为王。故轻慢于王。不行君臣之礼。王亦自知诸臣轻慢。时王语诸臣曰。汝等可伐华菓之树殖于荆棘。诸臣答曰。未曾见闻。却除华菓而殖刺树。乃至王三勅令伐彼亦不从。尔时王即持利剑杀五百大臣。王将彩女出外园游戏。见一无忧树华极敷盛。王见已。此华树与我同名。心怀欢喜。王形体丑陋皮肤龋涩。诸彩女辈憎恶王故。以手毁折无忧华树。王从眠觉。见无忧树华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系诸彩女以火烧杀。王行暴恶故曰暴恶阿育王。时阿[少/兔]楼陀大臣白王言。王云何以手自杀诸臣彩女。王今当立屠杀之人。即宣教立屠杀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织师子亦名耆梨。凶恶挝打系缚男女。及捕水陆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传云凶恶耆梨子。时王使语之言。汝能为王斩诸凶人不。彼答曰一切阎浮提有罪者。我能净除况此一方。王即为作屋舍极为端严唯开一门。于其中间作治罪之法状如地狱。时彼凶人启王言。今从王乞愿。若人来入此中者不复得出。答言如汝所愿。尔时商主之子厌世间苦。出家学道游行诸国。次第乞食误入屠杀舍中。时彼比丘遥见舍里。有火车炉炭等治诸众生。恐怖毛竖便欲出门。凶恶

即往执比丘言。入此中者。无有得出于此而死。比丘心生悲悔泣泪满目。乞我少时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听。如是日数渐减止于七日。彼即听许。时此比丘知将死不久。勇猛精进坐禅息心。不能得道至于七日。时王宫内人。有事送付凶主。将是女人。着臼中以杵捣之。令成碎末。时比丘见是事。极厌恶此身。呜呼苦哉。我身不久亦当如是。断一保证成阿罗汉。时彼凶恶人语此比丘。期限已尽。比丘以偈答曰。我心得解脱。断除诸有尽。今此身骸无复愒惜。尔时彼凶主。执彼比丘着铁镬油中。足与薪火火终不然。或复不热。凶主见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开铁镬盖。见彼比丘铁镬中莲华上坐。生希有心即以启王。王便严驾将无量众来看比丘。时彼比丘调伏时至。即身升虚空犹如雁王。示种种变化。向王说偈。我是佛弟子。逮得诸漏尽。生死大恐怖。我今悉得脱。时阿育王闻彼比丘所说。于佛法所生大敬信传云王访诸臣民。叵有及见佛者不唯有波斯匿王妹。作比丘尼年百三十余。见佛在世。王即往问。佛何功德耶。尼答曰。世尊威神备于经说。我时年十岁佛来入宫殿内。地皆作金色。我即作礼金钗堕地辄与光合。去后光歇寻之方得。又云佛有八种音声。今海边有鸟名曰羯随。其音哀亮颇似万一。王求得此鸟旬日不鸣。时青衣映镜严庄。鸟见其像惊翥欲鸣。青衣转镜还便辍响。王曰若能使鸟鸣者。以为夫人。青衣即取诸镜悬于四壁。鸟见影顾眄回惶悲鸣。振迅清畅和雅。王闻之乃悟起正真道意。即拜青衣为第二夫人。嫔女七千人咸皆欢喜。又白比丘言。佛未灭度时何所记说。比丘答言佛记大王。于我灭后过百岁。时于巴连弗邑有三亿家。彼国有王名曰阿育。当王此阎浮提为转轮王。正法治化。又复宣布我舍利于阎浮提。立八万四千塔。佛如是记。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狱杀害无量。王今宜应慈念一切众生。佛之所记大王者。王当如法修行。时阿育王于佛所极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礼。我得大罪今向比丘忏悔。我之所作甚为不善。唯愿佛子。受我忏悔舍心。勿复责我愚人。譬喻经云。时王宫内。常以四事供养二万沙门。有外道梵志。门徒甚盛忌害沙门。欲加陵毁。乃选其众中能幻化者。变为异道。所奉神名夷摩旦罗。一头四面八目八臂。强猛凶壮多从丑类。先巡邑里次到城门。国中男女亡走失魄。王下舆却盖迎之于城门。问其所欲得。鬼曰吾欲噉人。若惜民者。诸沙门悉不耕而食。费耗滋甚幸可见付。以充厨膳。王大恐惧遣使报僧。时有一沙弥名端正。年十三白诸比丘。我能降化之。即到鬼所而告之曰。诸大比丘寻次当来。汝欲显奇可待食竟。时从鬼梵志二万余人。王大设供。沙弥敛肴吸饌摇牙而尽。尚未充饱因取从鬼以次吞之。并随神足皆在祇桓。作幻梵志稽首谢过。求欲出家悉成沙门。后多得罗汉。王因此倍加信伏。时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时王从彼地狱欲出。凶主白王言

王不复得去。王曰汝今欲杀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谁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应取死。王即勅人将此凶主。著作胶舍里以火烧之。又勅坏此地狱施众生无畏。

传云。王得信心。问道人曰。我从来杀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养众僧。赦诸徒囚赈济贫乏。王曰。何处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日光作八万四千道。散照阎浮提。所照之处皆可起塔。今诸塔处是也。

时王欲建舍利塔。将四兵众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还复修治此塔与先无异。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至罗摩村中。时诸龙王。将王入龙宫中。王从龙索舍利供养。龙即分与之。时王作八万四千金银琉璃颇梨篋。盛佛舍利。又作八万四千四宝瓶。以盛此篋。又作无量百千幡幢伞盖。使诸鬼神各持舍利供养之。具勅诸鬼神言。于阎浮提。至于海际城邑聚落。满一亿家者为世尊立塔。时有国名著叉尸罗三十六亿家。彼国人语鬼神言。

三十六亿篋舍利。与等我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国中人少者。令分与彼令满家数。而立为塔时巴连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佛塔遍此阎浮提。意愿如是。时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克后十五日月食时。令此阎浮提起诸佛塔。如是乃至。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塔。世间民人兴庆无量。共号曰法阿育王。

大阿育王经云。八国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数得八万四千。又别得佛口二[咨*毛]还国。道中逢难头禾龙王从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与。便语言我是龙王。力能坏汝国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咨*毛]与之。龙王还于须弥山下。起水高八万四千里于下起水精塔。阿闍世还国。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岁灯火于五恒河沙水中塔葬埋之后。阿育王得其国土王取夫人。身長八尺发亦同等。众相具足王令相师观之。师言当为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为第二夫人。后遂有身足满十月。王有缘事宜出外行。王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募觅猪母即应产者。语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甫尔始产。不可露面视天。以被覆面即生金子。光照宫中盗持儿去杀之。即以猪子着其边。便骂言。汝云当为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轮头拍。因内后园中伏菜。王还闻之不悦。久久之后王出行园。见之忆念迎取归宫。第二夫人渐得亲近。具说情状。王闻惊怪。即杀八万四千夫人。阿育王后于城外造立地狱。治诸罪人佛知王杀诸夫人应堕地狱。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发信悟。问比丘言。

杀八万四千夫人。罪可得赎不。道人言各为人起一塔。塔下着一舍利当得脱罪耳。王即寻觅阿阇世王舍利。有国相父年百二十。将五万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与鬼神各还所部。令一日一时同戴八万四千刹。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还。治盘护刹安铃。我当使阿修轮以手摸日月。四天下亦同时震鼓。便举戴之。二经不同故复两存。及迦叶语阿难经云。塔成造千二百织成幡及杂华。未得悬幡。王身有疾。伏枕慷慨曰。若威灵有感。愿察我至诚。诸塔并列于坐隅。俯临王前王手自系幡。以次而去各还其所。王体羸弊取幡不赡。有诸比丘行助王取之。故今上幡先令比丘将之也。由是病愈增算十二。故因名为续命幡。王已建八万四千塔。欢喜踊跃将诸群臣。往诣鸡雀精舍。白耶舍上座曰。更有比丘佛所受记。当作佛事不。我当往诣彼所。供养恭敬。上座答曰。佛般涅槃时。诣摩偷罗国。告阿难曰。于我般涅槃后。百岁之后当有长者子。名优波崛多。当出家学道号无相佛。王问上座曰。优波崛多今已出世不。上座答曰。已出世出家学道。是阿罗汉住在优留蔓荼山中。王闻已欢喜踊跃。即勅群臣速办严驾。将无量眷属往诣彼所。尊者思惟若王来者。无量将从受诸大苦。杀害微虫。答使者曰。我当自往诣王所。时王闻尊者自来。欢喜踊跃从摩偷罗至巴连弗邑。于其中间开安舟桁。于桁悬诸幡盖。时尊者优波崛多。将一万八千阿罗汉众。径至王国。王大欢喜踊跃。即脱璎珞价直千万。而授与之。王将诸大臣眷属。即出往尊者所。即为下食。五体投地向彼作礼。长跪合掌而作是言。我今领此阎浮提。受于王位不以为喜。今覩尊者踊跃无量。如来弟子乃能如是。如覩于佛。时王请尊者优波崛多入城。设种种座请尊者就坐。众僧令往鸡雀精舍。白尊者曰尊者颜貌端正。身体柔软。而我形体丑陋。肌肤龋涩。尊者而说偈曰。

我行布施时 净心好财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于佛

时阿育王告诸大臣。我以沙布施于佛。获其果报如是。云何而不修敬于世尊。王复白优波崛多言。尊者示我佛所说法游行处所。当往供养礼拜。时王将四兵军众。又持种种供养香华幡幢。及诸伎乐便将尊者。发去。尊者至隆频林。此是如来生处。时王五体投地供养礼拜。即立佛塔。此处菩萨六年苦行。此处二女奉菩萨乳糜。时尊者将王至道场树下。语王曰此树菩萨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时王舍无量珍宝种种供养。及起大塔庙。尊者将王至鸠尸那竭国。言此处如来具足作佛事毕。于无余般涅槃。而般涅槃。时王闻是语。忧恼迷闷蹙地啼泣涕零。如是乃至与种种供养

立大塔庙。时王复白尊者曰。我意愿欲得见佛。诸大弟子佛之所记者。欲供养彼舍利。愿为示之。时尊者白王言。善哉善哉。大王能发如是妙心。时尊者将王至舍卫国。入祇桓精舍以手指塔。此是尊者舍利弗塔。王当供养。王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第二法王随转法轮。时王生大欢喜。舍十万两珍宝供养其塔。次复示大目犍连塔。王应供养此塔。王复问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是神足第一。以足持践地地即振动。至于天宫。降伏难陀跋难陀龙王。时王舍十万两珍宝。供养此塔。次复示摩诃迦叶塔语王言。此是摩诃迦叶禅窟。应当供养。王问曰彼有何功德。答曰彼少欲知足头陀第一。如来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愍念众生兴立正法。时王舍十万两珍宝。供养是塔。次示尊者薄拘罗塔。应当供养。王问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彼无病第一。乃至不为人说一句法寂默无言。王曰以一钱供养。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于此供养一钱。王告之曰听吾所说。

虽除无明痴	智慧能鉴察
虽有薄拘句	于世何所益

时彼一钱还来至王所。时大臣辈见是希有事。异口同音赞彼。呜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须一钱。

复示阿难塔。语王言。此是阿难塔。应当供养。王曰彼有何功德。答曰此人是佛侍者。多闻第一撰集佛经。王即舍百亿两珍宝而供养其塔。时臣白王言。何故于此布施供养。皆悉胜前。王白诸臣听吾所说。

如来之体身	法身性清净
彼悉能奉持	是故供养胜
法灯常存世	灭此愚痴冥
皆由从彼来	是故供养胜

尔时王供养上种种事恒遍。至菩提道场树。此树下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间希有珍宝供养之事。供养菩提树。时王夫人名曰低舍罗絺多。夫人作是念。王极爱念于我。我亦念王。王今舍我持诸珍宝。至菩提树间。我今当作方便杀菩提树。树既枯死叶便凋落。王当不复往彼。可得与我常相娱乐。夫人即遣人以热乳浇之。树即枯燥。时诸使人辈白王言。菩提树忽然枯死。叶叶变落。时王闻是语。即迷闷蹙地。时彼夫人见王忧愁不乐。而白王言。王勿烦恼我当喜悦王心。王曰若无彼树我命亦无。如来于彼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树既无我何用活耶。夫人闻王决定语。还复令以冷乳灌

之。彼树寻复更生。王闻欢喜诣菩提树下。覩于菩提树目不暂舍。时王各办四实瓮。金银琉璃颇梨盛诸香乳及诸香汤。持种种饮食幡幢宝盖各有千种。及种种华香伎乐。受持八支斋布萨。着白净衣服。执持香炉在于殿上。向四方作礼心念口言。如来贤圣弟子在诸方者。怜愍我故受我供养。时王如是语时。三十万比丘悉来集。彼大众中十万是阿罗汉。二十万是学人。及凡夫比丘。上座之座无人坐。时王问诸比丘。上座云何而无人坐。时彼大众中有一比丘。名曰耶舍。是大阿罗汉。具足六通。白王言此座上座之座。余者岂敢于中而坐。王复问曰。于尊者所更有上座耶。尊者答曰。更有上坐大王佛之所说名曰宾头卢。是上座应坐此处。王大欢喜而作是言。于中有比丘见佛者不。尊者答曰有也。大王宾头卢者犹故存世。王复白曰。可得见彼比丘不。尊者曰大王不久当见。寻当来至。王大欢喜。时尊者宾头卢。将无量阿罗汉次第相随。譬如雁王乘虚而来。在于上座诸比丘僧。各修礼敬次第而坐。时王见尊者宾头卢头须皓白。辟支佛体头面礼足。长跪合掌白尊者言。见世尊耶。时尊者宾头卢。以手举眉毛视王而言。昔如来将五百阿罗汉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尔时亦复在中。又复世尊住舍卫国。时给孤独长者女。请佛及比丘僧。时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我于尔时以神力合大山往彼受请。时世尊责我正法那得现神足如是。我今罚汝。常在于世不得取涅槃。护持我正法勿令灭也。又复如来。将诸比丘僧入城乞食。时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戏。遥见佛来捧于尘沙。奉上于佛。时世尊记彼童子。于我灭度百岁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当受王位领阎浮提。名曰阿育。当广布我舍利。一日之中当造八万四千塔。今王身是也。我尔时亦在于中。时王白尊者曰。尊者今住在何处。尊者答王曰。在于北山。山名捷陀摩罗。共诸同梵行僧俱。王复问曰有几眷属。尊者答曰六万阿罗汉。尊者曰王何须多问。今当施設供养于僧食竟。使王欢喜。王言如是尊者。然我今先当供养佛念所觉菩提之树。然后香美饮食施設于僧。勅诸群臣唱令国界。王今舍十万两金布施众僧。千瓮香汤溉灌菩提树。集诸五众。时王子名曰拘那罗。在王右边举二指而不言说。意欲二倍供养。大众见之皆尽发笑。王亦发笑而语言。呜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王复言我复以三十万两金供养众僧。复加千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王子复举四指。意在四倍。时王嗔恚语臣曰。谁教王子作是事与我兴竞。臣启王言。谁敢与王兴竞。然王子聪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时王右顾视王子。白上座曰。除我库藏之物。余一切物及阎浮提。夫人嫫女诸臣眷属。及我拘那罗子。皆悉布施贤圣众僧。唱令国界。时王上座及比丘僧。以千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菩提树倍复严好增长茂盛。时王及诸群臣生大欢喜。时王洗浴菩提树已。次复供养众僧。时彼上座耶舍语王言。大王今大有比丘僧集。当

发淳信心供养。时王从上至下自手供养。彼有二沙弥得食已。各以麩团。饼欢喜丸更互相分。王见即笑而言。此沙弥作小儿戏。供养讫已。王还上座前立。上座语王言。王莫生不信敬心。王答上座。无有不信敬心。见二。

沙弥作小儿戏。如世间小儿戏。如世间小儿。以土团更互相掷。如是二沙弥。以麩团。以饼欢喜丸更互相掷。上座白王言。彼二沙弥。是俱解脱阿罗汉。更相奉食。王闻是已增其信心。而作是念此二沙弥能展转相施。我今亦当于一切僧人施绢劫贝。时二沙弥知王心所念。二沙弥共相谓言。令王倍增敬信。一沙弥持钁授与王。一沙弥授以染草。王问彼沙弥。用作何等。二沙弥白王言。王因我故。施与众僧绢及劫贝。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施与众僧。时王作是念。我虽心念口未发言。此二达士。得他心智而知我心。王即稽首敬礼众。语沙弥言。我因汝等施僧衣。施僧衣已。复以三衣并四亿万两珍宝。嚩五部众嚩愿已。复以四十亿万两珍宝。赎取阎浮提宫人彩女。及大子群臣。阿育王所作功德无量如是。

杂阿含经云。阿育王得大敬信。问诸比丘言。谁于佛法中。能行大布施。诸比丘言。给孤独长者最行大施。王复问曰。彼施几许。比丘答曰。以亿千金。王闻已如是思惟。彼长者尚能舍亿千金。我今为王。何缘复以亿千金施。当以亿百千金施。时王起八万四千佛塔。于彼一一塔中复施百千金。复作五岁大会。会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亿金供养于彼。彼众中第一分是阿罗汉。第二分是学人。第三分是贞实凡夫。除私库藏。此阎浮提夫人嫫女太子大臣。施与圣僧四十亿金。还复赎取。如是计校。用九十六亿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尽。王言我常所愿。欲以满亿百千金作功德。今愿不得满足。便就后世。时计校前后所施金宝。唯减四亿未满足。王即办诸珍宝。送与鸡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为太子诸臣等启太子言。大王将终不久。今复以此珍宝送与寺中。国藏财宝已竭。诸国法以物为尊。太子今宜断之。勿使用尽。时太子即勅典藏者。勿复出与。时王自知索物不复能得。所食金器送与寺中。太子今断金器。以银器与王食。食已复送与寺中。太子又断银器。给以铜器。王亦送与寺中。又断铜器给以瓦器。时王手中有半阿摩勒菓。悲泪问诸大臣。今谁为地主。时诸臣启王。王为地主。时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忆我恩养。汝持此半阿摩勒菓。送鸡雀寺中。作我意。礼拜诸僧足。白言。阿育王问讯诸大圣众。我领此阎浮提。阎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顿尽不得自在。唯此半阿摩勒菓。我得自由。此是最后檀波罗蜜。哀愍我故纳受此施。令我得福。时彼上座告诸大众。谁闻是语而不厌世。如佛经说。是他衰事应生厌离。时彼上座作是念言。云何令此半阿摩勒。一切众僧得其分食。即教

令研磨。着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周遍。时王复问傍臣曰。谁是阎浮提主。臣启王言。大王是也。时王从卧起而坐。顾望四方合掌作礼。念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复以此阎浮提施与三宝。时王尽书纸上而封缄之。以齿印印之。作如是事毕。即便无常。尔时太子及诸人民。兴种种供养葬送。如王之法而阁维之。

法益经云。王有太子。名达摩跋檀那。齐言法益。是起八万四千塔日所生也。眼可爱如。似鸠那罗鸟眼。即以为名焉。风姿明雅有文武称。善弹一弦琴。王有一别房夫人。见而爱之欲与私通。太子固辞不从。夫人怀恨既深。又恐事泄密欲弃之。因白王曰。当今华裔一化四海同风。太子年德俱美文武备通。宜可镇抚边要以取百姓之心。王从其志。即分部兵众以送。太子在镇甚有治能。岁余王忽遍身患臭。天下师药皆不能治。夫人密使人讯访国内。与王病同者。破腹看之。得一黑虫长数寸。臭不可近。即取众药灌之。其臭弥甚。又以大蒜熏之。虫死而臭歇。于是白王曰。妾能治王必使得差。愿听我七日为王。王喜而许之曰但令我差七日何有哉。夫人即以大蒜与王。令服之便愈。于是宫中彩女上酒称庆。令王醉卧无所觉知。夫人即嫌恨太子。即矫勅挑其两眼。令余人代之。国法以王齿为印。乃以腊摸王齿而印之。太子奉勅欢喜无怨。先挑一眼置掌中。看之良久乃悟苦空无我。得须陀洹道。然后以一眼与之。于是与其妃相携步行出城。行人为之流涕。悉仰头呼天。太子有何罪乃致此耶。辞拜呜咽并不能复起。亦有感激致死者。乞食流迸遇还本国。犹持一弦琴在所而弹之。时有大臣。识是太子亦知夫人所为。不敢以问。乃因余人启王。外有一盲人能弹琴。备六十四伎变弄殊绝。不可不闻。王即召之乃见其子。子妇闷绝坠地。良久乃苏即问其故。方悟是夫人所为。王先受五戒不复杀生。唯穴刑之弃于深林。太子闻夫人被刑。结气发病而死。王年耆昏旄。疾卧床褥无复威力。半年之中诸臣行事。王卒后立位。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绍位也。

尔时诸臣欲立太子以绍王位。中有一大臣。名曰阿[少/兔]罗陀。语诸臣曰。不得即立太子。所以者何。大王阿育在时。本誓愿满十万亿金。作诸功德。犹减四亿。不满十万亿。以是故今舍阎浮提。施与三宝欲令满足。今是大地属于三宝。云何而立太子为王。诸臣闻已。议出四亿金送与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为王。名三波提。

阿育王息法益坏目因缘经云。夫人善容及大臣耶奢。盗取王印诈为王勅。挑王子两目。王后发誓使得眼根。神感之应更生净眼。王见瑞应不可称记。脱

已宝冠授与法益。绍转轮王治化六年。法益治化已经六年。白父王曰乞听出家。王即听许令出家学道。佑案阿含所说不言法益绍位。盖略之耳。然则法益出家之后。其子三波提乃为太子。阿育还领王位者也。

复次太子名毘梨诃西那。以绍王位。毘梨诃西那太子名曰沸沙须摩。次绍王位。沸沙须摩太子名曰沸沙蜜多罗。次绍。

王位。时沸沙蜜多罗问诸臣。我当作何等令我名德久存于世。时贤善诸臣。信三宝者启王言。阿育祖王在世造八万四千塔。复兴种种供养。此之名德相传至今。王欲求此名者。当造立八万四千塔及诸供养。王言大王阿育。有重威德能办此事。我不能作更思余事。中有恶臣不信向者启王言。世间有二种法传世不灭。一者作善。二者作恶。大王阿育作诸善行。今王当作恶行。打坏八万四千塔。此名不灭。时王用佞臣语。欲坏诸塔寺。先往鸡雀寺中。门前有石师子即吼。王闻之惊怖即还入城。如是再三欲坏彼寺。时王问诸比丘。使我坏塔。宁坏僧坊。比丘答曰二不应行。王其欲坏者。宁坏僧房杀害比丘。如是渐渐至婆伽罗国。又复唱令。若有人能得沙门头者。赏之百金。尔时彼国中有一阿罗汉。化作众多比丘头。与诸百姓令送与王。令王库藏财宝竭尽。时彼王。闻罗汉作如是事倍复瞋恚欲杀罗汉。时彼罗汉入灭尽定。王作无量方便。杀彼圣人终不能得。三昧力故。不伤其体。如是渐进至佛塔门。有一鬼神止住其中。守护佛塔名曰牙齿。作是念。我受持禁戒不杀众生。不能害王。又复作念。有一神名曰为虫。凶暴勇健求索我女。我不与之。今为护法当嫁与彼令其守护佛法。时彼虫神排挡大山。推迓王上。及四兵众无不死尽。彼王终亡。孔雀苗裔于此永终。佑寻。八万塔缘。乃悬记后事。广长所说其验已征。撰谱之始本述释种。但塔兴阿育故备记孔雀。虽于文为繁。而塔事备矣。

释迦获八万四千塔宿缘记第三十二(出贤愚经)

尔时佛与阿难。入舍卫城乞食。见群小儿于道中戏。各聚地土。用作舍宅仓库财宝五谷。有一小儿遥见佛来。敬心内发欢喜踊跃。即取仓中土为谷者。便以手探欲用施佛。身小不及语一小儿。我登汝上以谷布施。小儿欢喜报言可尔。即蹑肩上以土奉佛。佛下钵低头受土。受已授与阿难持此土以涂我房。阿难食后以土涂佛房地。齐得一遍其土便尽。佛告阿难。向小儿缘施此土。我般涅槃百岁之后。当作国王字阿输迦(阿育之别名也)其次小儿当作大臣。共领阎浮提一切国土。兴显三宝广设供养。分布舍利遍阎浮提。起八万

四千塔。阿难欢喜重白佛言。如来先昔造何功德。而乃有此多塔之报。佛言。过去有国王。名波塞奇。典阎浮提八万四千国。时世有佛名曰沸沙。波塞奇王与诸臣民。供养于佛及比丘僧。四事供养时王心念。边小诸国皆悉偏僻。人民之类无由修福。今当图画佛之形像。分布诸国咸得供养。作是念已。即召画师勅使图画。时诸画师来至佛所。看佛相好欲得画之。适画一处忘失余处。重复观看复次下手。画一忘一不能使成。时波塞奇调和众彩。手自为画一像以为摸法。于是画师。乃依图画八万四千像布与诸国。诸小国王皆得供养。时波塞奇我今身是。以此缘故。常得三十二相殊特之身。般涅槃后。得此八万四千诸塔。

佑观波塞画像。克果法身塔庙之数。有若符契。法华所谓。刻画作像皆成佛道。斯其验矣。

释迦法灭尽缘记第三十三(出杂阿含经)

佛言。此摩偷罗国。将来世当有商人子。名曰掘多。掘多有子。名优波掘多。我灭度百岁后。当作佛事。于教授师最为第一。百岁之后优留曼荼山。有那咤跋置迦阿兰若处最为第一。佛作是念。我以正法付嘱人及天者。我之教法则千岁不动。即告帝释及四天。大王我涅槃后。各于方土护持正法。过千岁后有非法出。阎浮提中恶风暴雨多诸灾患。人民饥馑触物磨灭。饮食失味珍宝沉没。西方有王名钵罗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释迦。东方有王名兜沙罗。此四王皆多眷属。杀害比丘破坏塔寺。四方尽乱。时诸比丘来集中国。拘睢弥国。王名摩因陀罗西那生子手似血涂。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时拘睢弥国一日雨血。王见恶相即大恐怖。请问相师。

相师答言。王今生子。当王阎浮提多杀害人。即因为名难当。年渐长大。时四恶王从四方来。王大忧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难当为王。足能降伏彼四恶王。便依神言舍位与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顶。令往征伐。诸臣之子身被甲冑从王俱征。与四恶王共战。杀之都尽王阎浮提。治在拘睢弥鞞国。佛告四大天王。巴连弗国当有婆罗门。名曰何耆尼达多。通达比陀经论。彼婆罗门当纳妻。其妻有身便欲与人。论议即问诸相师。答云是胎中儿。当了达一切经论。故令母如是。月满生子。了达一切经论及医方。教授五百弟子。有众多弟子故名曰弟子。于我法中出家学道。通达三藏善能说法。辩才巧妙摄多眷属。又复世尊告四大天王。即此巴连弗

邑。当有大贾主。名曰须陀那。其妻有身便质直柔和。无诸邪想诸根寂静。时彼贾主即问相师。相师答曰。胎中儿极为良善。故令母如是。月满生童子。名曰修罗陀。年纪渐长。于我法中出家学道勤行精进。便得漏尽证罗汉果。然其寡闻少欲知足。及少知旧居在捷陀摩罗山恒来为难当王说法。难当见父王过世两手抱父尸。悲号啼哭忧恼伤心。时彼三藏将多眷属为王说法王闻法已。忧恼即止。于佛法中生大敬信。而发声唱言。自今以后我施诸比丘。无恐畏适意为乐。而问比丘。前四恶王毁灭佛法。有几年岁。诸比丘答云。经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师子吼。我当十二年中。供养五众种种丰足。供施之日天当降香泽之雨遍阎浮提。一切实种皆得增长。诸方人众。皆持供具来诣拘睺弥国。供养众僧时。诸比丘大得供养诸比丘辈不修三业。戏论过日贪着利养。好自严饰身着妙服。离出家法形类比丘。是法中大贼。坏正法幢建恶魔幡。灭正法炬然烦恼火。消正法海坏正法山。破正法船拔正法树。时天龙鬼神等。于诸比丘皆生恶意。厌恶远离不复卫护。而同声唱言。却后七日佛法灭尽。号咷悲泣共相谓言。至说戒日比丘鬪诤。如来正法于此而灭。诸优婆塞闻诸天言。共诣众中谏诸比丘。鬪诤至十五日说戒时。捷陀摩罗山。阿罗汉修罗他。观阎浮提今日何处有众僧。欲往说戒。即诣拘睺弥。时彼僧众乃有百千人。唯有此阿罗汉修罗他来。又复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来最后大众聚集。尔时维那行舍罗筹。白三藏言众僧已集。今为说波罗提木叉。时上坐答言。阎浮提如来弟子皆来集此。数有百千。如是众中我为上首。了达三藏尚不学戒律。况复余者而有所学。今当为谁而说戒律。尔时彼阿罗汉修罗他。立上坐前合掌白上坐言。上坐但说波罗提木叉。如佛在世时。舍利弗目犍连等大比丘众。所学法我今已悉学。如来虽灭度。今已出千岁。彼所制律威仪。我悉已备足。上坐弟子闻修罗他比丘自言。如来所制戒律我悉备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名曰安伽陀。极生忿恨。从座起骂辱彼圣。汝是下座比丘。愚痴无智而毁辱我师。即持利刀杀彼圣人。尔时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是念言。世间唯有此一罗汉。而为恶比丘弟子所害。执持金刚杵。以打破彼头即便命终。尔时阿罗汉弟子见杀其师。忿恨不忍即杀三藏。尔时诸天世人。悲哀啼泣呜呼苦哉。如来正法今便都尽。即此大地六种震动。无量众生号咷啼泣。各各离散。尔时拘睺弥王。闻诸比丘杀阿罗汉及三藏法师。心生恼惋。诸邪见辈竞破塔庙及害比丘。从是佛法索然顿灭。尔时人天闻佛所说。莫不挥泪。

释迦法灭尽相记第三十四(出法灭尽经)

佛告阿难。吾般泥洹法欲灭时。五逆浊世魔道兴盛。诸魔沙门坏乱吾道。着俗衣裳乐好袈裟。五色之服。饮酒炙肉杀生贪味。无有慈心更相憎嫉。时有菩萨精进修德。一切敬待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怜贫念老。救育穷厄恒以经像。令人奉事作诸福德。志性温善不伤害人。损身济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设有是人众魔比丘咸共嫉之。诽谤扬恶摈黜驱遣不令得住。自共于后不修道德。寺庙空荒不复修理转转毁坏。但贪财物积聚不散。不作福德贩卖奴婢。耕田种植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心。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泆浊乱男女不别。令道薄淡皆由斯辈。或避县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尽挂名讲戒。厌倦懈怠不欲听闻。抄略前后不肯尽说经不诵读。设有读者不识字句为强言是。不咨明者贡高求名。嘘天雅步以为荣贵望人供养。诸魔比丘命终之后。精神当堕无泽地狱五逆罪中。饿鬼畜生靡不更历边恒沙劫罪竟乃出。生在边国无三宝处。法欲灭时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语。眼见沙门如视粪土。无有信心法轮弥没。当尔之时诸天泣泪。水旱不调五谷不熟。灾疫流行死亡者众。人民勤苦县官侵克。不修道理皆思乐乱。恶人转多善者甚少。日月转促人命转短。四十头白裁寿六十。男子寿短女人命长。七八九十或至百岁。大水忽起卒至无期。世人不信故谓有常。众生杂类无有豪贱。没溺浮漂鱼鳖噉食。菩萨比丘众魔驱逐。不豫众会菩萨入山。福德之处憚怕自守。以为忻快寿命延长。诸天卫护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兴吾道。五十二岁。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灭化去。十二部经寻复化灭。尽不复现不见文字。沙门袈裟自然变白。圣王去后吾法灭尽。譬如油灯临欲灭时。光更猛盛于是便灭。吾法尽时亦如灯灭。自此之后难可缕记。如是久后。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

佑定以方等固知三宝常住。常住之法理无兴灭。兴灭之来乃世缘业耳。晨离西隐不害千光之恒明也。

释迦谱卷第五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0 册 No. 2040 释迦谱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34 (Big5), 完成日期: 2011/02/24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 北美某大德提供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